

■ 卷首

## 瓦检员的诗

野风

日升月落  
大巷深处 律动的岩石跳出井口  
长长的矿灯  
唤醒了沉睡的山林  
你用铁钎凿开诗眼  
敲打灵感  
回眸一笑  
一排白牙对仗押韵  
黝黑的音符  
带走我全部的梦

三川汇聚 你急切地煮沸一壶老酒  
稀释当下的浮躁  
让我感受到“煤亮子”的情怀  
朝夕巡查 快乐守护  
你执著丈量着安全的距离  
引导我回归生命本初的状态

如果说不出冲动  
能否借用你的矿灯  
照亮我的诗和我的远方  
在坚硬的岩石里 寻问  
自信和勇气

(作者单位: 西山工会)

中国煤矿「双十佳」文艺期刊  
2020/3 (季刊) 总第80期

七色花



山西焦煤西山煤电集团公司工会  
山西焦煤西山职工文化艺术联合会

### 《七色花》编辑委员会

主任：徐俊明

副主任：孟奇 李新森 李鹏程

主编：孟奇

编委：孟奇 李新森 李鹏程

傅澍乾 潘洪科

执行主编：傅澍乾

本期编辑：薛军

编辑：王瑀 任乐 王玉荣

郭秀红

美术编辑：王玉荣

封面题字：刘政群

# 目录 2020 · 3 总第80期

## 卷首

01 瓦检员的诗 / 野风

## 聚焦西山

04 不停奔跑的选煤厂 / 常培亮

## 小说林

09 矿山人物 / 武建维

14 二姑娘 / 晓剑

16 秋夜 / 潘洪科

25 小说二题 / 刘国明

27 山花烂漫（中篇连载） / 王补清

34 上庄村的春夏秋冬（中篇连载） / 赵维勇

## 诗歌坛

60 矿山情缘（组诗） / 王恩会

61 梦里团聚（组诗） / 王春生

62 遥寄（组诗） / 杨丽

63 老树老树（组诗） / 毕福堂

65 三月辞（组诗） / 吴献花

66 今年四月（组诗） / 刘全富

67 矿工之歌 / 杨飞利

68 武汉 武汉（组诗） / 李国华

69 诗词十一首 / 闫进朝

70 散曲十二首 / 郜桂英

70 散曲六首 / 蔺润萍

71 [鹧鸪天] 十一首 / 牛未生

72 散曲三首 / 张冬梅

72 散曲五首 / 李彦斌

77 与腕表无关（组诗） / 周永胜

81 雨丝（外一首） / 傅澍乾

90 律诗五首 / 郝天钦

## 散文韵

73 矿区的老味道（外二章） / 杜清泽

78 走在路上 / 赵星荣

79 藏在庸常生活中的深情（外一章） / 陈丽斌

82 闪电流星之绝唱 / 马小君

83 水的联想 / 刘锁成

85 规矩是刻在心里的（外一章） / 张来香

87 矿山松鼠情（外二章） / 吕勇

91 “红歌团”追寻记 / 杨谅

95 陪母亲度过她最后一个春节 / 王彦平

96 《当我谈跑步时，谈些什么》读书有感（外一章）  
/ 张燕

## 简讯

33 西山文联潘洪科荣获市民间文化艺术终身成就奖

59 西山文联《七色花》编辑部古交站揭牌仪式暨《七色花》创作交流座谈会在西曲矿举行

84 西山文联体协开设“西山文艺大讲堂”线上培训

主 办：山西焦煤西山煤电集团公司工会  
山西焦煤西山煤电职工文化艺术联合会

编 辑：《七色花》编辑部

地 址：太原市万柏林区西矿街 325 号  
（西山工会办公楼一层）

邮 编：030053

电 话：（0351）6212154 6215415

电子邮箱：XSWLQSH@163.com

出版日期：2020 年 9 月



# 不停奔跑的选煤厂

——写在东曲选煤厂投产二十五周年之际

□常培亮

在 2019 年 4 月 29 日召开的西山煤电 2018 年度表彰大会上，东曲选煤厂第七次登上“模范单位”光荣榜。这对于日夜奔跑的东曲选煤厂来说，标志着他们又跨越了一个新的里程。

二十五年不停奔跑，他们从一个产品品种差、洗选效率低、在市场上不被看好的选煤厂，一步步跨入西山先进行列。

二十五年不停奔跑，他们经过一次次技术改造，破解一道道技术难题，洗选工艺日臻完善，装备水平不断提升，正朝着现代化、智能化方向迈进。

二十五年不停奔跑，他们强化生产技术管理、劳动人事管理、思想政治工作管理，引入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化管理模式，进入契约化管理新时代。

二十五年不停奔跑，他们克服原煤质量差和精煤产品单一两个先天不足，连续翻越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严冬两座大山，截至 2019 年 6 月累计入洗原煤 5392.7 万吨，洗精煤 2241.34 万吨，为集团公司改革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 输在起跑线，他们跃马扬鞭奋起直追

1994 年 11 月 5 日，古交矿区工人文化宫前广场，红旗猎猎，鞭炮齐鸣。文化宫内，各路建设者

整齐列座。东曲选煤厂投产典礼暨建设者庆功表彰大会正在这里隆重举行。

这一天，东曲选煤厂在全局上下一片期待中，历经 3 年多建设，完成了所有单项工程，顺利通过带煤联合试运转，终于建成投产了。

也正是从这一天起，东曲选煤厂干部职工便开始了他们不停改进、不停提升、不停奔跑的历程。

东曲选煤厂投产时，建设单位未能移交重介选煤系统，加之东曲矿入洗原煤矸石多、灰分高、煤质极难洗选，精煤回收率只能维持在 37% 左右，经济效益差的问题困扰着企业，重介系统的改造和调试就成为东曲选煤厂投产后的最为紧迫的生命工程。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经验可取，如果调试不成功，浪费了财力、物力、人力，无疑会使处于困境中的企业雪上加霜。在这关键时刻，厂领导一班人顶住各方面压力，决心背水一战，不等不靠，自力更生组织重介调试，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五十余项技术改造，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将重介三个系统全部调试成功。重介系统的应用使精煤回收率提高 5 个百分点，达到 42% 左右，一年增加收入 1000 多万元。

然而，入洗原煤品种单一、灰分高、洗选难度

大、精煤回收率低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因产品发热量偏低，投放市场后用户反应冷淡，销售困难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演愈烈。东曲选煤厂刚刚起步，就与兄弟选煤厂拉开了一大截子距离。

面对起跑线上的绝对差距，志存高远的东选人不等、不靠、不怨天尤人，毅然选择奋起直追。

他们把强化企业内部管理落实到生产、经营的全过程，1995年到1996年实行全员全过程风险抵押承包，职工工作量的多少、完成任务好坏与经济收入挂钩，充分调动了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特别是1996年，在西山遭受百年不遇洪灾的关键时刻，东曲选煤厂以勇于担当的主人翁责任感，克服困难，全力以赴组织生产，提前一百一十二天完成全年精煤生产任务，提前二十一天完成增产计划，在当时西山矿务局全部五个选煤厂中增产幅度最大，为企业实现大灾之年不减产做出了突出贡献。

1998年，该厂全面实行“模拟市场核算，进行成本否决”，生产成本大幅降低。1999年至2003年，推行和不断深化责任法人制度，企业管理迈上新台阶。

此时，亚洲金融危机袭来，入洗原煤煤质差、产品市场本就不好的东曲选煤厂更是屋漏偏逢连阴雨。一时间，他们也和全国所有煤炭企业一样，山雨欲来风满楼，产品卖不出，货款回不来，工人工资发不出……正在奔跑的东选人看不到前路，看不到曙光、看不到目标。

东方不亮西方亮。他们审时度势，另辟蹊径，在多经三产上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东曲选煤厂投产时多经三产只有生产公司一个公司，当时只是销售中煤和矸石，没有实体。在煤炭市场全面疲软、生产销售严重受挫的大背景下，厂领导班子把发展多经三产作为通往罗马的重要通道，率领全厂职工倾尽全力向前冲。他们成立了滤布、滤袋、劳保用品加工厂，生产过滤机用的滤布和工作服、手套等劳保用品。把大车队从主线上剥离，成立了汽车运输公司，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除完成厂内矸石、中煤拉运任务外，还积极开展公路外运销售中煤业务。他们加大改革力度，走减人提效之路，将机电车间管铆队从主体剥离，率先在西山煤电矿井选煤

厂中成立了机电公司。将原来由机电车间承担的机加工业务从主线上剥离出来，与白家庄矿多经公司共同投资成立了东白煤机厂。对主洗车间介质库进行技术改造，成立了介质粉加工厂。为了强化对矸石山的治理，他们成立了基建、环保工程公司。将小车队从主体分离，成立了小汽车运输公司。将位于工人村主干道承包租赁出去的房屋收回，成立了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餐饮、商贸服务，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这一时期，东曲选煤厂多经三产得到长足发展，经营厂点由建厂初期的一个发展到七个，从业人员达到三百人，年总产值近3500万元，实现利润200多万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环境问题始终是煤炭企业发展绕不过的坎儿。东曲选煤厂在生产精煤的同时，也在日夜不停地生产着矸石。为了头顶的蓝天白云，东选人经过艰苦探索，形成了“以人治矸，以矸养人，综合治理，滚动发展”的工作思路，组织四十多名从主线转岗的富余人员扎根矸石山，用回收的矸石煤作为启动资金，短短几年，就在原本光秃秃的矸石山上建成了矸石煤回收系统，植树20000多株，种草近20亩，建蔬菜大棚近10亩，养殖生猪700多头，种兔1000多只，鸡鸭1500多只，形成了绿化—养殖—种植生态链，每年可创经济效益120万元以上。他们的做法被《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新华社》等国家主流媒体作为经验在全国推广介绍，成为当时国内矸石山治理的一面旗帜。

### 开发新动能，他们接力奔跑超越自我

当新世纪曙光升起在地平线之时，煤炭市场迎来了千载难逢的黄金十年期。这一时期，社会上产生了“白面与黑面”之说，意思是一吨煤比一吨白面还贵。一时间，钢厂告急，电厂告急。煤炭库存下降，价格全面上扬。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煤炭企业疯狂圈地、无序扩张，不时有年产几百万、上千万吨大煤矿建成投产的消息传来。

在所有煤炭人心荡神迷之时，东选人却坚守自己的原则，不受外界干扰，气定神凝，一门心思苦练内功强身健体。

他们推行岗位积分竞赛。在全厂所有工种中选三个拿指标、创效益的工种作为一档工种，六个技术含量高的工种作为二档工种，开展岗位成才积分竞赛，竞赛内容包括每天的工作业绩考核、每季度的理论考试和每半年一次的实际操作比武三个部分，年终按累计得分评选出各工种的前三名，分别给予 2000 元到 5000 元的奖励。对于跳汰司机、浮选司机、重介旋浮液控制司机三个一档工种又按产量完成情况分两个台阶，达到一台阶另奖 1000 元到 5000 元，达到二台阶另奖 3000 元到 10000 元，使最高奖励达到 15000 元。岗位成才积分竞赛，将职工每日的工作业绩纳入考核内容，有效避免了一次性比武决定胜负的不确定因素，调动了参赛职工学技术、练硬功、拿指标的积极性。“技术就是财富，有技术才能有作为，有作为才能有地位”成为全厂职工的共识。

他们推行“三五”安全活动，筑牢三道安全防线。针对夜班职工凌晨 3 至 5 点容易疲劳、打瞌睡多，给安全生产带来很大隐患的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值班干部“三五”安全活动。具体内容是：各车间值班领导在做好日常生产、安全管理的同时，必须要在后半夜的凌晨 3 至 5 点，到三至五个边远岗位规范三至五名职工的安全行为，查找三至五条隐患。为了确保“三五”活动取得效果，他们制定了严格考核办法，与干部的安全绩效和考核排名挂钩，筑起了安全管理的第三道防线，形成了“三道防线”共同作用的安全管理体系。

在强化管理做强软件建设的同时，他们针对工艺技术上的先天不足和后天薄弱环节，一次又一次倾全厂之力在硬件上进行技术改造。

为了解决生产与销售不协调经常造成中煤仓满不能生产的问题，他们通过现场勘察积极谋划，实施了中煤落地系统改造，解决了中煤不能及时外运制约生产的问题，使精煤库容量由 5100 吨提高 15000 吨左右，为矿井和选煤厂集中生产提供了便利条件。为解决浮精产率低、脱水效果差、处理能力不足、尾煤回收压力大等一系列问题，他们深入研究，分析原煤性质，了解最新工艺环节和洗选设备，通过浮选系统改造，用两台微泡浮选机和四台

中国矿业大学研制的旋流微泡浮选柱代替原七台老旧的机械搅拌浮选机，用隔膜式快开压滤机代替了原来脱水效率差处理能力低的圆盘真空过滤机。改造后的浮精产率明显提高、浮精水分大幅下降。与此同时，他们还进行了粗煤泥回收工艺改造、重介 A、C 系统实现精煤脱介筛灵活组合互用工艺改造以及集中控制系统、装车系统、重点部位瓦斯抽放系统改造，理顺了生产关系，完善了生产工艺，提高了安全保障。

2008 年初，经过不懈的争取和努力，东曲选煤厂重介改造和储装运系统改造被列为西山煤电的重点技改项目，两个项目于 2008 年 6 月 27 日同时开工建设。东曲选煤厂边生产边技改，在保证施工进度同时完成了全年生产任务。2009 年 4 月重介一系统投入运行，同年 9 月重介二系统投入运行。重介系统的改造，由两套大直径无压三产品重介旋流器 +TBS 分选设备取代三台跳汰机及两产品旋流器，使洗煤工艺由跳汰分选提升为当时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全重介洗选新工艺，有效解决了矿井原煤质量先天不足对洗煤生产的制约，改造后的处理量由 650 吨提高到 800 吨以上，洗选效率提高了四个百分点，精煤产率提高了三个百分点。储装运系统改造新增一套 +860 水平专用的储装运系统，使矿井具备两个水平同时生产的能力，矿井产量大幅提升，释放了东曲矿井 +860 水平的原煤生产能力。

2011 年，他们发扬特别能战斗精神，再接再厉，用带有提升装置的自动提耙浓缩机替代原有老式浓缩机，解决了入洗原煤泥化严重、浓缩效率低的问题，逐渐将原来老式 XMZ750 型压滤机更换为快开压滤机。这一时期，他们加快质量标准化建设步伐，对煤泥水压滤车间进行质量标准化建设，2012 年经西山煤电验收，命名为“标准化样板车间”。2014 年，煤质、运销两个车间被西山煤电评定为安全质量标准化示范车间。

2012 年他们组织实施了地下运煤通道工程。系统运行后，准备车间原煤和主洗生产的中煤可以直接通过地下通道进入电厂，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而且有效解决了中煤落地和汽车拉动造成环境污染的难题。

### 初心永不改，他们拼尽全力不停奔跑

黄金十年过后，气候突变，寒流袭来，煤炭市场骤然变冷。正在路上奔跑的东曲选煤厂也和全国所有煤炭企业一样，遭受了比十年前更猛烈的严寒袭击，在前所未有的困难面前，他们并没有停下奔跑的脚步，而是改变策略，稳扎稳打，负重前行，步履更坚定更有力。

他们加强经营管控，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他们压缩一切非生产性开销，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一切为了保生产保生活，同时深入开展减人提效转岗分流，在最为困难的时候，保证了职工工资的正常发放，做到了精神不倒、士气不减、步伐不乱。

他们对精煤储运系统进行改造，将原煤5仓改造为精煤仓，使精煤仓储能力达1.8万—2.2万吨，不仅实现了12级瘦精煤、12级贫瘦精煤、11级贫瘦精煤三个品种的合理仓储，而且可根据客户需求实现多品种精煤落地，同时为以后开发精煤新品种及针对不同用户订单式生产打下基础，产品结构得到全面升级。

2015年，他们对煤泥水车间进行自动化改造，建成并投入使用远程集中控制系统，车间所辖8个泵房、5台浓缩机、8部运输设备全部实现了远程集中控制，生产工人足不出户，就可在电脑前对所有设备运行情况了如指掌。生产期间，宽大明亮的车间里，原先来来往往、忙忙碌碌的岗位司机、操作工不见了，整个车间只需要一名工人巡回检查，一个生产班岗位人员由原来的九至十人减少到三至

四人，生产岗位减少人员二十人。同时，对煤泥水车间所辖八个泵房进行集中控制改造，在集中泵房安装了自动开启装置，根据生产系统的用水需求，自动开启或关停供水设备，运行的十六台水泵全部实现了远程遥控、无人值守。西山煤电新闻中心对东曲选煤厂煤泥水车间智能化建设及运行过程，通过网络平台进行了线上直播，西山煤电近万人观看了直播。

他们加大改革力度，强力实施契约化管理，逐级组建经营团队，厂与车间、车间与队组层层签订契约合同，明确约定任期目标、考核指标，薪酬待遇、聘任期限、解聘条件及契约双方权利义务。在厂对车间实行工资总额承包的基础上，赋予契约化管理单位用人自主权、薪酬分配自主权，打破了职工岗位身份限制，充分调动起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降耗节支、修旧利废在全厂蔚然成风。煤泥水车间通过对813、816浓缩机底流泵出料管路进行改造，一年节约费用80万元。主洗车间通过对浮选入料系统进行研究改造，停用浮选入料泵，浮精抽出率提高1%，一年节约电费60.48万元，实现增收276万元。在做好内部经营管理的同时，他们眼睛向外，瞄准外部市场，开展对外创收。充分利用贸易煤返仓系统，与古交多经煤运公司合作，利用生产停车时间组织贸易煤返仓装车工作。与东曲矿多经公司合作洗选加工精煤，仅2018年就是为西山多经煤焦销售分公司返贸易煤十六万吨，为东曲矿多经洗选加工原煤三十万吨，累计增



收 1000 余万元。

2018 年以来，他们在设备管理上推行内部修理机制，变外委修理为内部修理。设备中、小修由各车间组织职工承揽修理，将节省的外委修理费按一定比例奖励职工。2018 年全厂组织完成修理项目 20 项，节约修理费 211 万元，支付职工薪酬 57.75 万元。

他们坚持走出去战略，在对内部实施瘦身健体、减人提效的基础上，抽调精兵强将，托管运营山西焦煤投资公司正利选煤厂，实现对外创收。在托管运营过程中，他们严格按本部标准抓好正利选煤厂的安全管理和机电标准化建设，强化生产过程控制，优化质量指标，确保托管运营各项任务指标圆满完成，立志要把正利选煤厂打造成西山煤电对外托管的一个标杆和样板。正利选煤厂的托管，不仅锻炼了职工队伍，而且提高了职工收入。在三年托管运营期间，每年可创收 1080 万元。

随着煤炭工业的快速发展，减少生产岗位人员成为企业提高效益，确保安全的重要手段，“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换人”成为选煤厂发展的不二选择。不停奔跑的东选人，又瞄准了新的目标。

2018 年他们先后完成了集中控制系统、智能工业视频监控系统、智能通风及瓦斯监控系统的改造升级。其中集中控制系统分为主洗车间集控系统、运销装车控制系统、准备车间原煤自动储装运控制系统、煤泥水车间自动回收控制系统等子系统。主洗集控系统具有重介工艺控制、浮选工艺控制、水池液位控制、密度及压力自动控制；生产数据包括桶位、料位、液位、压力、密度实现自动监测控制；自动量仓和高仓位报警；所有仓位显示、液位显示、电流显示等集中显示在集控室操作电脑上，实现了快开卸料智能化，浮选自动加药等功能，生产情况一目了然，并能在生产过程中实时准确诊断故障地点、种类、时间、故障排除情况，对人员、设备安全起到了保护作用，降低职工的劳动强度。

在改造集控系统的同时，东曲选煤厂于 2018 年 10 月对主洗工业视频监控系统进行了升级改造。共安装九十六个监控点位，其中有十六套为智能图像识别监控系统，通过综合管理软件对所有视频统

一管理，进行解码上墙，并实现大屏拼接、漫游、开窗、图像缩放等功能。

2018 年 11 月，东曲选煤厂对全厂所有通风管路、通风机进行了合理规划和风机布置，改造后的通风机全部实现了双风机双电源、自动切换功能，在厂调度室可以直观显示全厂各区域风机开停运行状态，并可在控制主机上任意启动相应风机，从而全部实现了遥控功能。2019 年 3 月实施瓦斯监控系统改造，瓦斯监控系统通过传感器、两条光缆、一台终端显示工控机接入东曲矿交换机进行信息传输，实现了瓦电闭锁功能。

2019 年，东曲选煤厂持续发力，把自动化、智能化建设作为企业发展的助推器。改造原煤排矸系统，增加 TDS 智能干选机，对煤中矸石、杂物“拍 X 光片”，进行智能图像识别，结束了人工选矸的历史，不仅解决了矸石带煤造成的资源浪费，而且大大减少了生产岗位人员，每班岗位人员由原来的十三至十四人减少到了三至四人。

近期，他们又设定了新的目标，通过引进穿流压滤机，降低中煤和煤泥水分，中煤和煤泥由地下运煤通道直供电厂，矸石通过矸石回填系统井下回填，真正实现选煤厂地面无煤，建成花园式工厂，把东曲选煤厂建设成安全高效绿色智能选煤厂。

东曲选煤厂受入洗原煤质量差和产品市场偏窄的先天性因素影响，从投产之日起就注定要比其他兄弟选煤厂多一些波折，多一些困难，但不停奔跑的东选人，硬是凭着超人的毅力，负重前行，爬沟过坎，披荆斩棘，跑出了“东选速度”，跑出了一个靓丽的今天。

面对改革创新、奋发有为的新时代、新要求，东选人将继续拼搏、奋力奔跑，跑出一个更加辉煌的明天！

（作者单位：集团公司新闻中心）





# 矿山人物

□武建维

## 一、老队长赵一平

老队长赵一平其实并不大，也就刚刚五十岁，只是他从刚上班开始就带班，有二十多年了。他是一个粗线条的人，干工作没说的，积极肯干，冲锋在先，只是有些自我满足感。

赵一平是矿工子弟，初中刚毕业就来到矿山，干作风风火火，说话嗓门大，遇困难不回头。他是一名普通的带班队长，就是矿上人们常说的，黑板上的干部——随时会被抹掉。

就因为工作干得还不错，赵一平一直在基层队组带班，队组虽然几经解散重组变换过几个采区、车间，他还是一直带着班；因为没有学历，老赵带的队组虽然也曾在矿上取得过模范队组和先进队组的称号，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老赵还在原地踏步，从当年朝气蓬勃的青年队长，变成了如今的老队长。

眼瞅着自己手下的新工人、徒弟有好几个被调走提拔，老赵也明白其中的缘故，人家可都是大学毕业的，有文凭。可自打上班以来，自己带的这个队，无论是生产任务、安全状况、技术考核还是班组建设，一直干得还是不错的，一说“赵一平队”，矿上有谁不知道，难道自己一点功劳也没有？最近不知怎么了，他心里似乎有了某些波澜，连自己都莫名其妙。

队里的小王要调走了，去机电分厂任技术员，临走时，小王一语道破天机：“赵队长，不是你没

有功劳，干工作不行，而是你没有把握机遇，自己陶醉在许多过去的荣誉里，自我满足，造成踏步不前的。”

“自我陶醉？”老赵不解地说，“我一直就这样子啊？我努力工作，认真负责，也没给领导造过麻烦，难道这个……”

“赵队长，你想一想，这些年来，你除了努力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外，还做过提升自我的事吗？比如上矿职教科的大专班，你不愿上，就连十天半月的学习培训班也是一推六二五不愿去。这样你就从小赵队长慢慢成了老赵队长了。现在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也别说我不给你留面子，你早过了年龄线了，怎么又生出这些牢骚话了？”

“你是说先前报名参加矿大专班学习的事吗？”

“对。”小王说，“你明明知道也有这回事。早些年听说单位想让你去报名，你怎么不去报名？你还要倔下去，说咱一个干活的工人，学不学不是一样干活！你这不是……”

“咳！”老赵一摆脑袋，说，“我这是干好我份内该干的工作。那学习的事，咱底子薄，学也学不会。我不去，领导还能不让我干活？还能不让我当这个队长？”

“好好好！”小王苦笑着直点头，“你对，你对。你这纯粹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甚至是为了脸面硬撑着！不说了，不说了。算我多嘴。”

小王走后，老赵心里颇有些闷闷不乐。

回到家里，老赵同妻子诉起苦来，妻子听过后，非但不同情，还数落起他来：“你呀，也不怨人家小王说你，年轻时领导让你去学习，这也没错吧。你老怕你学习不在，别人顶了你的位子。现在早就讲文凭的年代了，你原来不努力，没提拔上去。到现在了还发牢骚，这是闹的哪一出？瞎闹！我看闹不好，你这个队长的‘乌纱帽’说不定也快戴到头了！”

“什么？”老赵“呼”的一下坐了起来，两眼溜圆地瞪着妻子，心里十分恼火妻子的尖刻。

“难道我就没有一些功劳吗？没功劳也有苦劳？没苦劳也有疲劳吧？”

“得了！得了！真是莫名其妙。”妻子干脆不理他了，稍倾，扔过来一句不冷不热的话：“早干什么去了？到现在了讲这些，还有什么意思！”

“你——”老赵一时气馁，不知该说什么话。

事情也似乎应了妻子说的，不顺心的事情接踵而来。本来老赵带的班，好多年没发生过轻伤以上事故，可这一段时间却鬼使神差似的，老出事。先是在工作中，本来通风设备好好的，瓦斯报警器却忽然“嘟嘟嘟”地报了警，赵一平差点快哭了。这可不是不得了！按规定，瓦斯超限是按事故定性处理的。而且现场瓦斯报警系统装置，直通安全应急管理局。这事影响可大了。上级的通报批评，限期整改，单位的压力，还有质疑的目光，弄得老赵焦头烂额。瓦斯超限虽然按事故做了处理，毕竟没有伤人，主要是起警示作用。可是，刚刚过了十来天，他们队却发生了一起工伤事故。那天，他们队负责清理站台周边的环境卫生，由于皮带走廊下垂挂下来一块毛毡片，赵一平让马文付处理一下。谁知马文付登高作业时没拴牢安全带，再加上用劲过猛，没有把握好平衡，一下子从高处摔了下来，把腿摔伤了。

“严肃查处！”厂里的指令马上下来。

很快，事情有了眉目，这是一起典型的麻痹大意自以为是违章作业造成的事故。厂里与安监部门开过会后，准备下发事故处理通报。相关领导找来车间主任，和他谈起这起事故来，并征求对赵一平处理的意见，车间主任为难又惋惜地说：“厂里决

定撤去他队长的职务，是有些可惜，他还是带班干活的好手。可厂里既然决定了，那就按规定办吧。咳！这个老赵呀，真不知让人说什么好。”

车间开完事故的处理通报和新的队长任命会议后，赵一平在车间主任办公室里说：“事情也就这样了。”语调没有了平日的高门大嗓，显得有些狼狈。车间主任安慰了他几句，说：“是呀！事情也就这样了。你也应该好好地想一想，这些年来你的工作方法以及思想上的问题，毕竟咱们是与时俱进的时代，文化知识很重要呀。你这些年的辛苦大家也知道，可‘安全第一’这句话，咱们提了多少年了，你却……不说了，回去好好工作吧。”听着车间主任这些意味深长的话，老赵也似有所思。他的心里虽然不好受，但也只能接受这个事实。

老赵从主任办公室出来，转过弯要走，却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老赵一看，却是车间的新任命队长。

“老赵”，新任队长诚恳地说：“咱们在一起也时间不短了，以后的工作还得你帮助指点，我呢，理论上知道一点，实际工作经验却比不上你。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你就不用客气，直接指出来。也算是对我的帮助。”

“哦。”老赵站稳后，也诚恳地看着他，说，“不用客气，工作该怎么干就怎么干。咱也干了好多年了，这一点还能不知道？”

“好好好！”新队长打过招呼，高兴地走了。老赵也走了。

当晚，老赵就去了新安排的乙班上夜班去了。

后来，矿上似乎有了个不成文的规矩，接近退休的职工，将不再担任班队长的职务。而新提拔上来的班队长，基本上都是大学毕业的年轻人。

## 二、加班

童向东刚回到家，单位打来电话，要加班了。

童向东是下夜班，浑身疲惫，见老婆正忙碌着打扫屋子，女儿坐在桌前做作业，疫情防控期间，学校延迟了开学时间，老师建了个群，把每个家长都拉进去，并在钉钉上布置作业，弄得家长也像小

学生一样。今天老师又在手机上布置作业了。

老婆说：“累了吧？赶紧吃饭吧。”聪明调皮的女儿趁机站起来，跑到他身边说：“爸爸，今天你又给我什么惊喜呢？我还有一个观看抗疫小视频的观后感没写呢。快帮我嘛。”

童向东和女儿逗着玩：“你呀，一天尽算计你老爸！”刚从单位下班回来才坐下，这电话就来了。让他不知道该怎么和女儿说？沉默了一会，只好安慰女儿说：“宝贝，乖！爸爸有事还得去单位，回来帮你好不好？”女儿气恼地一甩头说：“哼！说话不算数。”真是没办法，他只得匆匆往肚子里扒拉了几口饭，站起来走到女儿桌前说：“小娜，爸爸回来再和你一起做。”表情满是讨好和歉意。女儿虽然满脸不高兴，但还是轻轻地点了点头。

童向东戴好口罩，开车向小区外驰去。社区防控人员对他刚回来又要出去，表示不解，他只得说明是单位加班。

同事也许已在单位等着呢，他开着车，心里想着。矿区的路上，没有多少人，童向东抬头望了一眼自家的窗台，虽然觉得会耽误女儿的作业，可今天这个班必须加。这是选煤厂自投产以来，第一次试用集装箱装运精煤，他这个带班班长的必须去！童向东暗暗思忖，这样的学习机会万不能放过，否则将来到自己的班装车，总不能临时抱佛脚吧。

这次采用集装箱装运精煤产品，是选煤厂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采用集装箱运输煤炭具有环保、拓展运输模式，促进外运的新思路。经过一系列周密的筹划和准备工作，选煤厂运销车间进行首列集装箱试装精煤，这标志着选煤厂在外运工作中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对拓展选煤厂外运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领导是这样讲的，他也是这样理解的。今天，一列集装箱已经送进装车线了，车间通知所有带班的都到场观摩学习，权当加班。如此，他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在运销车间也干了多年，这可是头一回装集装箱。

虽说疫情防控级别已调为了三级，但出门在外的人们也没有几个，大家还在宅家抗疫。从小区拐出来，本还寒冷的天气，似乎也是想显示一下威力，天空开始飘起了雨夹雪，轻敲着车窗。小心点！童

向东紧握方向盘，眼睛盯着路面，刷刷地向前驰去。

到达单位时，只见一列蓝色的集装箱，已经均匀地分开送进了精煤仓下的装车一道和二道，空气虽然冷得很，但操作室、平台上、轨道旁已经有多人。有各方的领导，铁路方面的技术人员，运销车间的工作人员。

一看此情况，童向东赶紧也换上工作服，戴上安全帽。又打电话把自己班上的操作工喊了过来。早几天，为现场实验集装箱是否能送进装车线上，运营公司曾带六节平板车，装载十二个集装箱慢慢做实验送进了装车线。以此为基础，今天是开始实战。他想，让自己手下的操作工也看一看，体验一把。

铁牛拉着集装箱慢慢上了轨道衡，童向东站在操作工身边，目不转睛地盯着。因为一个平板上载两个集装箱过衡计量是个难题，必须得仔细观察上衡和下衡的时间，以便准确地反映出载重量来。

大家的目光也都盯着慢慢移动的集装箱，相互间交流着。

这时，只见平日里操作很熟练的操作工却有些紧张。一来是第一次装集装箱；二来是只顾计算上衡的时间，再加上身边围了很多人，还有领导和技术人员的指挥，本来应及时提起来的翻板漏斗，没有及时提起来，眼看就要碰撞上集装箱了。童向东赶紧出声提醒，操作员才马上清醒过来，这才把翻板漏斗提了起来。

童向东不由长出了口气。

通过一个多小时的调试，操作工终于掌握了装集装箱的技巧。看着一个个的集装箱从仓下顶出来，却又面临着平煤的问题。集装箱四周光光的没法爬攀，而平煤器又宽，没法平。童向东观察了一下，自告奋勇从平台上跳入箱内平车，其他人一见，也跳下三四个来参与平车工作。

经过半天的努力，集装箱终于装完了。童向东虽然筋疲力尽，但是也觉得今天收获多多，虽然装车顺利，但也有平煤难度大、装车时间长的问题，这个是应该考虑的。如果是自己组织装一列集装箱，怎么解决这些呢？他进入了沉思……

顾不上回家，童向东走进主任的办公室，刚坐定，他就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刚才的思考。其实主任

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两个人一交流，觉得还是童向东的意见比较成熟。主任对童向东说：“向东，你很有敬业精神！像你这样的班长、职工越多，我们的工作就越能干呀。”童向东说：“我这个工作干了多年，也琢磨出了一些道道，习惯成自然，总想着提高工效，我这也是把老经验和新问题结合起来想的。”坐了一会，童向东站起来告辞，临出门时，他又说：“主任，我再想想，把今天的想法详细写出来，报给车间。”“好的！好的！”主任高兴地把他送出了门。

今天的收获很多。

雨雪逐渐褪去，停了。童向东开车驶向回家的路上，心里却不由得跳了一下，回去怎么应对女儿呀？

### 三、张明之

又接到一个疫情防控的紧急文件之后，张明之主任就更感觉这个春节疫情防控的紧迫性了。他从窗口向厂门口望了一下，就急忙连赶地下楼，走到大门口，左右一看，随即叫到：

“小马！小马！”

“来了！来了！”小马的声音从办公楼的拐角传过来，从隔离线后面，张主任见这个年轻的办公室干事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

“主任，你找我？”

“这里怎么只有一个测温的呢？”

“这个！”小马的声音明显中气不足，这可不是因为戴着口罩的缘故。

“这里要加强人手，加大检查力度，你等会儿马上通知一下老李。”张主任指着大门口说，“刚才检查组指出，有些单位居然有工人上岗作业不戴口罩的，还有办公场所没消毒的。还有，这里是第一关就没把好，这可不行。”

“主任……”小马说。

“就这样，别解释了，疫情这么紧你又不是不知道！”张主任沉着脸说，“刚才的状况，是绝对不容许再出现了。”

“好的！”小马赶紧答到。

从大门走向办公室，张明之主任坐在桌子后，自从疫情发生以来，他便一直坚持在单位值班，原来计划值完春节的班，可以松一口气，可这突如其来的冠状病毒疫情不期而至，也只好继续加班了。同科室的老李、小马回老家过节，想不到武汉因疫情严重封了城，各地也都加大了防控力度，他俩暂时回不来，只好由他一个人顶着。这倒也不是发牢骚，工作总得干吧，这点小事都向上级叫苦，也不像话。

他即忙着按照上级会议精神和厂里疫情防控组的部署，下发文件，整理各车间上报的工作人员健康状况表，又督促供应科组织进口罩和消毒液，又催促文印室打印通知。

事情有个段落间隙，他忽然想起妻子来。妻子的柔情，使他感受到那种充满力量的激动。张主任心情变得稍稍轻松点，可马上又忐忑起来。因为妻子在市医院上班，是呼吸内科的医生。听妻子话的意思，她准备报名前往武汉参加抗击疫情的战斗。早晨还想打电话问问呢，忙得却顾不上。他把手伸进裤兜，下意识地摸了摸手机，想现在给妻子打个电话，手刚伸进，却又空手出来了。妻子这会正在上班，打电话会影响她的工作。算了，中午再说吧！

他随后又戴上口罩，出去四处巡查厂里防控工作的落实情况。

这一巡查，不曾停歇，看看已是中午十二点，张明之回到办公室，正准备整理巡查中发现该解决的事情。调度室突然打来电话报告，说食堂在给机修车间的邬思才测温时，他的体温达到38度1，请厂里赶紧处置。

真的是怕什么，来什么。莫非是……不过，张明之久在办公室工作，早练就了自如地应对各种突发事情的本领。收起紧张的心情，他先下达了一连串的命令：第一，食堂马上停止打饭，疏散人员。邬思才先呆在测温点不要动，等候下一步的处理。第二，登记今天所有与邬思才接触过的同事，不许漏掉一人。第三，测温人员再对邬思才进行测温，进一步确认他的体温。第四，机修车间主任立刻进行调查，说明事情的经过。下完指令，他又向厂防控办做了汇报后，随即赶往食堂测温点。

张明之到达现场后，只见机修车间主任早已赶了过来。

邬思才说，他最近没出过门，也出不了门，更没接触过外来人员，只是坚持正常上班。他上午钻到一台烧了的电机下面抢修电机，因为老是找不到毛病，又急又紧张，加上空间狭小，弄得全身热烘烘的；看着到了打饭时间，就爬出来，灌了一大杯热水，就急忙跑过来打饭，想不到一测体温，连他自己也吓了一跳，自己不发热呀，而且早上上班进厂测体温也是正常的，开班前会测量也是正常的。怎么这会儿就发热了呢？自己也搞不清楚。

几个人听了他的解释，也是满腹狐疑。

张明之听了，让防控人员又给他测了一次体温，显示的体温是37度8，体温虽然有所下降，但也超过了37度4的界限。

张明之沉吟一下，说：“这个也许和邬师傅工作时身上带上的热源有关，再加上他喝了一肚子热水，还有就是测温仪有误差也说不定。——测温仪的事再说。不过，这也不能排除他自身发热的可能。这样吧，邬师傅，你立即停止工作，自我隔离，自我测温，一小时报一次体温情况。厂里和车间以及你的家人同时密切关注你的情况，尤其是你本人，有什么异常状况，马上汇报。”

其实，张明之依据情况做出这样的决定，心里也有些打鼓。不过，他心里也打定主意，如果邬思才再有三个小时体温还是超过37度4的话，他会立即上报并采取相关措施。

一个小时后，机修车间汇报，邬思才体温正常。

又一个小时后，机修车间汇报，邬思才体温正常。

当机修车间第三次汇报邬思才体温正常后，张明之出了口气。

张明之亲自给邬思才打电话进行核实，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才放了一多半心。不过为稳妥起见，他还是吩咐机修车间安排邬思才居家隔离，隔离期满，再来上班。不能说是一场虚惊，却也惊了一场。

夜，又来了。张明之想，自己已经几天不着家，爱人也在医院一线值守，守着一方家园，一方平安。她今天该下班回家了。

张明之向窗外望去，不知何时，天空飘起了微雪。他正准备给妻子打电话，衣兜里的手机却响了起来。

他一看，手机屏幕显示正是妻子来的电话。他打开接听键，对方却沉默着，不说话。他忙问道：“小芸！怎么了……说话呀！”电话那头还是沉默。他只好又说：“行了，别生气了。好不好！这不忙得团团转吗，现在单位事情多嘛。”又过了一会，妻子的声音才传过来：“你忙。我不忙？”他连忙说：“好好好，我错了……等疫情结束了，我保证承包这一年的家务活！”这一番对话，别人是听不到的，如果听到了，也许会笑话平日里一本正经的张主任也有怕老婆的时候。

又沉默了一会，张明之听到妻子说道：“……我已报名去支援湖北了，后天就出发……你也不用紧张，防护知识我比你懂得多。还有……还有……”

听着妻子的声音，他努力控制着情绪，向电话那头喊道：“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去了那边要注意防护，保重身体！保重身体！”妻子的声音变得温柔起来：“你也要注意防护，保重身体！我走了，家中就全靠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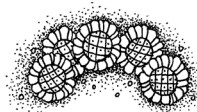
……

两个人通完电话，张明之心里有些紧张，有些激动，他们正并肩同行！不止是她，还有许多人的家人、同事，所有为抗击疫情所做出努力的人们，他们都是守护国家守护希望的同行者！

这是一场必须打赢的阻击战疫。张明之坚信，冬天终会过去，春天将会来临！

“后天！后天如果有空，应该去送送小芸。可是，疫情防控特殊时期，让不让我去呢？”张明之一个人思忖起来。

（作者单位：马兰矿选煤厂）



## 一

二姑娘姓张，大名张卫民，是货真价实的男性公民。白白净净，精精干干的一个小伙子。村里有文艺宣传队，二姑娘是文艺宣传队的队员。宣传队有演出。张卫民出演了一个叫“二姑娘”的角色，就此落了个“二姑娘”的绰号。

村里人二姑娘二姑娘地叫着，张卫民也高一声低一声地答应着。连张卫民的家人也随着村里人，叫张卫民二姑娘。

没想到，应了张卫民这“二姑娘”的绰号，闹了不少笑话，甚至惊动了县里的头儿。

## 二

邻村李有财听说张家有个二姑娘，托人上门提亲。这做媒也是有讲究的，不是在集市上买东西，问明价钱，买了就走。人说媒人是杆秤，是要秤盘男女两家的光景和地位，以及门风的。金瓜配银瓜，西葫芦配北瓜（南瓜），要的是门当户对。那媒人进了张家门，东家长西家短地东拉西扯。看似随意实则有心地把话题引到了儿女婚姻大事上。聊着聊着，又夸起了邻村李有财一家，光景怎样怎样地好。媒人也找不出词来，就说那光景好的和啥似的。又夸李有财家老二，要个子有个子，要眉眼有眉眼，是个人尖子。这就引到二姑娘身上了。媒人问你家二姑娘也有二十了吧。张卫民妈答话，哪里呀，我家二姑娘二十三了。媒人赶忙接话，也该找婆家了。张妈妈叹一口气，唉，也不知哪家姑娘能看上我家二姑娘。这媒人和张妈妈都上了点年纪，这一个没细听“也该找婆家了”音儿，那一个也没品“哪家姑娘能看上”声儿。还是拉呱个不停。这时，张卫民回来了，见有人在。妈，有客人呀。他婶子，这

就是我家二姑娘。就想着你给娃寻个好媳妇儿呢。那媒人却傻了，啊？闹半天，二姑娘是个带把儿的！媒人恨死李有财了，公驴草驴都没分清，就撵撮老娘上阵，这可是丢人丢到底，败兴败到家了！媒人

讪讪地笑笑，一定给娃操这份心。那是那是……能说会道的媒婆子，有点前言不搭后语，匆匆忙忙走了。张妈妈有点莫名其妙。编搭的正好着哩，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哈哈，这媒人就此成了方圆几十里的笑话。

□ 晓 剑

## 三

村里来了工作队，队长姓李。二姑娘手脚勤快，端个茶，倒个水，能递上手。村支书就安排二姑娘照顾李队长。

李队长起先不愿意。又不缺胳膊断腿，凭啥让人家娃照护呢。再说，还叫个二姑娘，听上去怪别扭。过了几天也就适应了。跟前有个人，传个话儿，叫个人儿，就是方便。

李队李队，喜欢开会。李队长最喜欢的工作，就是开会。李队长说，开会是老八路的传统。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众人是圣人。开会集思广益，能办大事。

吹风会，打招呼会，全体党员会，积极分子会，领导班子会，还有什么诸葛亮会，好汉会，愚公会……会议之多，连名字都记不住了。村里有个老秀才，嘀咕了一句，八路军，游击队，不打仗，光开会。这下好了，又多了一个会——斗争会。

李队动动嘴，二姑娘跑断腿。二姑娘除了伺候李队长生活起居之外，最多的工作就是张罗李队长的各种会议了。李队长开会，二姑娘叫人。那个时代，又没电话手机，开会叫人，东家西家，南邻北舍，几乎跑遍全村。可不跑断腿咋的。

# 二 姑 娘

十里无真信。就像歪嘴和尚念经，念着念着，就把经念歪了。有关李队长的两句话，传着传着，就变味了。变成了，李队李队，半夜不睡；李队动动嘴，二姑娘掰开腿。而且，越传越远，传到了县城里，传到了县委王书记耳朵里。

好你个老李！都说你工作扎实有经验，没想到船到码头，车到站，就要退休了，还来个晚节不保，整出个作风问题，桃色新闻！王书记怒拍桌子，摔门而出。叫上司机，开着县委大院唯一的那辆吉普，直奔河西，找李队长兴师问罪。

李队长见了王书记，不知是该先递烟，还是敬茶，有点手忙脚乱。王书记阴着脸：李大队长，你不是有二姑娘吗？也让我享受享受二姑娘的服务吧！李队没听出王书记的火药味和调侃味来，赶快回答好好好。当着王书记的面，对门外大声喊叫，二姑娘，二姑娘！你过来一下。王书记更生气了：好你个老东西！给你个板凳，你还蹬鼻子上脸了，真不知害臊！一言不发，静观其变。

不一刻，敲门进来一个小伙子。李队长赶快介绍，二姑娘，这是县上王书记，赶快给领导倒茶。听到“二姑娘”三字，本来坐着的王书记，蹭地一下站了起来。你，你是二姑娘？我，我，我本来，我是张卫民的，他们，他们……二姑娘没见过这么大的官儿，本来就有点怕。见王书记问话言语不善，更是怕上加怕。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李队长赶忙打圆场，王书记，这娃叫张卫民，在宣传队演了个“二姑娘”的戏，人们就当外号，叫他二姑娘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呀！弄明原委，王书记有点哭笑不得。

王书记看了李队长的工作，还真是扎实过硬。李队长因“祸”得福，被树成楷模典型，号召全县学习。

#### 四

酒瓶子才扶起，醋瓶子又翻了。这不，县委王书记刚走没几天，关于李队长与二姑娘的闲言碎语，又传到了李队长的家属那里。

李队长的工作队在河西，吕梁山下。李队长的

老家在河东，霍山根里。这一东一西，中间还隔着汾河，足足上百里开外。

听说李队长有了花花肠子，李队长家属火冒三丈，好你个蛋子（李队长小名），让你出门在外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没想到都抱孙子的人了，还搞破鞋！（李家太太思维欠妥呢。人家二姑娘，听名儿就是黄花闺女的样儿，岂可叫破鞋？呵呵。）听到消息，心急火燎。第二天，起个大早，直奔河西，找李队长讨要说法。

那时节，交通落后，没出租可打，没公交可坐。李太太硬是走了上百里路，东打听，西问寻，来到西山脚下李队长下乡的这个小村庄。

无巧不巧，李队长到县城开会去了。接待李太太的正是二姑娘。二姑娘婶子婶子叫个不停。洗脸打水，吃饭端碗，把个李太太伺候的眉开眼笑。

李太太拐着弯儿打听李队长的一言一行。李队长为人还好吧。好着呢，婶子。没人说你叔的闲话吧。没有，没有。李队长人好，全村的人都说李队长的好呢。

套不出话来，李太太只好直奔主题。那个二姑娘也夸他呀？好我的婶子哩，李队长对我最好了，我想说他不好，也挑不出毛病呀！

嗨呀，这娃，我是问二姑娘，也不是问你。婶子，我就是二姑娘。

啊？哦。李太太如梦方醒。我就说么，我家老李就不是寻花问柳的人！

李太太如释重负，也不等李队长回来，就要回家。好说赖说劝不住。二姑娘只好把李太太送走。

多年过去了。人们已经忘了二姑娘的真名，都叫他二姑娘。

（作者单位：洪洞文联）



# 秋夜

□ 潘洪科

1

下午五点钟，国清正在沙发上看电视，手机响了。他拿起手机，对方说道：“国清你好，可在忙吗？”是先志的声音。

“没事，正闲着在家看电视呢！”

“没出去？”

“没。”

“那么出来吧，西安来了一位朋友，晚上一起坐坐。没事吧？”他又问了句。

“没事！”

“那十分钟后我去接你？”

“十五分钟吧，我得换件衣服。”

“十五分钟。”

先志说。

国清挂了手机。他从沙发上起来，走过外间，妻正在卫生间门口洗孩子的衣服。他对她说：“我要出去一下，是先志的事，好像西安来了一位朋友，晚上就不在家吃饭了。”妻点了点头，站起身，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准备去给国清拿衣服。

国清说：“外面风大，得穿厚一点儿。”

妻说：“我给你拿件外套去。”说着，进了里屋。国清把领带系好，妻已经从里间的壁橱里取过一件

上衣出来，递到国清手里。国清把衣服穿好，换过鞋后，已经十分钟过去了。他向楼下走去。

来到楼底，在楼角处蹩过弯，向马路边走去。

到了路口，先志的车已经在等着了。

国清上车，在副驾驶的位置上落座，先志说：

“是一位表哥的姐夫来瑞城，下午，表哥才电话通知我的。这不，一接到电话，我就联系你，咱们陪他一起坐坐。”先志边开车，边说，“人家第一次到瑞城来，我和他仅见过一面，当时是在表哥家里。我一个人陪他没有多大意思，况且又没有什么好说的，约上你一起去，顺便喝点儿酒。”

先志熟练地把着方向盘，车子飞快地向前驶去。“这位表姐夫从平州来，是昨天到的，”先志开着车说，“住在新锦江饭店。”路过先志家时，先志停下车，说：“我上去加件衣服，这鬼天气！”他上身只穿了件T恤。

先志穿上外套上车，便向下边开去。车上，先志说，表哥的姐夫在美国待了多年，受过高等教育，在国内是一个什么品牌的代理？不是一般的人，是见过世面的。不知道这次是出差路过还是办别的事情？见了面就知道了。

十多分钟后，车子过了南桥，在大东关路口，向左一拐，便到了新锦江饭店楼下。停稳车上楼，



乘电梯来到二十三层，到了2318房间，按了下门铃，表姐夫开门，把他们迎了进去。

此刻已经六点多钟，夜幕已经降临，天渐渐暗了下来。表姐夫的房间开着灯，他一个人在椅子上坐着，笔记本电脑平摊在床上，在我们没进来前，似乎正在电脑上浏览着。

先志和表姐夫打过招呼，说：“什么时间到的？到瑞城也不提前来个电话，通知我一声，我也好给表姐夫接风，是怕我管不起姐夫饭！”

“哪里！”表姐夫说，“我已经到两天了，知道瑞城有亲戚，因为是业务上的事情，也不便打扰，所以就没有及时通知你。”

先志这才知道表姐夫来瑞城的原因。表姐夫接着说：“瑞城有我们十多家分店，我住这里，是公司安排的。今天要不是天气的原因，原计划还要赶到兰城去的，那里还有事情需要处理。这次来不及了，明天就得飞回去，总部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

说话的当儿，天已经黑了下來。看看表，已近七点，先志说：“走吧，我们为表姐夫接风。”先志说时，看了下国清。国清说：“就是，表姐夫难得来一趟瑞城！”说着，大家起身，表姐夫穿上外衣，他说：“瑞城的天气真够冷的，一早一晚温差太大了！”“是。”先志和国清附和着。

在饭店楼下上车，他们向市中心赶去。车开到王家食府门前，国清下车到里边问了一下，包间已满，后又上车，向瑞城大酒店开去；在车上，先志说：“这个时间，怕早已经没有包间了！这些地方，是需要提前预订的。”

车到酒店门口，停过车。他们一行上去，果然已经没有包间，表姐夫说：“不走了，就在二楼厅里即可。”

主随客便，上至二楼，在靠里面的一张桌边坐下，先志接过服务员递上的菜单，递至表姐夫面前，说：“由表姐夫点。”

表姐夫笑了笑，推让了一下，拿过菜谱后，点

了几样大众菜。先志一看：“这哪行！”他拿过菜单，点了一个清蒸鲍鱼和一个香酥荷叶鸡等几道大菜，这才罢了。最后又点了十五年陈酿汾酒……

晚饭后，已经九点钟了。

先志说：“晚上有没有别的安排？”他看着表姐夫，“要不，咱们去K会儿歌，或者是蒸个澡？”

表姐夫说：“不用了，明天得赶早班的飞机，需要早起，得早点儿休息，不然，捏捏脚还是可以的，我就这点儿爱好！”他看着先志，又犹豫了一下，说：“还是下次来再说吧！”

看表姐夫这样说，他们又互看了一眼，起身离开饭店，把表姐夫送回了住的酒店。

从表姐夫住的酒店出来，国清说：“咱们是回去？还是找地方去蒸个桑拿，好好洗个热水澡。这鬼天气！”说着上车，先志看了一下表，刚九点四十，他说，“时间还早，回去还真没别的事情，要不，就去蒸个桑拿？放松一下身心！”说着启动车子，向前开去。

车上，先志说：“细想想，咱们这代人付出的也太多了，转眼已近四十多了！回想当初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哪会想到有今天，太不容易了，是靠努力奋斗来的。”国清点着头。车在前边拐了个弯，驶上了主路，过了桥，往左一拐，向东湖开去。

东湖位于城的南边，环境幽静，成环岛状，湖边建了各种娱乐场所，是瑞城难得的一个休闲好去处。先志他们在上岛浴城外停车，随服务员进了房间，换过衣服，进入浴室，在桑拿房里蒸了又蒸，先志他们一边用毛巾擦着脸上的汗，感到浑身每根毛孔都张开了，往外排着热汗。那个舒服呵，是入心的。

……

国清他们洗过出来，服务员已经在房间里给他们每人沏好了一杯上等的绿茶，在那里晾着。在桔黄色的灯光下，他们躺在床上，品着茶的幽香，在这个秋夜，想的很多很多……

先志和国清是同乡。

但他们又不住在同一个镇上，两家相距有二十多里远。

先志招工来到矿上前，已经成家。妻子是重庆的知青，况且已经回城；先志才到了瑞城！

他们育有一个女儿，由于年幼，留给母亲照管。

先志在矿上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也曾试着与妻子进行沟通，期待恢复他们的关系。但怎奈两地相距太远，虽都有心，先志的妻子在先志参加工作的第二年还特地来过一趟瑞城，然而终归他们还是没有走到一起，这件事拖了很多年。

先志曾不止一次地和国清说起他对前妻的眷恋和那段美好时光，是入心的！

在当时的乡下，先志学有一手照相的手艺，后来结识了从重庆江北下乡插队的妻子，青年人的共同爱好，使他们走到了一起。“那段日子，是让人难忘的！”先志说。再加上妻子南方女子天生的丽质，先志感到说不出地幸福。有两年的时间，他们在家乡的小镇上，给人们照相……

——这是一个油菜花开的季节，先志和妻子挎着一部当时的“海鸥牌”120相机，来到郊野，望着这金黄色的美景，他给妻子拍下了这段青春的记忆。不久，他们的女儿来到了世上。当女儿刚会走路的时候，由于国家的政策，妻子回城了。

妻子回城的当初，非常牵挂女儿，在第一年还抽空回来看过一次。自这次走后，虽然书信不断，但再没有回来。

先志在妻子回城的第三年头上，赶上父亲的单位招工，也离开家乡来到了矿上。

在离开家乡的同时，先志给远在江北的妻子去了一封信，告诉了她自己也将离开家乡，远赴瑞城，从事矿上的工作。

日子就这样在平静中过去了。

这一年的冬春，瑞城下了一场很厚的雪，第二天上午，天空出奇地好，暖暖的阳光照在银白的雪地上，天气并不怎么冷。当时，矿俱乐部正在上映电影《小花》，上午九点钟，俱乐部门前广场上已经人声鼎沸，国清从售票处购完票出来，无意中遇到先志身边相跟着一个女人，正往下边走去。

见国清正拿着票，先志停下脚步，拉着国清的手问：“看九点半的电影？”

“是。”国清说。

先志看了下身边的女人，对国清说：“这是你嫂子，昨天到的。”说着，又对女人说：“这是国清，我和你说起过的。”

一听说是嫂子，国清认真地看了那女人一眼。他的第一反应这就是先志常和自己提起的那位已经回城的江北美人！那女人听了先志的介绍，也正看着国清。

国清的眼睛只在她脸上停留了一秒，冲她点了一下头，算是打过了招呼。因为先志他们还有别的事情，要赶着去市里，和国清聊过几句后，让国清改天下班去家里坐，便下去到车站赶公交车了。

他们离开后，国清想，不愧先志会看上这女人，她的脸长得实在太美了！让你一看便不会忘记。她的相貌集中表现在脸上，那精致的五官和南方水土养润的聪慧与肤质，给人一种温润、内在的女人气息，透着一种自然的靓丽！所以先志会对她念念不忘。国清想着，他看着远处的景色，他在想，她这次来瑞城，是否有可能和先志重叙旧缘？或只是看看？不得而知……

国清看过电影后的第三天，是一个周日，先志刚好在家，国清十一点钟的时候，来到当时还在北山住的先志家，中午，先志的父亲也刚好从单位下班回来，他们在一起好好地庆贺了一番。一是欢迎先志夫人从江北的到来，并为她接风；再也是庆贺先志招工脱离了农民的行列，成为一名国家的正式

职工；第三是为了先志的女儿，见到妈妈的温馨。这一天可以说是先志家最高兴的一天，国清记得很清。多年后，他仍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先志的妻子在瑞城只住了一个星期便离开了。

她从瑞城回去后，听说怀上了一胎男孩，在足月生产后，先志才知道的。先志知道后，他说不上是喜是悲，他想，妻子回到江北，应该有一个陪伴她，这也是妻子的福气，也是一个人的命啊！

这之后他们虽有联系，也只是书信来往。先志总期望着，想着远方的妻子，她生活得可好？孩子吃胖了没有？长得咋样？是否像自己……等等。

他牵挂着。

先志的父亲理解儿子的心思，他深知儿子的苦衷，自招工来到矿上后，儿子始终放不下呵！他又不能劝解，心里是非常清楚的。

……

夜，不知不觉来临了。

先志在无望的情况下，他在又一年的春天，去了一趟江北。在和妻子深谈了一次后，他们办理了离婚手续，一切都是无声的。在先志从江北回来一年后，父亲才知道的。

他只能为儿子叹息。

——在夜里！

……

一天，先志下班回来后，他在家中静静地坐着。这天恰逢父亲轮休在家，他无意中发现父亲老了！在这之前，他还真没有意识到。不知何时，父亲的头上竟有了白发。“我可怜的父亲！”他在心里说。

他本不应该再让父亲为自己操心的，他已经是二十九岁的人了！他感到心酸。

……

从这种环境中走出，已经是又一年以后的事情了。

先志已经想开！

他深知，生活还得继续，自己刚三十岁，未来的路还很长，他将继续走下去呵！想到这里，他好像轻松了很多，他要面对未来的生活……

先志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

父亲和国清心里都清楚！他们看在眼里，喜在心里，这从先志的表情中都能看出。

先志在工作中也发挥自己的专长，他把队部的黑板报和宣传栏标语等事直接了下来，每月进行更新，受到领导和工友们的好评。

书记说：“先志你还真是个人才，没想到你还有这两把刷子，以前没有发现，是藏而不露呀！”

先志微笑着点点头，算是回答了书记。

队里的其他人员也非常高兴，感到先志有点文化水平，搞宣传还是块料。再加上先志的为人和办事能力，不久，队里的核算员调走了，队领导经过研究，让先志担任了核算员。

先志自担任核算员后，首先便不用再每天下井了。

从事过井下工作的人都知道，下井，对于每位矿工来说，换衣服就是一件大事，每天升井、下井进去，出来；都要换上换下那身黑衣服，脏、潮湿不说，穿在身上，说不出散发出一种霉味儿。现在先志一到队部，坐在自己的办公桌边，整理过会议记录和各班组的签到簿后，再把当天各班组要领的材料下过票，依次由各班组的领料人员分头去领取，再就是在队长和书记下井后，处理一些队里的日常事务，比如会议通知，区里的安全检查、计划，计生材料的上报，月度的总结，季度工作安排等，都一一地进行记录，做到了井然有序。一天下来，虽说不上累，也排得满满当当的。

先志在核算员的位置干至第三年，由于赶上煤炭市场供大于求，煤炭价格下跌和货款回收困难等因素，他失去了在队里干下去的决心。

又过了几个月后，看看再没有大的发展，他便思谋着干些别的，想在其它方面有所发展。

有了这个想法后，先志下班后，便时常一个人离开矿上，到市里走一走，看看有没有适合下一步干的。

……

3

先志首选在加油站的路边倒卖过汽油票，他从那些开公车的小车司机手中低价买来，再倒卖出去，从中赚取差价。这是他积累的第一笔财富。

干了一段时间后，他试着开了一家矿用拖碾厂。

在建厂初期，他原先只聘用了两名工人，后来发展到六名。由于是小本经营，起步非常艰难，后来才开创了一片局面！

在刚开始那段时间，资金周转困难，有时几个月发不出工资；雇的几个工人甚至到了撂挑子的地步，一年后才走上了正规。

先志的拖碾厂满打满算开至第三年的头上，便怎么也干不下去了。他及时地收手，把厂子盘了出去。挣钱虽不多，也有三万多。

后来他重回路边卖开了汽油票。

……

先志从矿上搬到下边，已经是多年以后了。他利用这些年的积蓄，在下边的矿中小区，购买了一套商品房，把家搬了下来。再后来，他干脆办了停薪留职手续，连班也不上了。

说起先志所经受的苦难，一般人是很难想象的！

刚开始倒卖汽油票那会儿，市场还没有放开，油品属于控办物资，是不允许倒卖的。先志整日立在马路边，风吹雨淋不说；每日过往车辆扬起的尘土，荡得全身都是，更别提别的了！其环境之恶劣，仅次于矿上下井工人了！

这还不算，还要时刻躲避政府的打击。

这一天下午，先志正在交易时，被分局的刑警逮了个正着。他被带到局里，关进了地下室，刑警整人那个狠呵！把他全身都搜了个遍，连最后藏在腰带缝里的 260 斤油票都搜了出来，最终又罚款才算完事。

先志每每说起，都长叹不已！

他曾先后进去过三次。

……

在下海经营的这些年中，先志的婚事也一直有条不紊地在进行中。别人介绍和主动找上门的，大有人在；但均没有合适的！有时，对方的用意他很清楚，有的是逢场作戏，有的目的非常明确。好在他先志也在外边闯荡了这么些年，什么事情没经历过！

但有一件事，几乎毁了他的一生。使他差点再没有站起来……

那种隐疼是入心的……

4

乐仙看上先志，是先志压根没有想到的。

乐仙的父亲和先志的父亲原本是邻居，先志参加工作刚到矿上时，乐仙的父亲住在先志家靠后一排的位置，乐仙那时正上初中。先志只把她当学生看待，毛丫头一个！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先志下班后也会和邻居们一起，立在房前的空地上，沐浴着夕阳的余晖，这时，乐仙也会立在自家门口，看着他们。

乐仙对先志的好感，也许从那时起，便产生了，但只是朦胧的。她和别人说。

乐仙中学毕业后，由于户口不在瑞城，她不想回去，便在矿上干临时工。一晃，几年的时光过去了，乐仙已经出落成大姑娘了。先志有时在下班路上和乐仙相遇，也会顺便问声好。后来，先志在下

边买房后，便从山上搬了下来。

搬家那天，恰逢乐仙休息，由于车开不到山前，从排房到车前，还有一段距离，邻居们都帮着往下搬东西，乐仙也跑了好几趟……

乐仙由于户口的原因，婚事一直没有解决。

先志正式和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已经是多年以后了。

乐仙此时已经二十六了。

二十六岁，对于城市姑娘来说，还不算大，可在农村，就是大姑娘了！在家乡像她这个年龄段的女子，早已经结婚生子了。

乐仙心里非常清楚。

她有时也非常着急，在心里。但着急也是没有用的！她清楚自己和矿上姑娘比的劣势，她不得不为自己的生活所考虑……

乐仙和先志走到一起，是乐仙主动的。在得知先志的情况后，乐仙有意地接近先志，她知道先志比她大十二岁，并且还有一个女儿，但她并不介意。她说：“感情这东西，有时是说不清楚的。”一开始，她只是在休息的时候，有事没事地到先志家坐坐。后来，时间久了，他们之间发生了那样的事情。随着感情的升温，她发现自己越来越离不开先志了。她认为，她爱先志，先志也非常爱她；先志是她的未来，她的一切，她的终生所依。但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当有一天她突然发觉自己怀孕后，她对先志说：自己有了。先志愣了一下，问：“可是当真？”“哪还能骗你！”乐仙说。先志听后心中一沉，他没有让乐仙看出来，便马上说道：“哦，真没有想到，我们是非常小心的呀，可还是怀上了！”先志不无遗憾地说。“都是你贪的结果！”乐仙责怪道，“是你不老实才惹的祸！”她笑道。“我不老实？”先志笑道，“你老实还每天往下边跑，还好意思怪罪人家！”先志说。“一个姑娘家家的，也不害躁！”他戏道。“就怪你，就怪你……”乐仙撒娇地说。说着，她双手捶打着先志，先志就势把她揽在了怀

里。

乐仙离开后，这天晚上，先志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他在想，对于自己来说，还不到再要孩子的时候，对于下一步的生活，他还没有想好。是否成家，找一个什么样的妻子，标准、条件等？他还没有想好，便被乐仙粘着，走到这一步，太突然了！

他就这样在床上翻着。

已经三点钟了，仍没有一丝睡意。先志干脆从床上起来，他穿衣下地，踱到客厅，沏了一杯茶，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他在想，针对乐仙的怀孕，该怎样办？他始终理不出一个头绪来，直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起来，先志感觉头懵懵的，他洗了一把脸，早饭也没吃，便向下边走去。走在路上，他仍在想，按理说，自己应该娶乐仙，他也知道乐仙是一个好姑娘，但乐仙毕竟没有城镇户口，更别提就业了。就目前他自己的处境和未来生活，他还没有想好。所以，当乐仙一说“有了时”，他真的一愣，但碍于乐仙当时的兴致，他没有表现出来。

在乐仙又一次下来，他们亲热后，乐仙躺在先志怀里，先志说：“我考虑再三，我们还是暂不要孩子吧，趁怀孕初期，流掉算了。”乐仙听后，一愣，她抬头看着先志。先志接着说：“因为自买下房子后，我们没有一点积蓄，属于初创时期。对于未来，还没有想好，所以不想要孩子。等过两年经济好些，有准备时再要可好？”他和乐仙商量。乐仙一听，“那你为什么还……！”乐仙生气地推开先志，转过身去。“不计划要你就别做吗！”她脸冲着墙说。见乐仙生气了，先志忙侧身搂住她，道：“还不是因为爱你吗，何况，大老远地你每次从矿上下来，我又不好让你失望……”“那还是我的责任了！”没等先志说完，乐仙生气地责问道。先志赶忙解释：“不是，我也没那个意思。”后来任凭先志怎样解释，乐仙始终那样躺着，不理先志。先志急了，说：“那你说咋办？”过了很长一会儿，

他们谁也不说话，就这样僵持着。足有十几分钟，乐仙才说：“事已至此，我能有什么办法！”她停了一下，又说“是我下贱不成，每次上赶着从矿上下来，你们男人啊，嘴上说的好听，关键时刻没一个好东西！”

“是我不好，是我不好……”先志一个劲地解释着。

乐仙后来说，她不想打掉孩子。因为是他们爱的结晶。

先志也不好说什么。

他想，慢慢再做乐仙的工作吧……

## 5

起风了，这天的风非常大，天气说不出地寒冷。

国清升井后从澡堂洗过澡出来，已经快五点钟了。由于前一天下了一场很厚的雪，路上午后化开的积雪又冻上了。国清在更衣室换衣服时，听说矿中巷小区出事了，指明是在通风区上班的先志家着了火，家中什么东西也没留下，全烧了。国清起初以为是自己听错了，他又订正了一下，得知确实是先志家时，他想：就不要回家了，直接去先志家看看再说。

国清从福利楼出来，踩着积雪走至车站，乘公交来到先志家时，天已经黑了下來，街两旁的路灯早已经亮了。在昏黄的灯光下，国清走至先志家楼下，一抬头，便见三层先志家阳台烧过的痕迹。从外面看，阳台窗户早已经变型，外墙上还留有大片烧过的痕迹。国清上楼，走至先志家门口，只见大门的上半部已经烧毁，只留未燃尽的木框和下半部分。国清进到门内，只见先志一个人蹲在墙角，身上裹着一件大衣，四周的墙壁由于火势猛烈，烧得只剩下了毛墙，阳台的窗户为了御风堵着一大块白色塑料布，忽上忽下随风发出哗哗的声响。见国清进来，先志长叹了一口气，算是打过了招呼。国清问：

“到底发生了什么？弄成现在的样子！”见国清问，先志顿了一下，足有一刻钟后，他双手插进头发里使劲地搓了几下，待冷静下来后，说：是自己的错，他没有想到的。

见先志这样。“你平静一下！”国清说，“事情已经发生了，你把来龙去脉说一下。”

先志说：“是因为乐仙，你见过她的。”

国清点了点头。他知道乐仙，并在先志家见过她。先志接着说道：

“我上午离家时还好好的，可能九点多的时候，乐仙从矿上下来，由于她没有房门的钥匙。她叫开邻居家的房门，从邻居家的阳台，迈过这边，说自己把钥匙落在了家中。从阳台进门后，她把家中先时放的十几斤汽油，倒在了客厅，然后放了一把火，烧了起来。她是因为气呵！火着起来后，由于汽油的作用，火势很猛，她便出不去了。最后躲在了厨房窗外凸出的窗台上，才保全了性命！”

“想来真的后怕呀……”

“你有何打算？”国清问。

先志沉默了。

过了很长时间，他长叹了一口气，才说：“能有什么办法！事情到这步天地，只有走了，离开瑞城这个地方！”

“走？”国清愣了一下，“不是办法吧！”他说。

“我认为这不是办法！是下策。”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想，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你就得想办法把事情解决了再说，这是当务之急，否则，这件事情永远没有个完。除非你走后不再回来，回来，就是事情！”“再退一步说，即便你真要走，也应该在事情处理完了之后，是下一步的事情。”

——国清补充说。

先志思考了一下，说：“你说的也是，但目前该怎么办？”他问国清。

国清沉默了……

他想了很长一会儿，说：“就目前的现状，这件事要想得到妥善解决，最好的办法是乐仙把肚里的孩子处理了，这是关键；否则，孩子一旦出生，就不好办了，处理起来会相当麻烦！孩子的养育、生活、教育、看病……等一系列费用，没完没了，你永远也摆脱不了干系。”

国清说到这里，他看着先志，说道：“不过，这里得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看你是否真的计划和乐仙生活？是否真的娶乐仙？要不计划娶，这就是首要的。”

先志说：“要没发生这件事之前，我还是有这方面考虑的。但发生这件事之后，一切已经没有了！”

“要是这样，就好办了！”国清说。

“从道义上说，你有错在先，不计划娶人家，就别和人家动感情呀！何况你也是过来人了，这是你的不对。但作为对方来说，你先志千错万错，她不该放火呀！照目前法律，除了杀人，就是放火，她应该知道后果的严重程度！”先志点了点头。

国清接着说道：“过一半天，找个中间人和她家商量一下，晓之以利弊，看她家有何打算。”

先志说：“也好。”

……

这天晚上，国清在先志家坐到很晚才回去。

在离开先志家往回走的路上，国清想：“就这件事情来说，因为双方均有过错，最好的处理办法是乐仙能把肚里的孩子处理了，先志也不追究乐仙的责任，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由此两清，谁也不欠谁的。至于各自的伤害和损失，是相对的，你先志对不起女方在先，她女方放火更重，就算你先志花钱买教训了！”国清想。“否则，乐仙执意要把孩子生下来，先志也决不让她！先志只不过需要承担孩子的抚养费罢了，乐仙也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即便哺乳期间不需坐牢，但期满后照样得进

去，那时，她一生也就完了！乐仙的家人会慎重考虑的。”国清分析着。

……

6

先志处理完这件事情，已经两个月以后了，腊月已经临近了。

先志计划离开瑞城，走之前，他从朋友那分别借了些钱，算作路费。便离开了！

离开时，他掉泪了！他说：“我是没有一点的办法呀，若是有一点儿的办法，就不会走的！目前，只有离开了，自此后，风餐露宿，只有看命了！待哪一天若能咸鱼翻身，我一定会再回来的，到时再与兄弟们聚了！”

说这话时，国清也掉泪了。

……

先志走后，国清时不时地到先志家坐坐，看一看先志的父母，安慰一下老人。每去一次，先志的父亲都会叹息，给人一种说不出的伤感情绪；先志的母亲则坐在一边，一句话也不说，他们都在为先志担心。国清只好在一旁劝说：“先志是大人了，又不是孩子，他会照顾好他自己的，过几年就会回来了。”

先志的父亲只是点头，他说自己心里清楚……

先志走后不久，春节就到了。

先志家的春节在孤寂中过去了，听说乐仙家的春节过的也不平静；正月里的时候，乐仙生产了。在两家达成协议后，乐仙本想引产，但乐仙的家人考虑到孩子已经七个月大了，怕引产时出意外，才考虑生下来的。

孩子一落地，便被山东一家不生孩子的夫妇抱养了，并给乐仙买了一堆营养品，让她好好保养身子！

国清后来听说乐仙生的好像是个女孩……

乐仙生过孩子后，便离开了矿上，回到了生养她的故乡。这是后话！

总之，人们再没有见过乐仙。

——这件事情就这样在人们的视野中淡去了……

事情处理的结果与国清他们当初设想的一样，两家达成协议后，派出所以调解了结了案子。

……

7

夜，不知不觉来临了。

先志重新回到矿上，是在这天晚上——

他在外奔波了七年之久！

国清见到他时，是在第二天的晚上。

国清来到先志家，其他的朋友们早到了，在晚饭的饭桌上，先志从兜内掏出一沓伍拾元面额的票子，按当初走时借朋友们的数额，依次还给了大家。他感谢朋友们在危难时对他的相帮，他端起杯子，对大家说：“我先志能有今天，并在七年后重新返回瑞城，多亏了朋友们！说实在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全在杯中。来，我真心地敬大家三杯，以示谢意！”说着，他和大家一一碰杯，先干为敬！而后，又给大家一一倒上，干了；再倒上。三杯过后，才归于正常。大家被先志的朴实、真诚所感染，更为他这些年在外历经的苦难和艰辛所感动。

大家坐在桌边，吃着菜，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先志的父亲在一边忙碌的同时，透着一种说不出的高兴！

喝酒的过程中，先志说：在出去的七年中，他贩过药材，倒过建材，到过关外；沿着古秦长城收

购中药材，徒步走了九个月之久，鞋底磨得都露着光脚指头！之后又到过八百里秦川，在秦岭山脉和陕西生活了四年；后又颡向南。再后来进入中原；最后又向东。“七年来所吃的苦，是说不尽的……”先志红着眼睛说，“是啥挣钱干啥呀……！”

说话时，他强忍着眼泪才没有掉下来。

“不说了，不说了！”

朋友们劝解说。

“喝酒，喝酒！”国清也说。

大家端起杯子，说：“不管咋说，你先志回来了！来，我们兄弟们为你接风。”说着，大家共同举杯……

那天的酒，直喝到深夜才罢。先志在家睡了三天，才算休息了过来。

……

先志在家又好好地休养了半年的时间，待身体复原后，便又开始琢磨生意上的事情。

他利用这次余下的钱，从零开始，从头起步，一步步走到了今天。他终于长出一口气来！

……

——想想这些年能走到现在，先志长叹了一口气。他满足了！他说。

国清心里也明镜一样。

他俩品着茶，在这个秋夜，回想着从前……

（作者单位：集团公司工会）





## 三百六十五颗幸运星

在我二十九岁那年，爱情就像干旱了的庄稼遭到了及时雨，铺天盖地地向我打来了，让我措手不及，让我来不及多考虑。那是一个永远都无法忘记的青春岁月，有那三百六十五颗幸运星的照耀。

在我与明经过三年的恋爱长跑，在双方家人的一再催促下，拖拖拉拉马上就要订婚的时候，辉却像一个无处不在的幽灵一样跑入了我的生活，把我的生活完全地给打乱了。

明是一个老实、木讷，完全不懂得生活情调的人，跟他在一起，永远都激不起我心里渴求的那种爱的火花。只是父母在一个劲地催促我，嫁给明不会错的，人家父母都是高干，明又有一个体面的工作，你不能再拖人家了，你非要把人家拖到三十好几才肯罢休啊？

在父母征求我的意见，商讨着要与明的父母协商那订婚事宜的时候，我跑出了家门，独自一个人在汾河岸边溜达。我不能接受一个我不爱的人作为我的新郎，虽然说感情上的事可以在婚后慢慢培养，但是我现在做不到，我心里期待已久，梦寐已久的那个爱情不是这样。我像失了魂似地在那汾河边走着，完全没有目的，完全没有方向。直到有一个男孩站在我面前，跟我连续地说话，我才回过了神来。那男孩问我：“你失恋了吗？”那天我也不知怎的，竟然向他深深地点了点头。他旋即又说：“我也失恋了，失恋了好啊，起码让人能把这眼前的风景看得更加地透彻，你不觉得吗？”我放眼一望这汾河岸边，风儿正把岸边这满怀心思的花草刮得瑟瑟发抖，岸边的高楼建筑就像童话里传说的不允许穷人进入的富人的宫殿，眼前的这一切确实跟平时看到的不那么一样。一股凄凉也不知不觉地袭上心头，让人踌躇与迷惘。

那天，那个男孩跟我聊了很久，最后还请我在汾河岸边的咖啡屋里喝了杯浓浓的咖啡。他刚失恋了，和他相处了已有三年之久的女朋友。在他把他的那些故事告诉我的时候，我的心里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那个男孩就是辉。

与辉在一起，也不知为什么？总会带给我很多的轻松

与快乐。在明给我打电话时，我总能搪塞出很多的理由，去跟辉约会。虽然我也在心里不停地骂自己你这个坏女孩，但是，我就是不能抗拒辉。只要辉的一个电话，哪怕是天将要塌下来我也要去赴约。

后来，也不知怎的，父母竟然知道了我和辉的事，逼着我让我和辉断绝关系。他们告诉我爱情和婚姻是两回事，像我这样的年龄更应该现实一些，不能被眼前的情感而冲昏了理性的头脑，等到了他们那个年龄就会明白世间的这一切。

我跑去了辉那里，告诉了辉这些事。辉表现得却很镇定，眼神里的无奈与哀愁，却怎么伪装也没能逃脱钻入我内心的命运。我的眼泪在无声无息地流淌，挥之不去。辉给我擦着，并祝福我们，说我跟了“他”会得到幸福的。

辉给我拿出了一个椭圆形的玻璃瓶，里面装着满满的一瓶子的用五色彩纸折成的小小的五角星，辉告诉我这是幸运星，一共三百六十五颗。辉给我讲述了这幸运星的来历，这是前面跟他分手的女友送给他的礼物。她的父母为了给身患白血病的弟弟治病，把她嫁给了一个有钱人家的子弟。在临分手时，她把用自己双手折成的三百六十五颗幸运星送给了他，说这幸运星会带给他好运，

让他找到一个比她更好的女孩。辉说完这些话的时候，眼睛里已沁出晶晶的泪花，他强忍着，旋即又说：“今天，就把这三百六十五颗幸运星送给你吧，希望这幸运星会带给你好运，让你找到真正属于你的幸福。”

我流着泪，默默地接受了辉送给我的礼物，接受了那三百六十五颗幸运星的祝福。

明的父母来了，笑容可掬地坐在客厅里与父母商讨着订婚的事宜。我坐在隔壁的房间里，六神无主，满脑子都是辉的影子，以及无处不在的压抑与慌迫。我取出了那个椭圆形的玻璃瓶，拧开盖子，把那一瓶子的幸运星倒在了床上，然后一颗一颗地数着那幸运星。一颗，二颗，三颗……直至数到最后，整整三百六十五颗，我已不能控制自己地泪如滂沱。

## 小说一题

□刘国明

我冲出了自己的屋子，跑到客厅对父母及明的一家人说不同意这婚事，然后便夺门冲了出去。

我跑到了汾河岸边，跑到了与辉初次见面的地方。辉正一个人茫然地独赏着这河畔的风景，眼神里充满了无尽的凄迷，竟然连我的到来也没有注意到。我用双手在他眼前晃动，他才回过神来，认出了我，眼神里是那种跳动着的狂热。我不顾一切地扑到他的怀里，仰着头，望着他，灿烂的笑容里不知何时已流淌出了满脸的泪花。

### 一盘水晶肘子

我与我们车间副主任那可以说是哥们，与他的夫人那就不敢恭维了，年轻时的那些事与年轻时的那些想法，经过这些年岁月的洗礼，也已被笼上了一层淡雅的轻纱。那个故事是关于我们三个人的。

副主任很看得开，没有因为这一层关系而疏远我。其实有什么看不开的？都快近不惑的年龄了还不了解这些？副主任也还把我当作朋友，因为咱光明磊落，没有做过对不起他的事，再者他也是从工人一步步干上去的，与咱也有了十余年的阶级感情了。

绕了这么多，也总该说说那盘水晶肘子了吧？是的，但是那一盘水晶肘子咱没有吃上，也从没吃过，也不知道是个啥样子？与普通肘子究竟有何区别？

那是在一项任务的突击上，我们加班加点地，把车间安排的工作干完了。为了酬谢我们工作上的辛劳，副主任请我们大伙吃饭，当然那不是掏自己个人的腰包。

下班后，我们班上的一行十余人，哗啦哗啦都去了。找了个就近的小饭馆，在里面等副主任。

不一会儿，副主任也来了，西装革履的，胳膊被夫人小艾挽着进来了，我们便纷纷地与副主任和小艾打招呼。小艾原先跟我们在一块儿上班，自从副主任高升后也就被调到了机关工作。听说那是一个很肥的地方，到底有多肥别人也就无从知晓了。

我的旁边正好有两个座位，他们俩就先后坐下了。小艾挨着我，让我感到了一些局促。但表面上，却还是装得很镇定。我给桌子上的人一一倒茶水，在给小艾倒时，小艾说了声谢谢。这时我才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小艾，她比原先富态多了，衣着也是很有档次，很有品位的那种。比起刚上班时穿着普通得几近简朴的她，那真可以说是换了一个人。先前是贫穷人家的穷丫头，而如今则是富贵人家的阔太太。我在心里暗暗地思忖：小艾当时跟了副主任是跟

对了，起码享受到了荣华富贵。如果跟了我，也不知道要经受多少的劳累与困顿。

“大家随便地点几样喜欢吃的菜！不要客气。”这时副主任说话了，把我从胡思乱想中给赶了回来。我拿起服务员递过来的菜本，翻了翻那里面为数不多的几样菜，便点了一个拔丝红薯，接着便把菜本递给了右边的另外一个同事。他也点了一样菜，也把菜本递给了下一个人。

在轮到坐在我身旁左边的小艾时，小艾看也不看菜本便问服务员：“你们这里有香哩蟹肉吗？”

“没有。”服务员说。

“那有水晶肘子吗？”小艾接着问。

“对不起，我们这里只有五香肘子，没有水晶肘子。”那个留着小辫的服务员如实地回答。

“真是的，你这饭店啥都没有，这还能叫人吃了！”小艾看上去很是扫兴，眼里充满了对饭店以及服务员的不屑。我便接过话茬，对那名服务员说：“那就来一盘五香肘子吧。”

菜很快上了满满一桌，很实惠，口味也蛮好的，我们便狼吞虎咽般地吃开了。小艾却拿着筷子迟迟不肯下手，最后勉强夹了几口凉菜。我就对小艾说：“小艾，你不是喜欢吃肘子吗？干吗不动筷子呀？”小艾勉强拿起了筷子，夹了一小块肘子肉，放入了嘴里。还没待她咀嚼，她就将那肘子肉吐放在了桌子上，发出不尽的牢骚：“这是什么肘子呀？样子难看，味道也怪怪的难吃死了！哪有我们科在‘德祥’大酒店里吃得好……”我用眼瞄了小艾一眼，也夹起了一块肘子肉，放入嘴里，味道并没有她说的那么难吃。不一会儿，再看那盘肘子，早已被人消灭得干干净净。

小艾是变了，从一开始刚分配的穷学生到如今的一个阔太太，又怎么会不变呢？唯一不变的，或许只有早先她在我心里的记忆，以及过去那些让人留恋的故事吧。其实，生活就是一盘水晶肘子，在你未识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它美好而让人迷恋；而你一旦熟识了，你或许就会觉得它也充满了世间的油腻，和其它肘子一样，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区别的就是它那个让人想象的外形，以及听上去让人觉得很是高雅的那个名字吧！

（作者单位：西山热电）



# 山花烂漫

(中篇连载)

□王补清

## 十九

枫林家的状况开始发生了变化。时间刚刚进入农历四月，秀云和孩子们就没有口粮了。前两年，孩子们小饭量轻比较好对付，现在不同了，大孩子没有油水的饭菜和小孩子没有奶水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枫林也一改往昔不回家也不吃饭的做法，每天按时回家到点吃饭，然后就钻在自己的房间里鼓捣折腾。至于他的那一份粮食到底在哪，对于秀云和孩子们来说，一直是一个难解的谜。有一天吃午饭，秀云看到枫林吃饭时还逗了一下三儿子，估摸着他心情不错，就说起了口粮不够吃，看能不能再想办法弄一些回来。枫林一听这话立马变了脸，他高喉咙大嗓门地喊：“你眼瞎了心昏了是不是，你们这么多张X嘴整天红哈哈的又吃又喝，有多少东西够你们吃？老子去哪里再给你们弄粮食！”秀云没有想到枫林狗脸变得快，也来了气，回敬道：“你整日间出门是人进门就变成了鬼，你敢说那些东西不是被你倒腾了！我是不想在孩子们面前说破，给

你留一张脸。你倒好，现在你吃在家喝在家，心向外胳膊肘也朝外拐，凭良心说说，你能对的起谁！”枫林知道自己的丑事已无法遁形，使横耍蛮动起了手。他先把手中的碗筷向秀云砸过去，秀云有防备躲开了。饭菜和碎碗片飞溅的满家都是。他又顺手抄起灶火圪崂的煤铲抽在了秀云的小腿肚子上，见她痛的不说话不能动弹了，才甩下铁铲，气呼呼地走了。家里的孩子们哭成一堆乱成一麻窝，他也全然不顾。一个原本可以宁静的中午，被他搅的乱七八糟面目全非了。

秀云腿疼，两天没有下地干活，家里的一切全靠两个大一点的孩子跑跳维持。第三天的傍晚，回家后的枫林一脸黑风相。他开口就骂秀云装死不下地劳动，害的全队人都说他记恨他猜疑他。秀云气的嘴哆嗦说不出话，只用怨恨的目光瞅着他发飙耍赖。枫林见秀云不吭气，也就没有了继续骂下去的劲头。他钻进东房里翻箱倒柜一阵折腾，把一个纸箱绑在那辆自行车后座上要走。秀云清楚那辆自行车就是自己守盼的最后的家底了，着急地跑去拼命拉扯，孩子们也边拉拽边号啕大哭。哭声惊动了

邻里壁舍，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枫林知道自己今天再不好这样明目张胆地拿走这些东西了，才悻悻地把自行车放回原处，然后关门自顾自睡了。

有一天，下地回来的秀云从孩子们嘴里得到一个信息：自行车不见了。她慌忙丢下锄头爬在窗户上向里观望，东房的地上，哪里还有自行车的影子。她百思不得其解，因为自行车这个大的物件，她和孩子们都照看的很紧，枫林再怎么能耐，也不可能悄无声息地把它弄走。最后，她才突然顿悟，枫林偷走自行车的通道，就是自家房屋后那个不到一米见方的窗户。这个推测，后来也得到了住在她家对面的邻居的证实。原来，枫林把自行车拆卸开，一件一件从窗孔里伸出去偷走了。那一次，他同时偷走的，还有大女儿莲儿上高中积攒下的一纸箱书籍以及女儿的高中毕业证。多年后，莲儿民办教师转制需要高中毕业证，费了几多口食和几番周折，才从枫林手里把毕业证要回来。

枫林变心出轨的两三年时间，把家里值钱不值钱的东西差不多都倒腾走了。秀云母女再也没有了任何盼头，万般无奈下，秀云决定离婚。

秀云离婚的决定，枫林还没有表示什么，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阻拦。好心人劝她说：一窝一洞的孩子，离婚后你一个人怎么养活？别有用心的她说她：枫林有执掌一队人的权力，人前人后抛头露面，你这样闹离婚，枫林的脸面往后往那搁……在枫林未置可否和等待的情况下，秀云决定先去县城民政局咨询一下离婚的具体事宜。

## 二十

那晚，下了一夜的大雪。初晴后的早晨，阳光明媚，白雪耀眼。半尺多厚的积雪踩在脚底下嘎吱、嘎吱直响。冰雪覆盖的荒原野道上，一个柔弱的女人在奋力前行，那是准备去县城的温秀云。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秀云身穿一件打了几次补丁的破棉袄，脚穿一双快露出脚后跟的黑灯芯绒棉布鞋，一身的穿着打扮，与当时的天气格格不入。但这些并没有影响她的决心。一个走投无路的女人，活下去的思想和信念，战胜了尘世间一切的艰难险阻。她每一步艰难地前行，都会在天地间留下一个深深的、清晰可见的“感叹号”。可是，只顾前行的她，完全

没有注意到身后的危险，那是一个尾随她很久很久的身影。那一刻，善良与邪恶的较量，在那个白雪覆盖的天地间悄然展开了。

近日来，枫林也在激烈的思想矛盾中挣扎、煎熬。两年来，全队喜获丰收确实与他辛勤地劳作和有力地领导分不开，同时也得益于几位经验丰富的老农们的支持。说实在的，在两股暗势力的对峙中，他这样有效地开展工作，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可以说，在工作方面，他的成绩是众所周知有目共睹的。公社领导和村支书也对他赞赏有加刮目相看。唯一有成见的是对他的生活作风问题不满意。刘云山在的时候，曾在一次队委会上含沙射影地指责过他，说某些村干部干活抢在前思想走在先，工作能力无可挑剔，生活问题却搞得一团糟，这将势必影响整个队甚至全公社的形象。他当时就觉得一阵阵脸红心跳，还一度地在心底里猜测揣摩是不是李二则告了黑状。因为那个时候，他和文爱的关系，除了李二则外无人知晓。还没有等他猜疑中理出头绪，没想到秀云会在半夜里有事寻他，事情暴露了。紧接着，他和文爱的一次幽会又被富友撞个正着。

富友这人有一股拗劲，当时现场抓个正着的时候，面对着文爱冷眉冷眼满不在乎的表情，竟然大气不敢出。可等到枫林要离开时，他却一下来了劲头，执拗地堵在门口不让路，扬言没有交代不罢休。文爱自知理亏也不敢再吭声，任由两个男人在面前拉扯推搡。两人扭扯半天后枫林脱身离开了，富友却像尾巴一样一直紧跟着他。枫林被富友的这种做法烦透了，气恼了，回家后关了房门不再理他。富友一根筋地站在房门外不走，高喉咙大嗓门地喊叫让他保证以后不再去找文爱。那个时刻，李庄村的两个男人，一个门里一个门外吵闹叫喊，惹得举村皆闻人人笑话，在那种场合下的那种事，竟然被两个男人当做了玩戏一样来表演。富友坚持让枫林出口保证，枫林却凭着那种无名火和小瞧人的脾性，誓不改口服软。他俩强势与软弱的性格反差的表现，完全没有把窑洞里的秀云和那一群孩子放在眼里。吵闹惊动了村支书宝栓，他风风火火的挤进院子，身上披的棉袄掉了也顾不上拾捡，进院就冲俩人骂开了：“你们两个怂毬样，还当这是什么光彩的事四处宣扬，真不怕丢你们家先人的脸，但凡有一个

有本事的，就该去个地方做个了结，在这院里欺负这几个可怜的娃干啥，滚，滚，该去哪去哪，再这样目中无人，别怪老子翻脸不认人。”

一场闹剧在村支书的威慑下最终平息下来。伤害的不仅仅是秀云的心，还有全家老少的脸面。强势过头的枫林从此也断了自己的回头路。晚上大雪初降，大地一片银白。他由二则口中探听到秀云将去县城咨询离婚事宜时，一个残忍的念头瞬间在他脑海里成型了。第二天早晨，当秀云踏雪出门后不久，他并尾随其后，准备给这个不顾自己颜面的女人一点颜色瞧瞧。

## 二十一

原野荒凉，白雪茫茫。远离村舍的山道上，艰难跋涉的秀云发现了后面跟踪的枫林，她的心一下着提到了嗓子眼。回想这几年来枫林不管不顾地对自己的毒打残害，想到有人或无人时他依旧那样残忍地欺凌自己的这个男人，秀云已经凉透了的心，更加冰寒刺骨了。她清楚，眼下，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寨的地方，如果要是被他堵着，自己蒙难受苦不要紧，她唯一担心和放不下的是那几个嗷嗷待哺、没有成年的孩子。这些年的磨难已经让她对一切艰难困苦都没有了畏惧之心，但孩子们现在还不能没有她没有娘啊！一想到孩子，秀云原本受到惊吓的身心瞬间有了一股力量，那是一种面对磨难坚持到底坚韧不拔的活下去的力量。她迅速看看周围，随即向偏离了道路的一处断崖跑去……

枫林一路踏雪觅迹紧追慢赶地跟随着秀云。他原打算在半路的安子沟堵着秀云狠狠地给她一顿教训，他想要秀云明白，不要像富友他们一样把自己逼得那么紧。他现在虽然有些害怕面对养活那么一大家子人的心理，也怀有离不开文爱的思想，但还没有完全想清楚以后的路会怎样走。他很想保持现状，既有自己的家庭和队长的职务，又能时刻享受到另外一个女人给自己带来的激情与刺激。说白了，他既想烧香摆供求神拜佛做一个虔诚的“圣教徒”，又想暗地里过自己苟合蛇淫颠倒迷离的生活。他这种贪图享受和不负责任的双重性格，早在李老汉活着的时候就逐步养成了。几年前，众人鬼使神差地把他推到了队长的位置上，二则又心有灵犀地把他

和文爱绞缠在一起，他竟然一度地暗暗感叹是上天对自己的眷顾和恩赐。他曾经忘乎所以地认为李庄村二队是自己可以为所欲为的天地。令他难以预料的是，秀云自从发现了自己与文爱的事后的冷漠态度以及富友不顾颜面吼天喧地的德行，把他瞬间就推到了生活的风口浪尖。生活让他不得不做出一个新的选择。二则似乎永远是他的忠实信徒，他把在自家院墙根底下蹲了半宿而偷听到的秀云将去县城的事及时传递给他，还添油加醋地送给他一句“堵住秀云的嘴，事情或许就能好办些”的话。枫林便毫不犹豫地做出了教训秀云的决定。

枫林追着追着，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安子沟的山梁。前面的秀云走得太快了，她简直就是一路疾风愣怔地狂奔。枫林看着秀云的背影，不禁有些感叹，这个女人，面对他分粮外置、分肉挂树上的种种欺辱，从来表现的是忍让迁就。他不是傻子，他明白那是一个妻子对丈夫的容忍。这份容忍，所包涵的是等待他醒悟回头的良苦用心。可惜他话说尽事做绝没有了回头的机会。现在又追撵着想伤害她，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自己的行为举止是多么地残忍和可憎。不过，开弓没有回头箭，狠了心硬下心肠来的他，还是不想放弃这个机会。等枫林从一个小山坳翻爬上来再一次寻见秀云的身影时，她已经走到了那个山崖的边缘，紧接着“哎呀”一声传来，秀云就消失在了断崖处……

秀云从断崖上跳下去了。这个坚强的女人，终于不想再面对和忍受他的欺凌。枫林站在崖畔，看着秀云滚落下去的痕迹，不由一声声地感叹一阵阵的胆战心惊。他不敢也不愿意多停留，仓惶逃回了村里，一头钻进文爱家一宿没有露面，完全没有顾念生死未卜的秀云和留在家里的一群孩子的死活。

## 二十二

三天后，气温回升云开雪消。李庄村泥泞的村西路口，一身草绿色服装的邮递员老宋，吃力地蹬着那辆伴随了他十多年的草绿色自行车进了村。他把自行车支在村口的路边，一边用树枝扣挖沾嵌在刮泥板里的泥沙，一边对围观在身边看热闹的孩子说：“快去叫李枫林，法院有他的传票。”

秀云没有死，死里逃生的她，成功地告发了李

枫林抛妻弃子、妄图残害生命的无耻行径。那天，县民政局值班的姚主任听完她的第一次供诉后，竟然不相信地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他告诉秀云说，自己和刘云山是高中同学也是好朋友，他曾经在一次饭局上听过刘云山夸奖李枫林队长能干会干的话。他认为，枫林即使有外遇，也不会像秀云所说的那样反目无情六亲不认。后来，他竟然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秀云说：“是不是你嫌弃枫林想撵他出门？”秀云心如刀绞无以为答，她呆站在那里，只能咬着牙无助地淌眼泪，现实与想象的巨大落差完全把她击垮了！

这时，站在一旁的邻村大队队长榆栓实在看不下去了，性情耿直的他，毅然挺身而出，义愤填膺地再次陈述了一遍枫林的种种罪孽。两天前，这位，榆栓与本村的羊倌，为寻找前一天队里丢失的羊，从深沟的半山腰救起了挂在树杈间的秀云。从那一刻起，他彻底看透了李枫林猪狗不如人面兽心的真实面目。今天，他又不顾一切陪秀云一起进城申诉冤屈，完全是出于一种捍卫道义拯救善良的正义之举。那个姚主任不敢再耽搁了，他挂通了刘云山副县长的电话。刘云山又一个电话打到李庄村公社核实情况。

听完公社汇报的刘云山一脸严肃满脸怒容，他同情秀云的遭遇，恼恨枫林的不争气。他指示民政局和法院：一定要认真对待李庄村的这件离婚案，这不仅是关系到秀云和8个孩子一大家人的生存问题，也是诠释正义捍卫正道的有力之举。最后，他惋惜地对众人说：“枫林是一个当队长的好苗苗，可惜做人做事心忒狠！也怪俺，当初咋就没有发觉他的这股子畜生劲头！就让他自食其果自生自灭吧。”

第二年，1977年的夏天，干旱少雨，大地炽热。秀云和枫林的离婚案终于画上了句号。至此，李庄村孩子最多的一个大户人家土崩瓦解了。

作为全县孩子多、窝户大的离婚案，李庄村、李枫林和温秀云一度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讨论的话题。明面上，李枫林被免去队长职务、净身出户看似吃了亏，实质是他独自拥有了近几年两个人（包括大姑娘莲儿的补助）的口粮以及生产队的现金分红。而拥有所有家产和8个孩子抚养权的秀云，完

全是空守了一个家徒四壁空壳的家：外债280元、孩子大小9人、盆空瓮空柜子空。那天晚上，从这个初次面对离异的大家庭里，传出来的先是哭声，然后是笑声。尽管没有一升下锅的米半碗做饭的面，而围坐在从县城赶回来的秀云身边的孩子们，却是一个个破涕为笑喜不自胜。他们一直担心害怕失去的母亲又回到了他们的身旁。他们似乎没有在意那一晚家里揭不开锅没有饭吃的景况，但他们已经品尝够了那个父亲在家时的无情与可怕，那是一个个令全家人敛声静气提心吊胆的日日夜夜。

那一夜，秀云和孩子们尽管饥肠咕嘈含泪而眠，却睡得很香很稳，谁都没有听见半夜里骤然而至的风声和雨声。

也就在那一夜，入夏后干旱一个半月的庄稼地，迎来了第一场夏雨的滋润。

天亮后，雨由大变小，依旧滴滴答答没有停息的意思。雨淋地湿无法下脚入地，李庄村男女劳力又享受到了一个难得的休息日。秀云和孩子们起来后便没有消停过，家里陆陆续续来探望的男男女女，为这个贫穷而残缺不全的家带来了生气和希望。他们接济孩子们的半碗米，几斤面，半袋土豆或几个玉米棒子，成为这个一贫如洗的家维持了将近半个月的伙食，给这个一贫如洗的家增添了无限的真情和温暖。从那一天算起，秀云开始了长达9年一边下地挣工分劳动、一边抽时间跑村串户借粮养活孩子们的生活。她春借粗粮秋还细粮，夏借土豆秋还高粱，她奔波的身影，走遍了月泉沟的家家户户大村小舍；她的诚信善良与坚强，传遍了月泉沟的沟沟坎坎梁梁峁峁河沟河岔。

## 二十三

一位伟人曾经说过，人分三类：第一类是只顾自己，只为自己活着的自私自利的人；第二类是为家人，为亲朋好友而活着的普通人；等三类是为广大民众谋福祉，为大众活着的特殊人。月泉沟李庄村人，把这些人生的含义演绎得惟妙惟肖入骨三分。

被免去了队长职务的枫林，破罐子破摔，威逼利诱文爱和富友离了婚，又硬生生地拆散了一个6口人的家庭，在与秀云离婚还不满周年的时候，俩人就苟合在一起。只是他永远没有拗过文爱的要求，

和富友一起承担起了养育她家4个孩子的“重任”。而对自家的8个孩子，不管男女大小，他从来没有再过问一声他们的情况。

一天，枫林手里拿着两个“油丝饼”去富友家，路过“Y”字路的交叉口时，他家6岁4岁最小的两个孩子正好在那里和一群孩子玩耍，有人便撵掇4岁的小儿子上前抱住他的腿要饼子吃。枫林把饼子背在身后，始终没有拿出来。等到文爱叫他，挣脱孩子急匆匆地走了。5分钱一个的饼子，俩个不省人事的亲骨肉，在李枫林面前就这样严重失衡了。村里人看不惯，称他是“铁心肠”、“硬心汉”他也置之莫闻不置可否。他在李庄村东街头购置的一院地方，知情人透露，价格3000多元。三年后，枫林又变卖了村里的房屋搬到县城居住，据说，他当时所有的家资接近万元。而他留给秀云和孩子们的那280元的外欠，秀云足足6年才还清。

二则去枫林那里串门回来，进门就骂桃兰不收拾家，说人家那家齐齐备备什么都有，又收拾的干净。桃兰立马翻了脸，回骂他黑心烂肺驴肝肺，窃搅了东家又祸害西家，还挖苦说他是眼热枫林过的好日子。二则一来是被说到了心病，二来又怕自己的丑行被隔壁的秀云听见，骂骂咧咧挤眉弄眼地跑过去想堵老婆的嘴，桃兰以为他的驴脾气又起来了想打人，赶在他近身前一脚踹在他的裆处，二则死猪一般抱着裆嗷叫着，好半天才缓过劲来。从此，他的下身一碰桃兰就服了软，再也弄不成事。

若干年后，李二则家结婚不到两年的二儿媳，因他儿子在外打工长时间不回家难耐寂寞，又好奇想看看老公公起不来的东西是个啥模样，并有意无意地对他勾眉搭眼秋水点波，二则心神领会，趁一天半夜起身给牲口添加草料的当儿，爬上了二儿媳的炕。事可能是弄成了，丑事却被老婆和大儿媳发现了。他却像一个偷吃了腥的猫一样不能自拔，时常顶着骂声夹着尾巴做事。一次，趁桃兰外出，他又偷偷地在儿媳身上使劲，没想到老婆突然返回，在院子里哭嚎着谩骂。二则受了惊吓，一下子从儿媳身上翻滚下来闪了腰，再也没有直起来。从此，他出门上街一手拄一根木棍“四条腿”走路，龉龉的模样再也没有人待见，走哪到哪都是指点说笑他的声音。

有人看二则这个模样，旧事重提，说他是以前

毁坟破穴遭了报应，祸害了枫林一家也害了自己；也有人说不人品决定人性，二则枫林本来就是人品低劣家教不全，如今这样的结局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众说不一的争执，像忽起忽停的旋风一样，在土墙根背风处或暖阳下晒太阳的人们中间传播一阵后销声匿迹了，到底有没有给人们的生活留下任何实质性的意义，谁也说不清。

侯三重新当上了二队的队长。几年来跑前跑后任劳任怨磨炼的他，已能完全胜任了队长这个职务，也学会了需要在领导面前沟通在大伙面前领头干活的角色。有人说他变实诚了，有人说他学精了变得贼滑了。他特别憎恨枫林的为人处世，同情秀云和孩子们的遭遇，每次分工干活总要瞅机会照顾秀云。他清楚，在地里舍死拼命干活的这个可怜可敬的女人，回家后还要忙碌和操劳那么一大家子人的生活。他知道秀云外出借粮孤苦伶仃远近没个准点，就告诉秀云，只要去外村借粮，就去拉队里空闲着的牲口。因为借牲口给秀云，队里有些人提出了异议，反对最强烈的是李二则李枫林和一些张姓的社员。侯三起先充耳不闻不置可否，被他们逼急了便大声训喊：“这些本来就是有些‘牲口’该干的事，现在让这些‘牲口’顶替的干了，你们还在这里吱哇嚎叫个甚！”副队长肖安云也在一旁打哄帮腔：“如果你们谁家也想这样使唤队里的牲口，干脆回家离婚得了，我们侯队长肯定也会让你们把‘牲口’牵走。”众人哑然，从此再不敢为此事表露只言半语。

离婚后的生活，对于秀云和孩子们来说，看似不幸，实质上是一种解脱。秀云18岁经人介绍嫁到李家，生育儿女8人，到37岁离婚，与枫林共同生活19年。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作为丈夫的枫林，自始至终没有真正担当起自己的职责。老爹活着的时候完全依靠老人，养成了懒散的习性。老人下世当了队长，也没有安安分分把心思放在家里和孩子们身上。他瞎眼认亲人任由二则耍弄摆布，劣质的本性加上二则别有用心心的蛊惑撺掇，最终毁了家害了众人。

以前，因为有他在撑着家的空架子，说起家里缺粮断顿孩子们挨饿，没有人相信。他时常在外面吹嘘的那些大话，完全蒙蔽了人们的眼睛和同情心。再说，同样饱受艰难的人们，怎么能相信队长的家里竟然有揭不开锅的状况。直到离婚后，那个

由枫林鼓吹起来的空架子轰然倒塌了，显露出来的是一个孩子多困难大一穷二白的穷家。好多人都为秀云和孩子们捏了一把汗：这么窝重食口的人家，单凭一个女人咋能支撑下去？好在秀云没有倒下，她用自己柔弱的双肩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孩子们也争气，把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的那个“早”字，更提前到了一个新的层面：三姑娘13岁跟队下地挣工分，大儿子14岁开始给队里放牲口。三儿子12岁挑水、扫院、担土垫圈侍弄家。三儿子个子比较矮小，他需要把扁担链条在扁担梁上缠绕几遭才能架起水桶担起粪土。

尽管家贫事多困难大，秀云始终坚持让孩子们上学读书。她经常说，自己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才这样遭罪，希望孩子们将来能过得比自己强。正是有了这样的信念和坚持，她不顾春累秋忙，总是想方设法先让孩子们去上学。而她一个人却是常常累的直不起腰。在她的坚持下，家里除二姑娘、三姑娘没有上学读书，其余都是初中毕业。这个状况，在当时那个年代那个家庭，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秀云和孩子们相互依存相依为命，艰难地在岁月的长河中煎熬、跋涉。为了孩子，她半夜三更独自一人去外村叫医生给孩子看病；为了孩子，她把借粮的脚印留在了离村40多里路的远村外舍；为了孩子，她在借粮道碰到过狼，人和狼整整僵持了一个上午；在砍柴的野山坡受到狐狸惊吓，从此落下了夜畔恶梦惊扰的症状。她满口的牙齿在大儿子当兵走后的几个月里被气撸掉了；她满头的乌发在离婚后的几天里一夜花白……她为家为孩子们所承受的一切，远远超出了一个女人所能承受的范围。就连村舍里打架的两口子也时常拿她做对比：男人骂女人顶不住秀云的一个脚趾头；女人骂大男人不如秀云一个女人有胆量有肚量有能耐。每每听到这些，秀云唯有苦笑，蛇在窟窿蛇知道。她的苦楚，只有夜半人静时她流淌的愁苦的眼泪知道，只有独自一人行走在借粮山道上时她害怕的浑身冒出一身接一身的冷汗知道……好在孩子们懂事听话，他们始终坚守与人为善的秉性，在磨难中历练在艰难中前行，善为人勤为事慎言行忌恶狠，把母亲做人做事无愧于心的品质根植于心。多年后，全家8个孩子个个成家立业儿女满堂。他们就像漫山遍野盛

开的野山花一样，吐尽芬芳萱春意，丹心一片向阳开。

## 二十四

1996年农历三月13日7时，63岁的秀云终因劳累过度积劳成疾离开了人世。她留给孩子们报恩乡亲回馈社会的遗训，成为了孩子们和后辈人的家风家训。她的丧事，遵照她生前从简从速的意愿如期进行。她的死举村动容百人嚎恸，前来送纸烧香吊唁的人，足足有几百人。秀云入土为安的第二天早晨，当上坟抡墓的孩子们来到她的坟前时，那坟莹里前一天还缀满花蕾的满地的野山花，竟然在一夜之间花开烂漫香气怡人了。

春天来了，李庄村的又一个春天真的来到了。孩子们一个个拜倒在母亲坟前，阵阵哭声，在春天的山野间，久久回荡……

## 二十五

19年后，青山携外省籍妻子淑云回乡扫坟祭母。

他们在老家小县城逗留，夫妻俩穿梭在人群中漫无目的地闲逛。小城街道上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小摊位和土特产摆满了街道两侧，叫卖声叫买声此起彼伏嘈杂纷乱，呈现出一种土色土香的繁荣。

重返故土，老家日新月异的变化，让青山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欣喜和伤感，他在心底里默默念叨：娘啊！娘！可惜您老人家走得太早了，看不到了老家越变越好！淑云远道归来初涉异地，对老家点点滴滴的事物都感到新鲜新奇，趁着青山与路遇的熟人拉呱闲聊，她竟然跑到一个小摊前买老家的土产炒麻子。待青山作别故人赶过来寻她，妻子已经把一张50元的人民币放在了摊位前的杂货上，等待着小商贩称重找零。一个老人正用一个旧军绿色茶缸舀了满满一缸子炒麻子往秤盘里倒，一双颤巍巍的手微微抖动着，似乎为一张大钞能出现在这样的小摊位前感到激动和兴奋。

青山站在摊位前，无意间抬头一看，怔住了，多年来不曾谋面的枫林竟然与自己在这个场合相遇了，他的邈邈与老态，青山无论如何不能够与自己印象中那个不顾一切不可一世的负心的亲爹老子联



系在一起！刹那间，他心潮翻涌百感交集，苦辣酸甜齐聚心头，感觉冥冥之中始终有一双眼睛盯着这个人世间的善良与残忍，仁义与邪恶，忠厚与自私，任谁也躲不开逃不掉那或早或晚的因果报应，正可谓“举头三尺有神灵……”

青山呆愣片刻，一把拉起妻子的手，扯拽着她不顾一切地离开了小货摊。淑云不明就里一脸绯红满面迷茫，一边扯扭着想挣脱丈夫的拉拽，一边急切地喊，钱，钱，钱还在那里留着呢！

身后的李枫林，眼瞅着两个年轻人钻进人群半天不见踪影，他既纳闷又新奇，心里默默嘀咕：现在的年轻人忒任性，一张大票子，说不要就不要了。他再次向俩人离开的方向瞅瞅，毫不犹豫拿起那张纸币，老眼昏花地迷瞪着双眼，对着太阳光左照照又照照，一时竟然不敢辨别那张50元正版人民币的真假……

## 后记

清明时节，青山上坟扫墓，为亡母秀云焚烧了自己写给母亲的第一篇祭文，算是兑现了他十岁那年对母亲秀云许下的诺言：“娘，我长大以后，一定要把您的辛劳写下来！”

### 《山村》

——谨以此诗献给思念的母亲

晨雾浸裹了山麓  
 封闭着山路 陶冶了山树  
 甜美的梦境  
 迷醉了乡邻们憨憨的睡容

母亲的脚步声  
 敲醒了 熟睡的山村  
 一把柴禾  
 一碗小米  
 山村的情意  
 随炊烟袅袅  
 伴芳香沁心

辛劳永远属于山里的女人  
 母亲柔弱的双肩  
 晨挑清泉两眼  
 暮负乡俗乡愁的沉重  
 日月轮回 岁月沧桑  
 从脚步轻盈到步履蹒跚  
 山村故事  
 在时光流逝中延续

季风染透了青丝  
 山风述说着艰辛  
 游子的身影  
 又拉长了亲情的思念  
 病魔蚕食善良和宽容的日子  
 村口守望的老树  
 总和母亲组合成一道风景  
 匆匆相聚的记忆中  
 母亲的微笑已成为世纪的永恒  
 山村 便成为了昼思夜想  
 却又不愿触摸的泪痕……

【完结】

（作者单位：马兰矿）

## 西山文联潘洪科荣获市民间文化艺术终身成就奖

2020年6月30日，西山文联潘洪科在太原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召开的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上，荣获市民间文化艺术终身成就奖。

多年来，潘洪科用手中的笔，一步一个脚印，创作出版了八部文艺著作，他的作品多次获全国煤矿、省、市级多个文学奖项，深得人们的喜爱，为全省和太原市的民间文化艺术事业做出了贡献。

据了解，太原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简称市民协），是全市专业和业余民间文艺家的联合组织。终身成就奖是在某类（项目）中做出重要贡献并得到广泛认同的艺术家所颁发的奖项。这次代表大会共评出终身成就奖12人；杰出贡献奖19人。

会上，潘洪科被聘为太原市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

（郭秀红）

简

讯

# 上庄村的春夏秋冬

(中篇连载)

□ 赵维勇

上庄村是一个有着 3000 多人口的大村子。没有人认真地考证过她的历史。但据一位文化学者讲，在这一片土地上，也许每一块土坷垃的背后，都有些历史的渊源。据说明朝时，村里出过一位解元，后来在杭州还是什么地方，做过知府。现在的解元院依然屹立在村子的东头。虽然有些破败，但那高高的砖墙，仍然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虽然有些寒碜，但却直直地挺立着。据上了年纪的人讲，解元院门前原来有一根高高的石制旗杆，后来也给毁坏了，从此解元谢家就真的败了，男丁特少，好几门都绝了户。

上庄村不算太大，但村东村西的居民却有着不小的差别。东边做买卖的多，在外面干事的人也多，自然有钱有办法的人就多；村西却大多是靠苦力吃饭的，自然是受苦的人占大多数。因此，从古到今，东边的村民们总是被人高看一眼，连找媳妇，村东头的小伙儿似乎都比村西头的小伙儿有了一些优越的感觉。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村西头二妮她哥刘世明，考上了省里的大学，成为上庄村历史上第一个大学生，这种风气才稍稍有了些改观。

村子中间有一个叫后院庙的地方。其实早已没了什么庙，只是留下的那一片空地，冬天能晒太阳，

夏天又有几棵大树遮阴，再加上地处村子中间，便成了村民们说话聊天，抽烟看景，传话捎音甚至是吵嘴打架的场所。

—

三月的天，总是阴多晴少。今天好不容易天光放晴，在家闷了几天的王老六、张五才、李小夏几个闲人，一大早便聚在了后院庙聊天。李小夏三十多岁，在这几个人中年纪最小。整天游手好闲也没个正干，但偏对村里的趣闻俚事，兴趣颇浓。整天问东问西像个包打听。王老六年纪最长，而且年轻时走南闯北见过些世面。因此，只要有王老六在，李小夏总会出现，而且总是一副毕恭毕敬很崇拜的样子。

六叔，你说谢解元的官大还是二妮她哥刘世明的官大？听说最近刘世明又升官了，当了什么水利厅厅长？小夏问道。王老六吊起嗓子骂了一句憨怂娃，啥也不懂，谢解元是明朝的官，刘世明是现在的官，怎能拿到一块比？紧接着他咳了两声，清了清嗓子，直等张五才也收住他那东张西望的眼神，把脑袋也好奇地凑过来，王老六才故作高深地把右手举在半空中，一字一板地说，解元是啥？《唐伯

虎点秋香》看过没？唐伯虎唐寅，就是解元。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全省的高考第一名，有多厉害？刘世明是啥？乡里的状元，连县里的状元都差一大截哩，不能比。

李小夏怯怯地说，谢解元当过知府，应该是省部级；王世明是正厅级，好像还是王世明的官小一点。

王老六低头喝了口水，正要反驳，突然看见跑过来一个人，急匆匆地说，大家还不知道吧？昨天晚上村里的井给爆啦。大家都感到很吃惊，好好的怎么会爆井呢？这大家吃水可就困难喽！

大家正在三言两语地议论，小夏却突然没有了声息。大家还以为他又要发什么癔症，就都把目光集中在他的脸上。只见小夏举着手说，看，村长来啦。大家顺着他的手一看，果然看见村长李存可向这边急步走来。

王老六忙从怀里抽出根纸烟递给村长，李小夏也挺有眼色地掏出打火机给村长点上。井怎么就爆啦？大家都很惊奇。村长纠正说，不是井爆啦，井怎么会爆呢？是抽水用的变压器给烧啦！那换个变压器得多少钱？大家都关心地问。少说也得三、四万。问题是这几年队里恹恹地，实在拿不出这多钱。这可如何是好？一时间大家都流露出一副挺焦虑的样子。

李小夏先开口啦。他指着村西头说，找找二妮她哥，水利厅厅长哩，还不给村里办点好事？村长一摊手说，我也是这个意思。这不现在就是想去刘厅长家走走，只是二妮她妈太犟，怕说不动。如果老太太肯出面儿，二指宽的一张纸条条就解决问题啦！不多说啦，我这就去，李存可说。刚要走，又回过头来对王老六说，六哥，你看我这村长当的，快成球丐帮帮主啦。逗得大家都笑了。

望着村长那远去的背影，老六叹了一口气说，唉，大家都不易啊！

后院庙的人越聚越多，大家都在议论爆井的事。上庄地处黄土高原的腹地，经常天旱少雨。以

前村子里有几眼老井，慢慢地都废啦。用水浇地那是妄想。十多年前在北门外打了一眼机井，然后大家又集资，在村里铺设了管道，家家院子里又都修了储水池，居民饮水问题算是解决啦。如今这井一坏，吃水可就困难啦。七嘴八舌，群龙无主，大家都没了办法。

不大一会儿，村长李存可回来了，大家都急忙围上去。怎么样，二妮她妈是什么态度？唉！村长叹了一口气失望地说，老太太不给面儿，一句世明是公家的人，村里也是公事，公对公我是不能出面的。一句话，撞南墙上啦。大家也都面面相觑，倒觉得这时候的李存可，比自己还可怜。

不说啦，总会有办法的。村长提高嗓门对在场的有人说，大家放心，有上级领导的支持，有两委会的努力，困难总会解决的。说到这，他指着张五才喊道，来，五才，来段《张连买布》，活跃一下气氛。

张五才被大家推到场子中间的一块石头上，看了看周围的村民们，不紧不慢地说：“他推哩，你抗哩，把老汉我推到当场哩，不会唱得才想哩……”算是一段开场道白。接着，一段眉户清唱便响了起来：

清早间上大街卖布换花，  
布卖了六百钱正要回家。  
谁知道半路上出了拐岔，  
偏不偏碰上了朋友老八……

一段唱完，还是迎来了不少掌声。李存可说，大家聊吧，我再当我的丐帮帮主去。说完就向外走去。这时只见王老六急忙拉住李存可，对到他耳朵边说，不想找找这个人？也许是个路子。李存可问，谁？王老六神秘兮兮地说，王好愉王老师。李存可反问道，行吗？那老头也是个犟人。老六说，死马当活马医吧。村长点点头，走了。

李存可一走，气氛也就散啦，大家也就都各忙各的去啦。剩下的还是原来王老六、张五才、李小

夏等五六个人。李小夏对着五才说，你就不能换个唱段？每次都是张连买布这一出。五才还没说话，王老六就又骂上了：你娃懂个屁，你以为张连咋啦？我告诉你，二十来岁听张连，你觉得那是个笑话；四十来岁再听张连，那是一把子的心酸；到五六十岁再听张连，那就是我们自己。张连还有个布卖哩，你娃除了整天卖个嘴还有啥？真是的……说着，叠起地上的马扎，端住手里的杯子，气汹汹地走了。其他几个人张着个大嘴听着，见王老六走了，也就无趣地散啦。

## 二

王老六所说的王老师大名王好愉，早年毕业于临汾师范，是刘世明高中时的班主任老师。那时，十六岁刚上高一的刘世明长得又瘦又小。穿着父亲退下来的一条蓝裤子，半个身子都装了进去。走路来蹦蹦跳跳的，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似乎小了不少。

那时的学生生活非常艰苦。学校有食堂，但并不做饭。学生们每周回一次家，背上一袋子玉米面窝窝头，外加一瓶辣子酱或咸菜，便是一个星期的食物。每天，学生们把自己的馍馍、红薯之类的东西装进一个大网兜里，送到食堂的大笼上，食堂负责蒸热蒸熟。开饭的时候有时拿错了，或是被别人拿走了，这一顿可就没了饭吃啦。当时学校里有一段顺口溜形容学校的饭菜：氢二氧，伴南瓜，外加一点氯化钠……其实，真能吃上一顿南瓜，那就是过节啦。

刘世明虽然其貌不扬，但学习成绩在班里却是拔尖，再加上又是同村，因此王老师与刘世明，总感觉比别人亲近了一些。但是说老实话，两个人的关系也就是比别人略略近那么一点儿。王老师呢，是个犟人，心里有什么想法，一般也不会挂在嘴上；刘世明呢，半大小子，心智基本上还是个孩子，因此也不会主动地去迎合什么。因而两个人的关系，就这么不温不火。

真正使他们关系进一步升华的，是在高考之后。

那会儿高考还是在七月。刘世明不负众望，考出了全班第一名，全年第三名的好成绩。然而进入八月，世明的心却一天急似一天。好几个比他分数低的同学都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而刘世明却一直没有消息。刘世明坐不住了，骑自行车，往学校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也没有消息。而比他更着急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他的母亲薛金花。

薛金花是个苦命人。丈夫除了给他留下二男一女三个孩子，正当壮年却已去世。三个孩子中世明是老大，脑子快学习好，从小在班里便没落后，被同学和老师起了个绰号——化学脑子。老二是个女孩，从小脑子就不够数，说话疯疯癫癫，名子大家也记不起来了，都叫她二妮儿。老三是个男孩儿，名字叫刘世俊。智力是没问题，但天资一般。上了几年学，凑合着初中毕了业，便回乡务农啦。学了点泥瓦匠的手艺，勉强糊个口。因此薛金花最大的愿望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老大世明考出去。现在儿子考了这么高的分，怎么就不来通知呢？

正是暑假，王老师也在村里。这天一大早，薛金花便买了些点心之类的礼品，外加一块她自己织的花花布，同世明一起来找王老师。

王老师家住在村东头，与解元院隔一条巷子。一进门看到王老师正在翻晒院里的干草。看见世明和他妈，不用说，王老师也明白他们的来意。因为这两天他也在为世明的通知书纳闷哩。

王老师把他们娘俩迎到屋里，王老师的爱人忙倒了兩杯热水过来。看见放在桌上的花布，先不由地心生欢喜。呀！薛嫂，这是在哪买的呀？真够雅致的！金花忙解释说，妹子，不是买的，是我自己安的。是吗？早就听村里人说您手巧，果真是了的。

王老师从嗓子眼里咳了一声，两个女人都知道要说正事了，也就很快结束了闲聊，安静了下来。

世明这个事吧，还真是奇怪！按说通知书早就该来啦，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说着，王老师眼

睛转向天花板，似乎陷入了沉思。两个女人也一下子变得忧愁了起来。

好愉，你一定要帮帮世明，这可是咱村第一个有可能上大学的学生，也是你的得意门生呀！王老师依然看着天花板，并没有说话，只是伸出右手轻轻地向下挥了两下，屋里便再没有人说话了。

王老师这样的姿态和神情别人是不熟悉的，刘世明却是再熟悉不过的。两年来，王老师每次上课，遇到什么难解的习题，他就是这样：先自言自语地问一句，那么同学们觉得下一步该如何进行呢？然后脖子一仰便望起了天花板。像是沉思，又像是在等待大家地回答。

课堂上的刘世明是有办法的。他会快速地调动自己的思维，与老师的思维相碰撞，然后说出下一步的思路甚至答案。如果不对，王老师会伸出一只手，像刚才那样，朝他轻轻地挥两下，意思让他安静。如果是正确的，老师会慢慢地收回仰视的脖子，然后逐步地变成俯视。随着视角的变化，老师的表情也由严肃变得有了一点喜色，重重地说一声：对啦！似乎憋了很久的一口气，终于呼了出来，教室里的气氛也就一下子轻松了起来。

而此时此刻，面对着这熟悉的场景，刘世明却不知所措。他感到自己像个局外人，在观看一场大人人们的表演。

几分钟沉静之后，王老师终于收回了视线。只见他慢慢地说，世明他妈，是这，明天我去趟临汾，文教局有我个同学，我给咱先摸摸底。只见妈妈又是点头又是称谢，脸上一会儿紧张一会儿又欢喜地变化着，直到他们被王老师夫妻俩送到门外，一再挥手告别，世明也没能读懂妈妈脸上万花筒一样变化万般的表情。

第二天天擦黑，王老师终于从临汾回来了。他是先骑自行车到了乡里，然后再坐班车去的临汾。回来也是这样的程序，只是与去时正好相反。王老师一跳下自行车，早已等候在王家门口的薛金花和刘世明就赶忙迎了上去。王老师的爱人也赶快把院

门完全打开，让丈夫把自行车推进院里。迎着刘世明母子那期待的目光，王老师一边支好车，一边拿下套在车把上的黑皮包，对他们母子说，走，回屋说。

回到屋里，四个人仍然按昨天的位置坐定。王老师爱人给他们三人每人倒了一杯水，然后也坐到了桌子边。三个人急切的目光都投向王老师。王老师喝了一口水，然后又陷入了沉思状，目光转向了天花板。两位女人心里真急，但又不肯作声。一分多钟后，王老师终于收回了目光，满脸依然严肃。他把目光转向薛金花，直瞪瞪地看着她。王老师爱人的目光也慢慢地从丈夫的脸转到世明她妈的脸上。看着两人惊异地对望，她又把目光转移到丈夫的脸上，有些不知所措地在两人之间来回切换着目光。

薛金花被王老师这样盯着，心里发起了毛。这时候，只听王老声以凝重的口吻开言了。世明他妈，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一定要如实地回答我。发了毛的薛金花忙点着头说，你说。王老师问，你丈夫是得什么病去世的？这……薛金花被王老师这么一问，心里不由得一紧。说，王老师，怎么问起这个？

王老师严肃地说，这个很重要，你告诉我。薛金花的目光慢慢地从王老师的脸上移开，然后抬起头，缓缓地说，当时县医院诊断的是胃癌。怎么啦王老师，难道是娃也……还没说完，就被王老师打断了。王老师说，要是这话应该就问题不太大，体检表上刘世明是心律不齐，大夫怀疑心脏有问题。薛金花着急地说，世明没有心脏病呀，每天能跑能跳地。王老师附和着说，我觉得也没问题。

他转过脸来问世明，那天体检时是不是剧烈运动啦？世明低下头，不好意思地说，那天几个同学在医院楼道里追跑，我还摔了一跤。薛金花着急地说，你看这孩子，什么时候还打闹哩。然后又转过脸来，对王老师说，王老师你看怎么补救呢？王老师说别急，文教局的领导说，让联系一下县文教局，在县医院再体检一下，要是没问题，就没问题啦。

几天后，刘世明在王老师和妈妈的陪同下，来

到了县医院，结果一切正常。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路过火车站时，刘世明给妈妈和王老师说，他想进站里看一下，看有没有火车经过。他说他还没见过火车哩。说得王老师和薛金花都笑啦。

三个人就站在铁道旁。等了好半天，终于有一辆火车呼哧呼哧地从远处开来，又呼哧呼哧地开走了。火车开过时带起的风，吓得三人不由得后退了几步。世明高兴地对妈妈说，妈，我数过了，二十四节车厢。世明妈高兴地对王老师说，你看这娃，都十八岁了，咋还像个孩子。王老师也开心地笑了。

没几天，通知书来了，省里最高学府。村里人知道后都挺高兴。大家说咱上庄村不仅有解元，又出大学生啦！特别是村西头的居民们，更是自豪得很，一碰到村东头的人，就要炫耀一番。

临上学的那天，是弟弟世俊、妈妈还有王老师一起送的世明。薛金花的意思是娃没出过门，坚决要送到县城里，等世明上了火车再回来。可刘世明硬是不让，说几个一同考到太原的同学都说好了，大家在火车站集合，放心好啦！所以，三个人把世明送到了位于乡里的长途汽车站。

等车的时间里，大家都轻松。薛金花对刘世明说，世明，将来有了出息，可不能忘了你王老师。这次要不是王老师跑前跑后地帮忙，你娃哪有这上大学的福呢？听见了没？世明看着妈妈，再看看王老师，高兴地说，谢谢王老师。

待了一会，薛金花又凑到王老师跟前，低声说，王老师，你看你帮了这么大的忙，也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王老师淡淡地说，不用客气，都是你娃的造化。薛金花又压低了声音，近乎耳语地说，王老师，我有个想法不敢说，怕你生气。王老师不客气地说，有什么嘛，你说。王金花看着王老师问，你和妹子咋不要个孩子呢？两个大人将来老了多孤单。王老师望着远方并没有回应，但表情似有几分凝重！王老师，要不你把世明认个干儿子吧？说完，薛金花用眼瞄着王老师。王老师慢慢地转过头，朝薛金花

笑了一下，没有明确表态，薛金花也不好意思再说了。

车来了，二人少不了又是一番嘱咐。等车开远啦，他们才骑自行车，向村里走去，一路无语。但从此之后，王老师感觉同世明的关系，似乎又进了一层。

### 三

爆井的事，虽然已过去两天，但还是在上庄村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家家户户都有储水池，平常停个电呀啥的，断个三五天，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这次却不一样。

一是不知道啥时间能修好，感觉心里没底，有一种恐慌的情绪。再一个是村里一些磨豆腐、打粉条、作油粉的买卖户，因为用水多，池子里的水就快见底儿了，便着急了起来。而对于那些过生日、结婚办喜事的人家来说，可是个大麻烦。这不，村东头的贾来发家招女婿，今天正好是正日子。亲戚朋友来了一院子，供水成了关键。因此，从昨天开始，来发便找来两辆拉水车，套着两条毛驴，不停地派人去邻村拉水。

来发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姑娘。姑娘大啦，本来找婆家也是正事，但来发说必须招亲。姑娘有点不乐意，来发经常又哄又吓的。有人也劝他，都啥年代啦还招亲！男孩女孩还不都一样？来发却有他的老主意。什么儿女都一样？你有儿子，说话不腰疼。以后咱老啦、瘫啦，动不了啦，躺到人家姑娘家，那算啥？招女婿就是儿，躺到他家，他就得孝顺咱，多得劲？多志气？可别傻啦，生儿生女都一样，都是革命后来人，哄谁呢？

王老师退休之后，便搬回了村里住。他家没有地，退休金两口子每个月万二八千，也不用为生计发愁。平常除了在村里转转，察访点人文世故，最大的事就是坐账房。王老师人缘好，去乡中学教学前又曾在村子里当过老师，因而不管走到哪块，不分男女老幼，都是王老师长王老师短的，很亲切。

要按辈份就乱啦，有的七八十岁的老汉，还管年轻的后生叫小叔。有的人是叫儿子叫老弟，称他父亲却是老兄。为了这，闹过不少纠纷。特别是一喝酒，村民们便经常争得面红耳赤。你表妹嫁给我大表姐家娃，你说你叫我啥？最后只能有一个年长点的长者出面，劝解道，不要吵啦，各论各的，各论各的，大家才能平息下来。唯独老师这个称呼好，听起来顺耳。

坐账房轻松，而且在村里威望也高。特别是这几年，具体收钱记账的活也都有小辈们干了，王老师一脱鞋一上炕，那对主家来说，就是面子。但有一样活是王老师推不掉的，那就是编对联写对联。不管红事白事，过生日搬新家，王老师都能根据主人的身份、爱好、家庭特点，编出既贴切，又文雅的对联，直惹得一些外村来的亲戚们，啧啧称奇。因此王老师在当地的文人圈里，也有不小的知名度。这不，来发家招女婿，大门上的对联就出自王老师之手。上联是：“快婿乘龙，来发活得志气。”下联是：“玉女招亲，贾门喜添人丁。”横批是：“天随人愿。”书写用的是米南宫体，王老师的手迹。

村长李存可站在贾来发家门口，一边念着对联一边欣赏着书法，不由得竖起大拇指连声说，好！好！这时候李小夏等几个干活的，看见村长站在门口，赶忙迎出门来。门外的人看见李存可连声说好，也都围了上去。李存可高兴，对大家说，来发这回赚大啦，你看这对联，喜添人丁，不仅今天能用，明年孙子过满月都不用换啦。逗得大家一阵大笑。

里面早有人报于主家。来发连忙往外走，与刚进大门的李存可碰了个迎面。来发赶忙拿出烟递给李存可，边上有人早掏出打火机给点上了。村长吸了一口，刚才还嘻嘻哈哈的脸，一下子就颠了下来。用烟指了指贾来发，气愤地说，你娃耍大啦，这么大的事你不告诉我。你娃放不下了。来发赶忙点头赔不是。主要是知道您忙，不敢惊动您。这两天井上又出事，听说你忙的，不敢打扰你。李存可扫了一眼围着的一圈人，提高嗓门说，球！别说是井上

出事，就是天塌下来，人情世故也不能不顾是吧？大家随声应和着，是的，来发不对。这时候，王老六挤了进来，一边拉着村长往屋子里走，一边说着来发，转眼进了账房屋。村长马上又是喜笑颜开的样子，先同王老师握手，再与其他人打了招呼。王老师说，来，脱鞋，上炕！一般村民家过事，李存可是不会久待的。点个卯，找个托词就撤了。今天是找王老师有事，也就顺势上了炕。来发还在地下站着，满脸的不自在，进退两难。只听王老六说，来发，还待着干吗？村长来啦，客人我看也差不多啦，还不赶快开席呀？来发好像一下子机灵了起来，连忙说，对，对，咱开席，我出去给咱招呼去。

来发一走，屋里的气氛便活泛啦。大家都问井上的事，村长自然是说了一堆村委会的难处。每年村里老百姓免费吃水多少多少钱，村里的垃圾清理费多少多少钱，乡里三天两头检查，抽烟接待也是笔不小的费用。这回变压器又烧了，换一下多则五万少则三万，实在是力不从心。说着说着村长不由得揉了一下眼窝。王老六明白情况，点子就是他出的，他知道这些都是铺垫，最后还是要把手引到王老师身上的。只是大家都知道王老师犟，又不靠村里的田地吃饭，不知道怎么开口哩。

酒菜摆上来了，大家都端起杯敬王老师。王老师倒了满满的一杯酒，挥挥手说，我这两下子你们也清楚，就不一一地敬啦，就这一杯咱一块干一下我就自由发挥吧，你们看成不？有几个年轻点的不服气说王老师不能这个样。老六知道今天不是胡吃蛮喝的道场，忙打圆场说，当官的在一块，谁官大谁最大，谁说了算。今天咱是民间聚会，师生联谊，你是老师，你最大，那就你说了算。说完端起酒杯，招呼大家，来，祝我们敬爱的王老师身体健康，长命百岁！逗得大家都笑了，酒也一下子喝了下去。王老师放下酒杯，缓缓地倒了一口气，慢悠悠地说，不敢百岁，成老妖精啦，大家又是一阵笑。

看桌上的气氛好，王老六胆子也就一点点地壮了起来。见村长不好开口，他就冲锋了。对王老师

说，王老师，咱村里遇到坎了，能不能给刘世明刘厅长打个电话，给村里支持一下？大家明白这是今天的正题，也就都严肃了起来，一起看着王老师。王老师刚喝了一小口酒，还没倒过气。他看看大家，说：要说世明这娃吧，真是个好娃。娃每次回村里除了看他妈就是看我。每次大包小裹的。但是我这人还就是这犟脾气，从没有求过他。你就说我退休前，想评个职称，人家说我这文凭不够。我老婆还说，你就不能找找世明？他虽然不在教育口上，但那会儿已经是处长啦，找找应该也能帮上忙吧！我心想，学生里头就有几个都在教育口上，找他们不比找世明更直接？说实在话，把王老师这张老脸挂出去——说到着，他轻轻地在自己的右脸上扇了两下，接着说，把这张老脸拿出去，谁还不给个面子？咱是不愿意给娃娃们添麻烦。都是村里出去的，无依无靠的，不容易。有个人问，哪到了也还是没找？王老师严肃地说，没有！这不教了十三年高中，到了退休的时候，还是个中教一级。

王老师这么一说，大家都不知道该如何接茬啦，桌子上安静得只能听见喝酒的声音。

不一会，来发进来了，端杯酒敬大家。并气愤地说，圪塔村的人也太坏啦，见咱村去拉水的人多，把路也给封了。咱去拉水还骂咱，咋？招了我们村的女婿，我家随了三金六银不算，还得随几桶水过去？这话，你说气人不气人？

大家听到这，都是一肚子气。王老师的脸上也不好看。自己家虽然人口少，但水池子更小。要是再过两天不抽水，自家恐怕也要变成上甘岭了。村长黑着脸一口一口地喝闷酒，嘴上不说，心里却在较劲，今天必须把王老师拿下，要不这坎不好过。他用眼瞄了一眼王老六，老六便明白了，再难，也得上呀。他倒了满满的一杯酒，举起来说，王老师，个人的事咱就不说啦，这回是集体的事，你看能不能就把你这老脸挂一回？学生先干为敬！说完一仰脖，干了。其他人一看也都端起了酒杯。村长看大家如此，觉得火候差不多了，急忙拿起身边的茶杯，

把茶水一把倒到地下，然后拿起酒瓶，咚咚咚倒了一茶杯子酒。大家一看村长如此，也都如法炮制，个个大杯在手。只见村长站起来，把杯举到王老师面前，郑重其事地说，王老师，我代表咱上庄三千口子居民敬您一杯，学生先干为敬！说着，一杯酒咕噜咕噜往嗓子眼里倒。大家一看村长这么喝，也都举起杯，咕噜吐噜地倒起来。有的人实在倒不动，稍稍倒一口气，继续倒。因此，咕噜吐噜的声音此起彼伏地，忽高忽低地持续了一分来钟才算结束。

王老师看得都有点傻啦，连忙站起来说，别这样别这样，小心喝坏了。但此时一看，已经有几个爬在桌子上啦。王老六虽然还站着，满脸已是通红。王老师高声说，老六，还清醒不？老六回答，报告老师，清醒着哩，这会儿考试，肯定能上清华！王老师看着老六说，清醒就好，我和我老婆，户口虽然不在上庄，但吃着上庄村的粮，喝着上庄村的水，既然说到这，那我就给他刘世明，卖一回老脸行不？村长一听有门，赶忙站起来，拿起刚喝完的茶杯子往嘴里倒。一看是空杯便伸出另一只手，去拿酒瓶，结果酒瓶也是空的。村长的手在空中来回划拉着，找着酒瓶。王老师一把抓住村长的手，说，存可，清醒不？能说事不？村长一看效果有啦，也就顺势收住了。王老师，你说，学生恭耳细听！

王老师拉着村长的手，说，卖脸可以，我也想通了，都这岁数啦，就是天天卖，能卖几回？为了咱上庄的老百姓，我豁出去了我。其他人一看，也都笑啦。见大家笑，最后王老师也笑了。但是王老师的脸马上又严肃了起来，他看着村长，认真地说，卖脸可以，但我有两个条件，村长你得听。李存可也严肃认真了起来，王老师你说。第一。王老师停顿了一下，扫了大家一眼，接着说，第一，这是个严肃的事，打个电话怕说不清楚。电话我可以打，但还得给他写封信，我觉得这个稳妥。大家忙应和，是的是的，双管齐下，双保险。第二呢，王老师依然抓着李存可的手，自己先笑啦。村长说没事王老师，你直管说。王老师又笑了一回，摇摆着村长的



手说，万一，大家注意，我说的是万一。万一我这张老脸人家刘厅长嫌老，不要，大家可不能怨我，咱丑话在先！大家又一次应和着，不能不能。李存可也摇摇王老师的手说，他要要不是他的事，你永远是我们的王老师！

此时，桌子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王老师松开村长的手，把帽子戴上，对大家一抱拳，对不起啦各位，有任务了，我得先撤啦。然后又转向村长，一个手指头比在胸前，说，报告村长，电话六点之后打；信明天早上八点半前交活，可否？村长大声说没问题！然后又对王老六说，王老师的信，你明天拿上，叫个会开车的，开车去太原，一定要在中午前，交到刘厅长手里。老六说，交给我吧！

王老师一走，大家便一下子轻松了许多，行酒划拳猜点点的声音响成一片。

#### 四

没想到事办得出奇地顺。第二天十一点多，王老六的电话就给村长李存可打过来了。老六说，刘厅长见信啦，他说电话里王老师已经把意思说啦。他一上班就给县水利局范长生局长打了电话，他们正在核实型号，一半天就会有消息，让大家放心。村长一听，很是高兴。王老六在电话里又说，对了村长，我本来马上要返回的，世明厅长他不让走。说刚开了几个小时的车，马上回去路上不安全。他要请我和小高到鸿宾楼吃烤鸭，你说我们去不去？村长说你傻呀？厅长请你就去呗！但是有一点我告诉你老六，吃完饭能回，不能回就自己找个小旅馆住上一夜，可不敢再打扰刘厅长啦。一厅之长，多忙呀？要体谅人家，知道不？老六说是，坚决遵命。其实后来老六才明白，到鸿宾楼吃烤鸭，并不是世明请他们，而是人家请刘厅长，他们作陪而已。老六是见过世面的人，但这阵势没见过，一桌子人，一介绍都是这总那总的，说心里话老六他们听不太懂。有个称胡总的女老板，说话嗲声嗲气的。称世

明也不叫厅长，直接刘哥长刘哥短的。中间好像要世明看个什么文件，摆着个大大的胯，摇来晃去的，身子差点就压到世明身上了。搞得世明都有点不好意思了，直说丽丽你站直点，你不看今天有老家的客人？回去给我一宣传，影响多不好。然后指着王老六说，看见没？别看比我大不了几岁，论起辈份来，我得叫他一声叔呢！胡丽丽连忙抬起头，朝这边看来。呀！是老家的亲戚呀？刘哥的亲人就是我们的亲人，刘哥的叔就是我们的叔对吧？一桌子的人都笑啦。刘世明边看文件边对胡丽丽说，你就贫吧，没个正形。胡丽丽马上说，真心话，真心话。说完拿着文件回座位了。

饭是好，吃不好！一会儿一个人过来敬酒，你得站起来碰碰杯，还得聊上两句。刚坐下没吃两筷子，又过来一个，叔长叔短的，叫得老六直心慌。吃完饭刘厅长要给他们安排住的酒店，胡丽丽马上拉住刚才吃饭的一位，对世明说，刘哥，王总的酒店不错，不行把叔他们安排过去住吧？世明还没说话，老六赶忙撒了个谎说，不了胡总，姑娘就住在大南门，快生孩子啦，得去招呼，就不麻烦各位了，才算走脱。直到住进一家小旅馆里，才感觉轻松自在了起来。

第三天上午，县水利局的车就来到了村里，一台崭新的变压器放在车上。施工安装的工人也随车而来。李存可村长把他们领到井上，又安排住在村边的妇女给工人师傅们烧上水，泡上茶。工人们先把电源切断，然后用倒链把旧变压器从水泥杆子搭起的架子上拆下来。然后再把新变压器吊上去，开始安装各种线圈接口。村民们来了不少，跟赶会似的。村长让人把王老师也请到了现场。王老师看着新灿灿的变压器一点点离开地面，心里也是很高兴的。退休后回村五、六年，从来没有感觉到村里的某一件东西，像这台变压器一样，对它的来龙去脉，能够了解得如此清晰透彻。李村长过来啦，一把拉住王老师的手说，王老师，成啦。王老师也高兴地说，是，看样子这老脸还有点用。说完，两个人都

会心地笑了。

李小夏跑过来了，拉着村长说，李村长，你看是不是少点什么？村长马上严肃地问，少啥？小夏退后一步，用手指着变压器的架子说，王老师的对联呀！村长马上转过头来，对王老师说，王老师，可否赏联一幅？王老师看看那两根高高的水泥柱子，再看看那蓝瓦瓦的新变压器，再看看架子上几个干活的工人，那蓝色的工装，黄色的安全帽，高兴地说，也算应景，也算应景。村长叫人回村去拿红纸和墨汁，王老师便开始寻找灵感。

不一会，纸墨笔砚都到啦，施工也接近尾声。过来个工头，对李存可说，李村长，基本上安装了，一会咱们电一通，就可以抽水啦。李存可忙问这费用看怎么算？工头说，是水利局范局长安排的，我们只是负责安装，具体的事你们与范局长联系一下。村长忙说好、好，你们喝水。中午我安排，让几位师傅在村里吃饭。工头说这可不行，我们还得赶下一个点安装哩，你们就别客气啦。只听工长一声令下，送电！井台上的灯亮了，抽水机也转了起来。一股股井水，顺着总管道，向各家各户的储水池中流去。不知是谁，点起两挂鞭炮，一时间工地上充满过年的味道。王老师抓起笔，开始书写对联。上联是：老设备，十年服务，今朝荣退。下联是：刘厅长，心系桑梓，解民倒悬。一写完大家齐声称好。横批写个啥呢？村长说，横批直白点，就写个为人民服务吧，大家又都说好。红红的对联一贴，马上就又亮眼了不少。

这是高原最有生命力的季节。村边的柳树已是一片新绿。桃花绽在枝头任风吹拂。远处一陇一陇的油菜花，为尚未完全变绿的山间田野，镶上了一层金黄色的边。

## 五

“乡间四月闲人少。”

一过清明，天气便变得燥热了起来。乡间的汉子们把外套搭在肩膀上或是系在腰间，与冬天相比，

多了几分潇洒。

晋南大地，是我国主要的产麦区。因此上庄的农作物，还是以小麦为主。秋季再间种些玉米、谷子之类的农作物。从古到今，百姓生活还算安定富足。

地里的活开始动了，在外地打工做买卖的，又都踏上了路程。许多人家把孩子送到了乡里乃至县城的学校去上学，村里的人口变的稀疏了不少。

村里一忙，过事的人家就少了，没有了坐账房的任务，王老师也变得清闲了不少。今天，他又拿起照相机，向村北门走去。在北门楼下，他发现三个外地来的年轻人，穿着红红绿绿的运动服，支起三脚架用照相机在拍摄。北门楼上有三个粗壮的石刻大字——“鄂公堡”。北门的地上，是早已磨得发青发亮的青石板。青石板上，刻画出一道道深深的辙印。据师大教授吴荣生老师考证，这里曾是古代一条商道的关口。

学生们似乎完成了拍摄任务，要开始合影啦。看见王老师站在那里，只见一位小姑娘跑过来，问王老师，老乡，您就是本村人吧？王老师点点头。小姑娘自我介绍说，我是师大影视编导专业大三的学生，那两位是我同学，能跟我们一起合个影吗？说完不由分说地把王老师拉到了她的同学中间。一位同学支好三脚角，按下了自动快门，然后又急急地跑回来。只听啪的一声，照片拍好了。王老师问，你们在拍什么？刚才那个小姑娘介绍说，她们在拍实习作业，准备拍一部这一带文化遗存与旅游的专题片。正说着，一阵汽车的鸣笛声在北门门洞里传出。因为照合影，王老师他们都站在当道上，只见一辆小客货车从门洞里开了过来。王老师连忙招呼大家往路边站，客货车司机看见照相机，也好奇地停了下来。司机伸出脸，看见王老师，大声说，王老师，在拍电视剧吗？王老师摇摇手对司机说，不是拍电视剧，是师大的学生们在拍实习作业。司机点点头把车开走啦。说话间，北门口又多了几个路过的村民。刚才那个小姑娘高兴地对王老师说，啊！

您是老师呀？那太好了。我们还要去拍解元院，你看能不能与我们一同去？王老师看看这些孩子们，都挺可爱的，就说，好呀，闲着也是闲着，走吧。说完，坐上学生们的面包车，向村东头开去。

解元院说是院，严格讲已不是很完整的院了。门楼早已倒塌，只剩下一个墙墼子。前面的两进院子早已被其他杂姓人居住，老墙新屋，青砖水泥杂陈。因为是上午，大家都忙，大多数屋都是“铁将军”锁门。只有后面的三进院里，住着解元家的后人。说是一家，其实就是一个人，姓谢名承禄，三十七八岁的年龄，在村子里上学时王老师曾经教过他。一米八几的个子，长着一身肌肉。因为父母去世的早，也没有人张落着给成门亲。房子的后墙借用了原来的老院墙，两边的山墙及门脸却是新砖。上面打了个现浇水泥屋顶，算是个遮风挡雨的地儿。

谢承禄不懂农活，但有一身蛮力，因而平常卸车装炭，搬砖和泥，靠干些力气活过日子。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日子也还算能过得去。承禄正在院里坐着，见王老师领着几个人走了进来，忙起身叫了声王老师。王老师看见他，对他说，承禄呀，大白天的，没出去干活呀？谢承禄把脚边的马扎扔到墙角，愤愤地说，王老师，你说这还让不让人活啦？王老师急忙问怎么啦承禄？谢承禄接着说，你说这一抓环保，砖场也停了，石料场也不让开啦，这哪还有个活干嘛。王老师安慰说，社会在转型嘛，你看，师大的同学们在拍你家，说不定再过几年，你家这大院还成了咱乡里旅游的一个景点哩。承禄摇摇头，无奈地说，王老师，你说就这破院，我都住腻啦，真还三天两头有人来看。察东望西，照相摄影，你说这城里人就是闲的。等三娃那砖厂开了，全把他们弄过去，推上一个星期的窖，看哪个还有这份闲心。说得大家都笑啦。

谢解元据说生活于明洪武年间，曾在苏杭一带做过知府一类的官。但王老师查遍县志府志，都没有关于他的记载。每次路过这座没落的院落，都感慨良多。谢家大院是破落了，但那高高的马头墙，

依然倔强地不肯低下他高傲的头，在上庄这一片以平房为主的民居群里，还是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似乎你如果不是走进他的内部，如果你是在一个远远的致高点，然后再远远地望过来，你一定会认为这是一片辉煌的古建筑群。

学生们围着解元院转来转去，拍了不少的镜头。一个学生说，镜头是够啦，但词不好写。王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有关解元院的传说掌故什么的。王老师看到大家也累了，就找了个阴凉的地儿坐下，又让承禄拿来一暖壶开水。承禄说，王老师，没有茶杯，我喝水从来都是用碗。几个同学说没关系，大家都带着水杯呢。王老师也从小包里掏出了自己的杯子，里面有水就先喝了一口，开讲啦！

说这解元谢家呀，特别有钱。有钱到什么程度呢？史书没有记载。我们小的时候呀，经常来这一片玩，就在那后墙上。王老师边说边转过身子向身后指了一下接着说，就在那后墙上，当时墙的外砖已经塌了，我们在那露出的土墙里控出过银元。挖出过银元？同学们来了兴致，也有五六个路过的村民围在那听。承禄也在石头边坐下，搓着手若有所思。

王老师再一指那高高的山墙说，你们看，这几截院墙，少说也有几百年了吧？损坏成这样了依然倒不了，知道为啥不？据传说谢家在建墙时，把糯米熬成粥，渗到石灰中，听说比现在的水泥还结实！

承禄坐在那儿，慢悠悠地说，这么大的一座院，那得用多少糯米呀，我这老祖宗真是造孽啊。

王老师继续讲，传说有一次谢家盖了新房，工匠干完后让主人来验收。主人让人登上房顶，从屋檐处搬住一行瓦硬往起抬，结果一棱瓦从中间折断了。主人说不行，返工。匠人忙问主人，咋才算合格？主人指着瓦说，看见没？真正的好质量应该是从这头一抬，直到屋脊，中间不能断。工匠一听，吃了一惊！主人说，重来，工钱不少你的。主家又进了刚粉刷完的屋里，看见哪儿都刷得挺白。主家不看屋顶不看墙，在门角后摸了一把，手上沾了点

白。主人说没刷好，重来。匠人们真是服啦！

这时有个村民从墙角捡了块砖过来交给王老师，王老师拿到手里敲了敲，发出了几声脆响。再翻过来，砖的背后是四道深深的指印。王老师看着手印，语调低沉地说，看见没？这是先民们劳动的印记。

大家都凑过脑袋欣赏。

送走了师院的学生，王老师突然有了一个新的想法，他想写一本回忆录。那么大的谢解元都未留下只言片语，真是太遗憾啦。王老师虽比不上人家解元，但自己从教一生，教过小学，教过初中，当年开门办学村里成立了农中，王老师又教过农业知识。后来调到乡高中，一干又是十几年。教过了多少学生？自己真还没统计过。孔老夫子弟子三千，王老师觉得单从学生数上说，应该超过了孔夫子。年轻时教过的学生结婚生子，孩子辈的又成了王老师的学生，经常是父子女女师出同门。而且王老师的学生，特别是调到高中之后的学生，许多很有出息。当县长的，当厅长的，当大学老师的还真有不少。王老师虽文凭不高，但教学态度认真，教学经验丰富，各种奖励证书，太多啦。把这些教学中的感悟，经历过的人和事写下来，不也是件很有意义的事吗？因此，王老师动了写本回忆录的念头。

趁着不忙，王老师动笔啦。本来就是语文老师，驾驭语言那是轻车熟路。但一动笔，王老师觉得不得了。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平常不细想，得过且过，真要把自己的来路认认真真地梳理一遍，还真得下些功夫。那些一个个逝去的亲人，有时似乎就在眼前，你敢说就百分之百尽到了孝心？那些处过的朋友，你敢说没有对不住人家的地方？处理学生关系，你敢说没有失当过？老师可能随意的一句话，一个裁决，也许对一个孩子的一生，都是一种深深的影响，我们可能真担得起这为人师表的荣誉！甚至对妻子，你敢说就没有做过什么有伤害的事情？

王老师沉思者，笔也变得凝重了起来。

## 六

转眼，六月会到了。

六月会是上庄人的大日子，是每年一届的传统庙会。时间是每年农历的六月十四到十六，为期三天。村里要唱大戏，今年订的是临汾市青年蒲剧团。要进行农产品交易，因此，村委会专门成立了招商小组。王老六年轻时经过商，担任了组长。同时还成立了治安组、卫生组。考虑到每年都有县乡领导来调研，又成立了接待组。当然这一切工作都必须由两委统一管理，庙会领导组由李存可担任组长。

街上早早地便用白石灰画出了道道，把庙会分为好几个区。有餐饮区，专卖各种地方小吃；有农资区，专用来买卖农资产品；有百货区，专门卖各种日常用品。每个区又划出一块块的商业摊位来。当然是要交一定的卫生费和管理费的，也成为村里的一项收入。

庙会比春节热闹。

春节时北方太冷，大家串亲访友，搓麻将打扑克，主要以室内活动为主。庙会不一样，大夏天，人们出行方便，呼儿唤女，七大姑八大姨，那都是要动起来的。再说过年的时候，是家家都在过，村村都在过，大家处于平行的运动中。一个村有来有往有进有出，还能保持一种人口的基本平衡。

但庙会不一样！

十里八乡大家都闲着，就你们村热闹，不去你们村去哪？因此人特别多。就拿去年来说，三千多口人的上庄，庙会前两天，每天赶会的人，有一万五千人以上。十六是正日子，人员突破了两万。手机信号看见挺满，就是打不出去。停车停到城门外二里地，外边的进不来，里边的出不去。饭店更是人满为患，愁得老板都把精力放在平息座位争端，点了菜上不来，娃娃要喝口热水半天等不到这些破事上了。

因此，今年在筹备会上，增加了两个新内容。一是联系县移动公司，庙会时在村里设个流动信号

塔。二是在南门外，把一家洗煤厂的煤场，腾出来做为临时停车场。这些工作在六月初十前也都落实完毕。

在筹备会上还有人提出，鉴于王老师和刘世明对村里的贡献，建议在戏台最前排设立几个专座，在唱戏时将世明妈、王老师及来的上级领导安排在前排。大家都觉得这个建议好，村长一拍板，就定下了。

六月十二，乡里打来电话，说县里对上庄村今年的庙会特别重视，孙副县长，水利局范局长，教育局李局长都要来，县电视台还要来拍新闻，一定要高度重视，不能出现任何纰漏。李村长都一一记下，细佃安排。领导们几辆车，几个随从；车如何停，饭怎样吃，座位签次先后；电视台拍摄要求，谁接受采访？真是事无巨细，都一一安排停当。

副县长能来上庄，确实是个大事。上庄地处晋南盆地的边缘，离乡里十余公里。离县城，二十多公里。以前道路狭窄，崎岖不平，再加上上庄村以农业为主经济落后，很少有县级领导光顾。这次一下来这么多领导，孙副县长带队，真是上庄莫大的荣幸。

庙会的开幕式在六月十四的上午十点举行。其实庙会的称谓已经不准确了，那是民间的叫法。主席台背后的背景板上，打印的是“上庄村第十届农用物资交易会”。县、乡领导悉数出席。孙副县长在会上做了讲话。他激动地说，上庄我虽然是第一次来，但多年来一直关注着上庄村的发展与进步。我来之前，我县的王福来书记专门让我给上庄的父老乡亲们捎句话，县委、县政府永远支持上庄的发展。孙副县长停顿了一下，主席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孙副县长清了清嗓子，继续讲道，上庄自古民风淳朴，人杰地灵，古有解元影响巨大；今又出了刘世明这样的厅级干部，这不仅是上庄的骄傲，也是我们全县四十万人民的骄傲。我们有解元院，有鄂公故道，有我们现在开会的这古戏台，这都是我们上庄宝贵的文化旅游资源。我深信，在县、乡两

级政府的领导下，在村委会及全体村民的努力下，在转型跨越的今天，上庄会越来越美好！台下，又是一片掌声。

开完会，已是十一点多，李存可给领导们安排了饭菜。孙副县长却要去刘世明家看看。李存可的日程里并没有这个环节，但领导的要求又不能不满足，便一边安排人前去通知世明他妈，一边叫人去请王老师，让王老师速到世明家报到。

李存可陪着县乡四、五个领导，向村西头走去，路上不时有村民与领导打招呼。走到一家小卖部前，孙副县长被小卖部门口的一副对联给吸引住了。上联是：惨淡经营，如八年抗战；下联是：无奈搬迁，似万里长征。横批是希望在前。孙副县长转过身，对李存可说，上庄有高人啊，不得了。李存可一看知道是王老师的手笔，忙说，是乡中学的退休教师王好愉写的，王老师是文化人。高人！高人！孙副县长一边走，还一边念叨着。孙副县长又问，这地方要拆迁？李存可忙回答，后半年想把街扩一下。

刘世明家住在村的最西头，顺着一个个缓缓的坡上去，便是刘家院子。最早就几孔窑洞，据说刘家是上庄最早的先民，因此老年人留下一个传说，先有刘家院，后有上庄村。因此在村西头，刘姓占大多数。现在的世明妈，住在七十年代修建的一幢房子里，院子不太大，但是地势较高，视野很好。因此就有人说，这院子风水好，要不能出像刘世明这样的大官。也有人反驳，那世明他妹妹二妮儿不也是在这院里生的？咋憨得连数都不识？谁也说服不了谁。

听说领导要来，世明妈领着世俊，还有世俊的儿子冬冬，赶快走下坡去迎接。孙副县长看见，赶忙急步向前，双手握住薛金花的手，一边摇一边说，我的大娘呀，我跟世明是党校同学，早就说来看您，一直是七股子八叉的，给耽误了，向大娘赔罪。薛金花赶忙说，你们在外头干事，那能由了自己，你就说世明，一年也回不来几次。孙副县长忙说是是。薛金花又给孙副县长一行领导介绍，这是世明

的弟弟世俊。孙副县长急忙端详了一下薛金花身旁的世俊，问，世俊搞啥工作？世俊不好意思回答，他妈抢先说，啥工作？泥瓦匠一个。薛金花又从世俊身后拉出个半大孩子，介绍说，你别看世俊受苦没出息，他儿子冬冬人家可学习好，今年高二，明年参加高考！孙副县长看着一身运动装的冬冬，伸出大拇指赞许道，小伙，精神！明年一定像你大爸一样，金榜题名。冬冬不好意思地说谢谢叔叔。孙副县长严肃地纠正道，不是叔叔，叫大爷！冬冬又补了一句大爷好。

一行人边聊边来到了院子里。天气热，大家都坐在了屋外。王老师也已到了，在陪一个老头聊天。李存可介绍说这就是王好愉王老师，也是世明高中时的班主任。孙副县长急忙拉住王老师的手说，刚才看你写的对联啦，王老师真是高人。王老师谦虚地说，高啥高呀，编着玩呗。孙副县长把脸凑近，一边用手指头在桌子上比画着，一边问王老师，惨淡经营如八年抗战，无奈搬迁似万里长征。你说你怎么想的？把两大历史事件和一个小卖部联系起来，而且还那么贴切，真是神来之笔阿王老师。大家也都附和着，说好，不容易。薛金花指着王老师身边的老者，一位瘦瘦的老头介绍说这是我娘家哥，世明他二舅，是专门来看戏的。孙副县长赶忙站起来说，世明的舅就是我的舅，然后握住老头的手叫了一声舅舅好！全院的人都笑啦。

孙副县长问世明妈，大娘，你给我二舅吃啥好饭？世明妈说家常便饭臊子面。孙副县长称赞说，河西臊子面好，地道！然后给李存可说，李村长，咱就在刘厅长家，吃我大娘的臊子面吧？李存可不好意思地说那边饭店都安排好啦。孙副县长说，不去了，咱就吃臊子面吧。李存可一看只能如此。他赶忙安排人压面的压面，炒臊子的炒臊子，又现调了几个时鲜凉菜，不一会就开饭啦。其中有一盘猪头肉，薛金花介绍说，这是世明二舅拿来的，祖传手艺，一般外面吃不上。孙副县长问，二舅是哪个村的？二舅说是西凉村。孙副县长又问是东西凉还

是西西凉？二舅说是东西凉。孙副县长又问您贵姓？二舅说免贵姓薛，薛仁贵的薛。孙副县长放下手中的碗，吃惊地说西凉薛家，那可是大户呀！二舅吃了口菜说，过去确实是大户，买卖做到兰州、银川，当年慈禧老佛爷西逃，还在咱家住过一夜里。二舅叹了一口气说，都是过去啦，现在的薛家后人靠啥活着？卖猪头肉。大家又都笑啦。

吃完饭，一行领导要回县城。临别，孙副县长再次拉住薛金花的手，动情地说，大娘，世明隔得远，以后有事你就招呼我。然后又拿出一张名片交给世俊，说世俊，这是我的电话，二十四小时全开机，有什么事来找哥，啊！世俊一边接名片，一边说好，好！

戏是晚上七点半开的场。薛金花千推万推还是被安排到了前排的正中间，二舅与王老师各把一边。村长李存可看了一会儿说有事走了，薛金花陪着二哥依然坐着。戏唱得很好，但薛金花却入不了戏，她坐在第一排，感到浑身不自在，觉得似乎好多人不是在看戏倒好像在关注着她。

## 七

上庄村往东走，先穿过一条窄窄的乡村道路，走上十多公里，便是柏上乡。从柏上乡上二级公路，再向东南行走二十来公里，便来到了县城。秋天的田野一片碧绿。特别是二级路旁的那两排杨树，更是喜人。青灰色的树干，滚直溜圆，撑起一片片绿色的树冠。树冠与树冠相互交叉不分你我，像一片绿色的帷幕。凉风习习，鸟声蝉声时时入耳，刻画出一片秋日的盛景。

刘世俊骑着自行车，穿行在这绿色的长廊里，心中也是非常的惬意！儿子冬冬已顺利升入高三。县教育局为了提高高考的升学率，在县一中办了两个强化班，参加的都是各乡镇中学的尖子学生。冬冬作为柏上中学的前几名，也光荣入选。强化班的学生两周回一次家，因此在不能回家的那一个周日，家长就必须把一些孩子用的日用品送到学校去。

刘世俊一边走一边想，冬冬这娃争气，在学习这一点上不随自己，倒是挺像他大爷。您说如果我儿将来也像他大爷一样，在省城里混上个一官半职，你说我这当老子的，还不得抖一抖？到时候你说这些现在一块搬砖和泥的弟兄们还不得羡慕死？其实娃也不用紧张，你老子要求不高。在太原有个住的地儿，每天能喝上二两20年的老白汾，一个星期再领你老子娘看场戏，就满足啦！想着想着不由得喜从心起，倒哼起了小调。但是突然好像蹦出个什么想法，却又产生了一丝的失望。你说老大现在不是在省城里当大官吗？我妈跟他沾啥光啦？住的，还是那几间破屋；钱，也没见寄回来几个。倒是妈有个头疼脑热的，全是我的事，他管过几回？想到这，刘世俊反而有点生他大哥的气了。

快到县城时，有一个大下坡。坡不太陡，但是个连续坡道，而且中间还有两个拐弯，世俊连忙捏了捏车闸，心思也收回到了骑车上。

转眼，县中学到了。

县中学毕竟是县中学，与乡中学那不在一个档次上。单看那大门，就有乡中学两三个宽。中间是不锈钢的电动推拉闸。闸门一关，既挡住了来往车辆，又显得宽敞明亮上档次。左右两边的水泥墙，贴着墨绿色的大理石。右手的墙头，伸出一个弧形的像手臂一样的造型，由粗到细，一直延伸到大门的正上方。然后托着一个篮球大小的不锈钢球，现代，大器！刘世俊真是觉得好看，比乡中学强，但其中深意他是不明白的。他老是想，上边那个造型越到中间越细，而那个不锈钢球比篮球还大，那得多重呀？别刮大风把它刮下来把孩子们给砸着。

其实，这个造型是孙副县长亲自设计的，个中深意只有他及县中的牛校长等不多的几个人清楚。连现任的县教育局长，因为是县一中建成后才调来的，都不一定清楚。

校门口已聚集了很多家长，都是来给孩子送东西的。换洗的衣服，急需的资料，刷牙的牙刷，什么都有。但有一样，凡是吃的东西，一律不准送。

有个女家长拿着一兜子咸鸭蛋硬要往窗口内塞，被窗内的人一把又送了出来。女子辩解说，孩子学习这么紧张，不补些营养怎么能行？就又把鸭蛋往里塞。里边的人一把挡住，也不说话，用手指了一下窗口左边贴着的一张纸。女子一看是一张红纸通知，内容是即日起，为了保障学校的食品安全，禁止向学生送一切食品类的东西。后边排队的家长催着快点快点，这位女家长只能很不情愿地提着她的咸鸭蛋，从人堆里走了出来。

世俊来得较晚，所以排在较后边。他看看手中的那一小袋苹果，自言自语地说，看样子我儿也吃不上喽，真是辜负了他奶奶对他的这片心啦！

半个多小时后，刘世俊终于到了送东西的窗口，他把那袋苹果放在脚下，然后将孩子换洗的衣物等递了进去，然后在一张纸上写上冬冬的大名、班级等信息，最后提起脚下的苹果，走出了人群。

天气尚早，来一次县城也不容易。他看见校门的左边墙上有一个光荣榜，上面有好多照片，刘世俊便来到了光荣榜下。光荣榜的中间是一个大红喜报，内容是今年高考的升学率，二本达线率之类。他也看不太懂，但升入清华一名，香港中文大学一名，他印象深刻。剩下的便是教师和学生的照片，有的还戴着大红花。

刘世俊正准备推车离开，突然看见门口的自动闸缓缓地打开了。接着从学校内走出四五个人来。他们边走边聊着。刘世俊仔细一看，中间那位不是教育局的李局长吗？那天和孙副县长一起，还在我家吃过臊子面哩。便不由地喊了一声李局长。教育局李局长正与一行人说着话，突然听见有人叫他。然后收住脚步看着刘世俊说，你是……？刘世俊赶忙介绍说，我，上庄村的，你还在我家吃过臊子面哩。李局长一拍脑袋，突然想了起来，大声说对对对，刘厅长的弟弟，刘世……？刘世俊连忙补充道，世俊，刘世俊！李局长又拍拍自己的脑袋，说，世俊、世俊，你看我这记性。然后又给身旁的牛校长一行介绍说，这就是咱省水利厅刘世明厅长的亲弟

弟，上庄村的刘世俊。大伙儿听了都上来同刘世俊握手。

李局长又转过脸来问世俊，怎么世俊，来县城有何贵干？世俊说孩子在强化班，今天过来送东西。李局长又问了冬冬的大号与班次，然后给牛校长说，孩子在咱这一亩三分地儿上，一定要培养好。牛校长说请局长放心。然后掏出一张名片给了刘世俊，客气地说，我的电话，孩子有啥事，让他直接找我。

说完这些，刘世俊要走，李局长拦住说，世俊你来县城没与孙副县长联系吧？你等一下，我给他打个电话，要不他知道了非说我不可。再说这也中午啦。说完给孙副县长打通了电话。电话里孙副县长开玩笑地说，大礼拜天地还来骚扰，真是没有眼力见儿。李局长告诉他刚在县一中同牛校长看了一下准备盖学生艺术大楼的地址，门口碰上了刘厅长弟弟世俊！孙副县长也很高兴，约定十二点，带上世俊，美食城三楼，不见不散。

十二点，李局长、牛校长和刘世俊一行准时赶到美食城，双方见面少不了又是一番嘘寒问暖，把酒言欢。在座的除世俊认识的这几个人外，还有两位，据说都是县里的老板。在饭桌上，李局长问孙副县长，孙县长，听说县中的门楼是你设计的，听牛校长说其中大有深意，我这个教育局长眼拙，没大看出来，你给普及普及？孙副县长自豪地说，不是吹的，这中间还真有道道。然后问牛校长，牛校长，咱为啥要贴墨绿色的大理石？牛校长说顺呗，一路绿灯。孙副县长说，是嘛。你看那范县中学，仗着财政有钱，门楼子搞得金碧辉煌的，结果考一年黄一年。他又问牛校长，为啥上边要托起个不锈钢球？牛校长说放卫星呗！孙副县长说对吧？你看今年，一个清华一个港中大，两颗卫星。大家都说有水平。孙副县长喝了一口酒，见大家听得都挺认真，更是提高了嗓门说，别看就建个门楼，这中间这学问深着哩。他用手指着牛校长说，就说校长吧，为啥选个姓牛的当校长？牛呗！如果他姓熊，我绝对不选他，听完大家哈哈大笑。孙副县长也笑了。

吃完饭后，李局长、牛校长就撤了，孙副县长让刘世俊先等一下。孙副县长给其中的一位老板说，冀总，这就是我常给你们说的刘世明厅长的亲弟弟刘世俊。而且专门把那个“亲”字说得很重。然后对世俊说，世俊呀，你不能走，喝了那么多酒，虽然警察查酒驾管不了你那二八自行车，但还有几十里的路呢，不行，哥不放心！

冀总也拉住世俊的手说，你哥那可是为咱县做出大贡献的功臣，你得留下。然后又给孙副县长说，孙县长你放心，我一定给咱安排好，你就放心好啦。

吃完饭，孙副县长便走了。刘世俊把自行车寄放到美食城，坐进了冀总的奔驰车。这可是刘世俊第一次坐奔驰车。以前都是在外边看，今天终于坐进里头啦，好不新鲜，好不刺激。刘世俊心想，这回这县城可没白来，回去给那帮子泥瓦匠们讲讲，还不羡慕死他们。

车到一座楼下，停在了门口。冀老板给世俊说，世俊呀，你多大了？世俊说四十二虚岁。冀老板羡慕地说，看你这岁数多好？正是干事业的好时候。你再看看我和侯总，人一上五十，精力就不行啦。一吃完中午饭，不睡上几分钟，后半天就没有一点儿精神，你就陪我俩，咱上去休息一会儿如何？世俊说行。

三个人走下车，向楼门走去。电梯口站着一位年轻的姑娘，见他们三人过来，哈着腰微笑着说，欢迎三位光临金色摇篮娱乐城。说完电梯门开了，他们来到了三层。电梯门一开，又有一个女服务员先迎了上来，说冀总侯总好！冀老板指着刘世俊对女服务员说，这是我老家来的兄弟，你先给他安排个房间，让他休息一下。好的冀总。说完服务员便领着刘世俊向房间走去。路过娱乐城那金碧辉煌的前厅，刘世俊就想，要是一辈子能揽个这么大的装修活，那得挣多少钱呀？

到了房间里后，女服务员就出去啦，不一会进来个男服务生。只见他先放了一盘水果，然后拿着一个本本递给刘世俊，问他做什么项目？刘世俊



心想，不是午休吗？咋还有项目？只见他接过那个本本，一页页地往后翻。原来是各种足疗按摩的项目介绍及价位。前边的便宜，越往后越贵。但就是最便宜的也要168元，最后一页是贵妃御皇，2888元，看得刘世俊直傻眼。男服务员问，先生是第一次来吧？刘世俊本来要回答是的，话到嘴边又改口了。其他地方去的多啦，你家是第一次来。然后他又指着最后一页的贵妃御皇说，这个项目能不能给介绍一下？那个男生说，就是当一晚上的皇帝，有美人佳肴侍候者。刘世俊开玩笑地说有太监没？男生说这个没有！刘世俊说，没太监呀？没太监就算啦，来个最便宜的吧！服务员说好的先生，您稍等！然后就出去了。刘世俊心想，欺负我们农村人没见过世面呀？还想蒙我。就跟我们村的刘豆腐一样，按块买两块钱一斤，装个盒摆到超市里，就是三块钱一斤。还贵妃！

一会，进来个女技师，然后是泡脚按摩。除了挠脚心时有点痒，其他和乡里的足疗店也差不多。人家才38块，这地方168元，真黑。

女技师走后，刘世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一觉醒来已是下午六点来钟。世俊想，这老板们的午觉也睡得太长了点儿，怎么也没人叫我一声呢？这时，有人敲门进来，端了一盘子饭，有米有肉，还有一只鸡腿。然后对刘世俊说，你那两个朋友都喝多了，他们让您吃完饭就在这休息。二楼三楼是KTV，地下一层是桑拿和游泳池，你朋友已经付过钱啦，你有兴趣就去玩吧！说完就出去啦。刘世俊心想，洗个脚就一百六十八，要是游泳洗个浑身还不问你要个一千八？太不划算啦。我在村里给人家建个门楼子，撅着屁股受上十天半个月的，才挣人家几个钱？太黑啦，不去！

一夜无话。

第二天早上七点半，服务员叫刘世俊到一楼餐厅吃早饭，他急忙穿好衣服，在服务员的带领下，向一楼走去。

餐厅里已坐了不少人，看他进来冀老板向他招

手。他走过去，见孙副县长与侯老板都在，每个人前面摆着个盘子，里边有好多菜。孙副县长对他说，自助餐，想吃啥自己弄去。刘世俊便拿了个盘子，挑自己稀罕的，弄了一盘。见有咖啡，他也接了一杯，只是忘放糖了，有点苦。

从餐厅出来，孙副县长握着刘世俊的手说，世俊兄弟，上午有个会，我就不能送你啦，记住，以后来县里，一定要告诉我，要不让我知道了，我可就不认你这个兄弟啦！世俊忙说一定一定。

孙副县长又转过头来对冀总说，一定把我兄弟安全送到家。刘世俊忙说，不用了孙哥，我还骑着自行车哩。孙副县长严肃地说，前一次去看大妈，人太多，也没拿什么东西，这次冀总侯总买了点东西给大妈，你骑车也不好拿，就让他们送你回去吧！

孙副县长走后，冀总的司机开着车来了。不是昨天的那辆奔驰轿车，而是一辆奔驰越野，车顶有一个行李架。刘世俊与司机费了半天劲才把自行车放上去。路上，冀老板问世俊，在哪发财呀？刘世俊不好意思地说，发啥财呀，就是个泥瓦匠，铺个瓷砖，建个门楼什么的。冀总一听乐啦，呵！搞建筑的嘛，与侯总还是同行哩！说得大家都笑了。侯总问，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呀？刘世俊说要看老天爷的脸色。平常一天二、三百块，天阴下雨就只能白吃饭啦。

冀老板接着说，这不行呀，孩子上高中，老妈又年龄大了，这点钱够干啥？你哥平常不支援支援你？刘世俊说，他一年半载回来一次，能沾上啥光？这时候侯老板发话啦，他说小兄弟呀，我看你人不错，挺实在的，既然老冀说咱俩是同行，愿不愿意来我这干呀？

世俊赶忙说，跟大老板干谁不想呢？问题是我没啥本事，我妈常说我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冀老板说没事，就凭你这勤快劲和实在劲，没问题。再说侯总也不是外人，也早就想结识令兄，总得先做点贡献吧？侯总急忙说应该的应该的。然后拿出

一张名片递给刘世俊说，兄弟不要客气，都是自家人，这是我的电话，你回去跟老婆、老妈都商量商量，今天是九月十六号对吧？月底前你找我一下。世俊接过名片一看，上面印着山西省恒达地产公司董事长侯天长。刘世俊赶忙说，谢谢谢谢，一定一定。

不一会，汽车下了二级路，拐上了乡道，路面高低不平，车子也颠簸了起来。冀总问世俊还有多远？世俊说还有十来公里。冀总又问，你骑车子去趟县城得骑多长时间？刘世俊说，要是不耽搁，一般得两个小时。冀老板停顿了一下，对侯总说，老侯呀，如果小刘来，恐怕还得配个车吧？老侯说工作需要嘛，该配就配呗。小刘，有驾照吗？刘世俊回答说有是有一个，除了拖拉机其它车没开过。侯总说有本就行。

汽车总算进村了。看到有个大奔驰进了村，许多路人都很好奇。刘世俊坐在副驾的位置上，索性让司机把车窗玻璃放下来，向路边人频频招手。路过后院庙时，王老六、李小夏不少人在那聊天。看见车过来，大家都往车窗里看。王世俊只害怕别人认不出自己，干脆把半个脑袋伸出窗外，同大家频频招手。小夏激动地说是世俊，是世俊，这家伙去哪啦？坐个大奔回来啦！世俊觉得心里特舒坦。

薛金花这两天却不太舒服，坐在院子里养神。看见世俊回来了，气就不打一处来，骂道，给娃送这个东西一天也不回来。本打算再说点啥，看见世俊身后还跟着几个不认识的人，便收住了。世俊赶忙介绍说，这是冀总、侯总，都是孙副县长的朋友，专门从县城来看您老来啦。冀总和侯总马上上来同薛金花握手，说大娘好，孙副县长今天忙，让我和侯总把世俊送回来，顺便来看看您老人家。这时候司机已把车上的几大盒子礼品放到了院子里。薛金花连忙说，这是啥呀？冀总解释说给您买了点小礼物。薛金花忙说使不得使不得，来就来了嘛还带这么些东西，这可不能收呀！不行不行，坚决不行。冀总看老太太态度挺坚决，马上改口说，大妈，是孙副县长买的，他说前一次来时啥也没带，还领那

么多人白吃了您做的臊子面，实在不好意思，所以给您买了点礼物，算是当臊子面的面钱吧！

听姓冀的老板这么一说，薛金花才稍稍心安了一些。说这孩子，吃两碗面还算得这么清哩。十一点多了，薛金花要给他们生火造饭，两位老板坚决要走，最后没办法，还是走了。大奔驰再一次从庄西头穿向东头，然后绝尘而去。

## 八

当天晚上，刘世俊就把侯老板让他去县城挣钱的事给老婆说啦，老婆说管你去哪，按月把钱交回来就行。你娃明年要上大学，你看着办。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刘世俊又把侯老板让他去县城工作的事给他妈说了一遍，还说他儿子这回可发达啦，老板还要给他配车哩。薛金花听了前半句，还觉得靠谱。现在村里人越来越少，好多人都去乡里甚至县城里买房去啦。世俊虽然有点手艺，但这活越来越少，一年到头，干得少，坐得多，能去外头闯闯，也不是啥坏事。但听到后半句，说老板还要给他配车，就觉得不靠谱啦。生气地说，老三呀，你爸死得早，你别一个牛把你爸从地里吹出来。好娃哩吧，咱有啥本事？盖个门楼经常还得返工。铺个瓷砖墙都不平，你也是四十几的人啦，说话办事能不能把点门，有点谱？刘世俊急忙辩解说真是老板说的要给他配车哩。薛金花说你就好好作梦吧！

事情就这么过去了。这两天刘世俊脑子凉下来一想，妈说得也对，咱何德何能？人家可能是看见孙副县长抬举咱，也就这么一说。因此也就不是太上心了。手里还有点活，也就有一天没一天地干着。

转眼到了9月29号，又到了给冬冬送东西的日子。早早地办完事，他站在县中学的门口，掏出了侯老板的名片。这电话你说打还是不打？自己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

宁肯撞了也别误了。有枣没枣，先打两杆子再说。想到这他拿出手机拨通了名片上的电话。电话没有人接，电话里一个女声，重复播放着一段广告：山西恒达地产，是拥有国家A级资质的集建筑、地

产开发和国内外商贸为一体的大型企业,携手恒达,共谋发展。欢迎致电恒达公司。当广告播到第四遍的时候,终于有人接了。还是一个女声,您好,山西恒达,请问您找哪位?

我找山西恒达地产公司董事长侯天长侯总。

我是他秘书,请问您有预约吗?

预约?有有,他让我月底前找他,今天是29号,约了约了。

啊,这……?

电话里的女秘书有点吃不准了,这叫不叫预约?刘世俊听见女秘书不说话了,只害怕她放了电话,急忙说,我是省水利厅厅长刘世明的弟弟刘世俊,我有事找侯总,你就说我找他。女秘书一听是厅长的弟弟,说您稍等,我马上转告侯总。

不一会,电话那头便传来了侯总的声音:是世俊老弟吗?你在哪里?刘世俊赶忙说我在县中学门口,刚给孩子送完东西。侯总说咱们公司在县工业园区,离县城还有一两公里,你能找到吗?刘世俊问道,在县城的哪个方向?侯总一听就知道他对县城一点都不熟悉,便对他说,这样,你站着别动,我现在就让我的司机去接你。我把你的手机号给司机,他过去联系你。世俊说好的,一会见。

山西恒达地产公司,坐落于位于县城东南的县工业园区振兴路八号,一座十余层的办公大楼拔地而起。楼顶上树立着恒达地产几个大字,老远就能看见。这还是白天,一入夜,那几个大字就会变得通体透亮。大楼的顶部、两侧及中间,装饰着一组一组霓虹带灯,与大字相互映衬,显得高端、时尚。

刘世俊一下电梯,侯天长已在门口等候了,两人一见,倍感亲切。侯总把世俊拉到他那宽大的办公室,安坐在沙发上。一位年轻的女子急忙端了两杯热茶过来,并客气地说,刘先生,刚才是我接的电话,不知道您是我们侯总的贵客,不好意思。刘世俊摆摆手说没事没事。

坐定之后,侯总说今天都29号了,我还以为小刘兄弟嫌我这庙小,不来了呢?世俊忙解释说哪敢哪敢,村里还有点装修的活,扫了扫尾。侯总对着哩,做人嘛,不管大事小事,讲的就是个信用。

然后进一步说,怎么样?和家里人商量好了没?刘世俊笑着说,下半辈子,世俊就跟着侯总发财啦!侯天长一听乐了,哈哈大笑,说相互提携相互提携。

然后侯天长又问世俊来了以后有什么想法?简单地说就是想干点啥?世俊不好意思地说,村里人,没见过啥世面,会点搬砖和泥的营生又手艺不精,侯总你能干点啥?刚才进门时我看见那个保安的岗位就不错,不晒太阳不淋雨的就把钱挣啦!侯天长长出一声道,嗯——,那不是可惜了你的才干你的资源了吗?那这样,我来安排,就从基层做起,边干边学边提高,你看如何?世俊说这样最好。不怕你老兄笑话,就我现在坐在你这办公室里,东西南北真分不清?侯天长哈哈大笑,指着刘世俊说,找不着北啦?世俊说找不着了。大家又是一阵笑。

笑完之后,侯天长慢慢收住笑容,语重心诚地说,面对一个全新的环境,一份从未做过的工作,不能急,要慢慢地去适应。这样吧,你现在就算入职啦。王秘书?侯天长一喊,刚才那个小姑娘又进来了。侯天长对她说,小王呀,刘先生以后就是咱们恒达的一员啦,你先替他办办入职手续,国庆节一上班就正式入职。好的侯总!说完小姑娘出去啦。侯天长又问,联系孙副县长了没?刘世俊说还没有。侯天长马上拨通了孙副县长的电话,并告诉了他刘世俊入职恒达的事。孙副县长说他在北京开会,接风宴是参加不了了,嘱咐他一定要招呼好世俊。侯天长一一答应。

中午的接风宴就在恒达公司的小食堂举行。冀老板也过来啦。侯总说公司有规定,上班期间不准饮酒。我和世俊都不能喝,冀总你要喝我给你上。冀老板说,你俩都不喝我喝个啥劲呀?以茶代酒,来,干,三个茶杯碰在了一起。

吃完饭后,侯天长站在楼下送刘世俊。握住他的手说,世俊呀,从今天起,你就是恒达的人啦,回去利用这几天的假期,把家里的、村里的事都处理好,国庆之后一上班,可有你忙的啦。边说,边用另一只手,在刘世俊的肩窝上轻轻地敲了两下。

司机提过来一堆东西,有面有油还有一把带鱼。王世俊一看急忙说不能拿不能拿。侯总严肃地

说，听话，这是恒达的职工福利，人人都有。王世俊说第一天上班就领上副利啦？侯天长一拍他的肩膀说：必须的！

国庆放假对城里人来说，那就是个大事。探亲访友，旅游度假。高铁一票难求，高速成了停车场。听说好多去了华山的人挤不上去。好不容易上去了又急得下不来，好多人是在半山腰过的夜。但对像上庄这样的乡村来说，影响不是太大。老百姓的假期不是标在日历上的，是老天爷批的。晴天就干活，雨天就休息。但村子里总还是增加了不少人口。平常在外面干事的，打工的，上学的，回来了不少，村子里显得比平常多了些生气。

后院庙聊天的人也不少，东家媳妇西家婆，南头女婿北头的汉。村里就是这些事儿，说起来没意思，听起来还挺有味！后院庙的人在看景，老的少的，从他们的前一幕幕地过；村里人也在欣赏着他们，议论着他们。许多来自小道的消息，在这里归纳、提炼，再放大出去，再返回到村里的各个小道，进入许多人的耳朵。

这一天闲着没事，刘世俊也向后院庙走去。老远就看见一堆人，有坐有站，有叉腿的，有支腰的，好不热闹。还没挤到最前，先被眼尖的李小夏看见啦。小夏喊一声世俊，你娃耍大啦，你娃坐上奔驰啦。然后压低声音说，我听说你在金色摇篮还泡妞啦？老实交代！刘世俊急忙辩解说，别胡说八道，人家那是正规足疗按摩。边说，世俊已找了个空闲的地方蹲了下来，对大家吹开了。你别说，人家那金色摇篮那大厅，一个灯，比咱那磨盘还大。再看那大理石地面，我告诉你小夏，就你这两下子，站上去你都不知道该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那服务员呀，水灵的，说话比电视上的主持人还好听。说完，他指着小夏说，你看我给你学学。大家伙儿看着都挺好奇，一起说学学，学学。只见刘世俊从地上站起来，两脚一前一后摆开，两只手叉在腰间，捏着嗓子，一摇一晃地说，小夏总——，您来啦——，里边请——，小夏总小杂种。气得小夏直追着他打。

闹了一会儿，又言归正传，刘世俊继续吹。你说那奔驰车怪不怪？我第一次坐的时候，不一会儿

屁股底下发热，我一想不好，不是一着急尿裤子了吧？怎么热乎乎的？再一摸，座位垫在变热。原来人家座位还带着电炉子，真是高级。大家也都听得津津有味，然后又是啧啧称奇。

## 九

国庆节之后，刘世俊就到城里去上班了。临走时，薛金花不放心，对他说，城里不比村里，地方大，人多。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瞎说。多干点活不吃亏。刘世俊答应着说好好好，都听您老的。然后还说他妈，总共也没去过三回县城好像你啥也知道。薛金花回答说，妈是没去过多少地方，但妈相信就是到了天涯海角，这做人的道理都是一样的。世俊回答说是是。

到公司后，秘书领着刘世俊照相，录指纹，办工资卡，整整忙了一天。第二天上午，侯天长正式接见了。侯总叫过来一个干巴老头，对世俊说，这是咱们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刘主任，你俩还是本家。以后，你就是咱们恒达公司的办公室副主任。你跟着刘主任好好学。你别看他瘦，退休前也是堂堂县纺织厂的厂长，管着一千多号人哩。有事多向他请教。说完就走了。刘主任领着刘世俊安排办公室，与同部门的人相见，杂七杂八，就一天过去啦！晚上住在公司的员工宿舍里，刘世俊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早上侯总接见他时，他一直想问问工资待遇的事，一直没机会开口。自己好赖也是个工，在村里包活一天少了三百块那是不能干的。刨去雨天空闲，谈活论价，每个月咋也能挣个五、六千元，这里要是挣得还不如村里，那不成了光着屁股坐轿子，净图外头好看了吗？但再一想，人家侯总热情，咱也不能不给面儿，先看看再说。

一过国庆节天就凉了。特别是一早一晚，村里许多老年人都得穿棉衣服。孙子冬冬在县城里上学，儿子世俊在县城里上班。世俊他媳妇大多时间也在村子里干点力所能及的活。二妮更是疯得不沾边，刘家院子一下子冷清了许多。常常早上一睁眼，就是薛金花一个人，确实有些孤寂。但是反过来又一

想，上学打工，娃儿们干的都是正事情，我这么个孤老婆子还要咋的？因此也时常同门边的邻居们聊聊天，消磨时间。只是这天一凉，这腿就疼。特别是早晨刚起床的时候，这两条腿就像不是自己的一样，不听指挥。等活动上一阵才见好转。她本想去乡医院去看看，无奈看见大家都忙，也就没有吭声。

更为奇怪的是，最近老作怪梦。每次都梦见自己走进一个大大的院子里，却找不见门。他找呀找呀，越着急越出不来，等到了自己着急地不行啦，才从睡梦中惊醒。每次的院子、屋子都还不一样，而且就只有自己一个人。因此她便经常想，如果哪一天真在这梦里出不来了，估计自己的寿数就到啦。

王好愉王老师的回忆录，文字部分已全部完成，剩下的工作便是插图、配照片、设计封面了，事无巨细，都是王老师亲力亲为。好在王老师又会写又会画又会照相，一个人就能完成绝大部分程序。经常是干到后半夜。有时，王老师的爱人是被王老师的笑声吵醒的。只听王老师笑着说，你说王朝珠这孩子，考了那么高的分，临报到啦把大学通知书给弄丢了，你说急人不急人？陪着他父亲去临汾、上太原，费了多少事，总算没误了。现在人家也是大学教授啦，你说这丢三落四的毛病也不知改了没？这些事咋想起来就跟昨天一样？

有时，王老师又会陷入深深的沉思。那会儿刚从临汾师范毕业，自己也还是个孩子，却在村小学当起了教师。当五年级班主任时，班里有两个学生，男孩叫王书俭，是班里的班长；女孩叫张雅琴，是班上的生活委员。两人坐同桌，长得郎才女貌。学习都还拔尖。两人互帮互学挺好的。连同办公室的女老师都说，这俩孩子，真是天生的一对。我也觉得他俩特般配。但是有一天，张雅琴的妈妈找到我，非要让我把他俩的座位调一下，不能再坐一张桌子了，有人说他们早恋。我说没什么嘛，我天天和他们在一起我还不了解？没什么嘛？家长坚决要求把他俩分开，真是没办法！

调座位的时候真难呀！你还得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上自习时，我说，王书俭同学请站起来一下。王书俭站了起来。我说同学们大家看看，

是不是王书俭同学又长个头啦？好几个男同学都说，我们也长啦！

我说还是书俭同学长得高一些。为了不影响后面的同学听课，我看这样吧，王书俭同学同后面第三排的胡小静同学换一下吧。小静同学到前面来。孩子们都感到很突然。我能从心中深深地感到王书俭的不舍与不甘，但没办法，老师是权威。他转身看看后面，再转过头来看看我，最后看了一眼张雅琴，收拾起自己的书包，默默地向后走去。而张雅琴的目光始终默默地追随着王书俭的身影，从前到后，直到他坐在胡小静的位置上。

当然，孩子们的情感也是易变的。没有多久，张雅琴与同桌胡小静就又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但每当我看到张雅琴或王书俭时，心里总有那么一点复杂的情绪。是内疚？自责？还是什么？不知道。到小学毕业的时候，照完了毕业照，同学们都在互赠礼物，互相留言。我突然有了一种莫名的冲动，拉住王书俭与张雅琴。我说，我想与你们俩拍个合影可以吗？两个孩子都同意了。我站在中间，王书俭在左，张雅琴在右，留下了我们三个人的这张黑白合影。几十年过去了，多少照片已是了无踪迹，但这张小小的黑白照片却一直在我的影集里。人呀，不是所有的回忆都能写进回忆录，但一同经历过的这些美好，一定会在我们的心底，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记。

## 十

一场秋雨一场凉。

自从入了秋之后，薛金花腿疼的毛病似一天比一天重了起来。李存可最近正忙于扩充街面，拆旧房，挪新屋，解决纠纷，调度施工，忙得不可开交。这一日，正在村子东头指挥清运垃圾，突然听见有人喊，李村长，借个光过一下。李存可一看，一个人从一辆小轿车上跳了下来。因为运垃圾，街上临时封了道，拉起了一道红绳子。红绳子外面，停着一辆银灰色的小汽车。

李存可看见司机面熟，走近一看，是刘世俊。

只见刘世俊穿着一身黑色西服，还系着一根古铜色的领带。

世俊呀，发财啦？西装革履的。刘世俊谦虚地说，啥西装革履，这是我们恒达的工作服。村长还没给您汇报哩，我现在是山西恒达地产公司的办公室副主任。说完忙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李存可。这时候同村几个干活的人也都围过来问东问西的，刘世俊每人给发了一张名片。一边发一边说请多关照，请多关照。李存可看见了汽车，对刘世俊说，混得不错嘛，还开上小卧车啦。世俊忙说是单位的，临时练练手。

大家移开路障，刘世俊说声谢谢便进了村。刘世俊的汽车自从一进村，喇叭就没有停过。别人开车按喇叭，是为了提醒别的车辆或是行人避让自己。而刘世俊按喇叭，是与认识的人打招呼，只害怕别人看不到司机楼里坐的是谁。遇见相熟的，便停下车来，在路上聊开啦。好在上庄街上的汽车不多，要不非堵车不可。

转眼到了后院庙，又是一堆人在聊天。刘世俊干脆找了个稍宽的地方，把车停了下来。然后迎着大家观望的目光从车里走了出来。大家一看是刘世俊，身上的行头也不一样啦，都感到很是惊奇。半个月前还是浑身一把土一把泥的刘世俊，几天不见，旧貌换新颜啦。

洋装虽然穿在身，  
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刘世俊一边走一边还唱上了。小夏急忙迎上去，拉住世俊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仔细地看了一遍，感慨道，操，真是你呀刘世俊？你发财啦？刘世俊把头一仰，然后掏出一张名片递给小夏说，看看。小夏接过名片一看，只见上面写的是：山西恒达地产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刘世俊。小夏惊奇地说可以呀世俊，几天不见都当主任啦？刘世俊故作谦虚地说，基层岗位，基层岗位。王老六坐在马扎上，端着杯子喝水。世俊呀，过来。刘世俊听见王老六叫他，忙说六哥你好，好久不见。王老六接着说，这城里

最近可有啥新鲜事？也不给大伙宣传宣传？刘世俊一想，还真没什么新的料要爆。一来是去县城时间短，二来是恒达公司又远离城区。这半个月每天不是开会，就是跟着刘主任跑。什么工商局，税务局，房地局……连老总侯天长也还是开会时见过一次，平常连个影也看不到。倒是每天拉着刘主任跑，感觉跟个专职司机似的。

六哥啊，平时不接触，咱总是觉得领导们可清闲哩。每天一杯茶，一张报纸。去上几次还真不是那么回事。工商局、税务局，不管哪个局，只要你去，那一把手的门口都是一堆人。办个事，难呀！小夏好奇地问，都围到一把手门口干啥？世俊换了个蹲的姿势，抹了一把袖子说，干啥？签字的，告状的，干什么的都有。有一次，我和我们刘主任去找电业局的胡局长签个字，你们猜怎么着，突然听见楼道里哭声大作，一帮人穿着埋人的白衣服，抱着个相框子，一进局长办公室就跪了一地，又哭又嚎的，那阵式，还真是头一次见。大家听了，也觉得干啥都不容易。

王老六换了一幅严肃的面孔对刘世俊说，世俊呀，你妈年龄也不小啦，我看她最近脸色也不太好。你哥离得远，二妮又指不上，你可得多操点心。别每天就知道吆五喝六的，听见没？世俊赶忙回答，对对对，还是先回家看我妈吧。说完拉开车门上了车。小夏等几个人看见稀奇，也都围到了车周围。刘世俊打了两把车没着，小夏赶忙让大家躲开点，别离的太近。说，世俊这开车水平是开拖拉机练的，大家都小心。

刘世俊把车停到自己家院门口，因为道不宽，基本上把整个路占死了，边上只能勉强过个行人。他给老妈和老婆买了几盒点心。本来想给老婆买件衣服，因为刚上班半个来月还没有开资，钱上支不开。

薛金花门口坐着，用一只手捶着腿。世俊走过来叫了一声妈，把买的東西放在窗台上，然后拉住他妈的手说，腿又不舒服啦？薛金花说没事，老毛病啦！世俊一边搓着他妈的手，一边说你看这手凉的。薛金花看着刘世俊这身打扮问道，老板还给

发衣服？世俊说这是我们的工作制服，单位每个人都有一套。薛金花又问老板真给你配车啦？配啦，捷达，就在咱家门口哩。妈，要不我拉上你去村里兜一圈吧？薛金花说，妈命薄，没这个福气。

吃过晚饭后，世俊媳妇回屋看电视去了，世俊也要跟着走。薛金花叫住世俊说，你等一下，我有话要对你说。只见薛金花盘腿坐在炕上，身边放着个小桌子。她对世俊说，去，把你爸的照片拿过来。世俊不解地问，拿我爸的照片干啥？薛金花说，你拿过来，我有话说。刘世俊只好从墙上把他父亲的遗像取下来，然后小心翼翼地交到母亲手里。只见薛金花拿了一个纸盒子支在相框子背后，把遗像立在桌子上。然后对世俊说，你搬个凳子坐下。世俊一看这阵式，也变得老实了许多。急忙拉了把高点的凳子坐在母亲对面。然后薛金花开言啦。他说世俊呀，你爸走了多少年啦？世俊说那年我哥十四，我九岁，三十三年啦妈。金花看了一眼照片说，你爸死的时候刚满四十，你看这，比你现在还小哩。世俊突觉一阵心酸，眼里充满了泪水。

妈妈那会儿才三十八岁，还是个小媳妇哩。一转眼看你妈老的，都成老太婆了。那会儿呀，你哥上初中，你上小学，二妮又是个不识数，你说这么多年是咋过来的？世俊抓住妈的手，哭着说妈你受苦啦。然后薛金花又把目光聚在丈夫的照片上，哽咽着说，你走了，人人都说你命苦，年纪轻轻就不在了。你那是命苦吗？你那是享福去啦！三个孩子饿得直哭，我一个女人家拿着个布袋子，挨家挨户借粮食，你知道？二妮跑得不见了，三天三夜地找，你知道？世明大学通知书来不了，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你知道？世俊呀，妈才是命苦的人哩。

说到这，娘俩都哭了。

过了一会儿，薛金花擦了一把眼泪接着说，咱这是个什么家庭？你爷爷奶奶都大字不识一个。你奶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上一次县城，结果临死也没实现。你爸从小就学习好，可四块钱的学费你爷爷交不起呀！一个完校，上了两次退了两次，穷呀！但咱刘家穷是穷，名声可是没说的。你爷爷，是没文化，但从贫协主任到生产队长，没有人敢说个不

字。

母子俩又是一阵抽搐。

薛金花接着说，从小，你哥就学习好，老实说真没太让我操心。可是你呢？一点都不省心。今天打架啦，人家父母找来啦，妈给人家赔不是；明天又逃学啦，老师让见家长。初中还没上完，就不想念啦。我一说你，你就说，我不念了，再让我念我就喝耗子药啦，你说气人不气人？

好说歹说，硬把初中上完，死活是不去了。那么高高，又瘦又小，就跟着建筑队干活去啦。你知道多少次你在那架子上干活，你妈偷偷地躲在那树后头看，怕你不小心伤着自己，又拍你人太小被别人欺负……说到着，说不下去了，母子俩抱头痛哭。

抹了一会泪，母子俩的感情稍稍平息了一些。薛金花继续说，娃呀，咱就是这命，刨一口食吃一口饭，发不了财的。你说前一次来的那两个老板，开着那么高级的车，凭啥往咱家跑？凭啥给我这老太婆买那么多东西？对啦世俊，我让你看样东西。说着薛金花站起来，从屋子靠近天窗的花板上，拿出个大红盒子，再坐到刚才的位置上，然后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拿出一条围巾来。世俊说，这不是前一次冀总给您的礼物吗？薛金花说，那几盒子饮料点心啥的，都给大家分的吃啦，就剩下这围巾了。咱也不懂，你说值多少钱？世俊说就条围巾嘛，最多也就几百块钱。几百？薛金花告诉他，上个星期冬冬回来，我让冬冬用手机扫了一下，你猜怎么着？法国货，折合成人民币一万出头哩！世俊一边摸着围巾一边喃喃地说，我的个天呀，这么贵。薛金花说是呀，咋，是老板傻还是你小伙子能干？人家凭啥送咱这么贵重的东西？老板的钱也是挣来的，不是大风刮来的吧？你再看看你这身行头，还职业工装？你看那些搞建筑的工人，有几个穿成这样的？没干三天就发福利，没干几天就配汽车，你真以为那是看上你啦？那还不是看上你哥那厅长的位位啦？

刘世俊说，妈说的处处在理儿！但我这半个月也是挺努力的。看着是给我配个车，我就是个司机，每天拉着刘主任跑上跑下的，挺辛苦的。

不行！薛金花坚定地说，下周，你再去一次县城，把车还了，把这围巾给退了，把工作辞了，咱还回村做咱的泥瓦匠！

妈！我还是挺努力的，侯总对我也挺器重，我不靠我哥也能干好，你就让我再接着干吧。世俊哀求道。

薛金花的态度却十分坚决。她说，你哥离得远，妈也管不了。你在妈身边，妈得管着你。今天就是怕我一个人说不服你，才把你爸抬出来。你说，如果不听话，我就找你爸去。说完也不理世俊了，一个人在那抹眼泪。刘世俊看见妈妈伤心的样子，只能答应。说行行行，就听你的。哪一天你儿子这泥瓦匠干不动了你可别嫌我。薛金花看着儿子说，只要咱走正道，要饭妈也陪着你！

依着薛金花的吩咐，周一的时候，刘世俊开着车，拿着那条法国围巾，又去了一趟县城。一路上心里七上八下的。见了侯天长后，递交了辞职报告。侯天长很是吃惊，急忙问怎么啦？遇到啥不顺心的事啦？刘世俊急忙说没有没有，都挺好的。主要是老妈最近身体不太好，离不开人。我哥又离得远，我再不在家，怕她老人家有个啥事没个招呼的人。说到这他怕侯总不同意还专门加了一句，说我哥也打回电话说让我好好照顾好我妈，所以也是没办法。侯天长本来还是想进一步挽留的，一看世俊说这也是他哥刘厅长的意思，也就不好再说什么啦。叹了一口气说道，唉！人就是这，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呀！世俊看见这篇谎话总算圆过去了，没留什么破绽，便不好意思地说，侯总，不管如何还是得感谢您。这段时间跟着刘主任跑上跑下的，真长了不少见识。

侯天长把小王秘书喊进来，对她说，你去一下财务，给刘主任拿五千块钱工资，随后再补手续。小王秘书答应了一声出去了。刘世俊赶忙说不用啦侯总，啥也没干，就拉着刘主任跑了几天，哪能这么多工资？

侯总握着刘世俊的手说，我虽然比你虚长几岁，但咱俩还是挺投缘的。世俊你看这样，回去以后先照顾好大妈，有什么困难给我来个电话。你好赖也做过咱恒达的员工。恒达的大门，永远向你

世俊敞开着。啥时候大妈身体好啦，世俊老弟还想回来，随时，来去自由，好吧？刘世俊听到这，真有点激动了，眼里湿湿的。一个劲地点头说谢谢谢谢。

不一会儿，小王秘书把钱拿上来了，她先交给侯天长。侯天长再把钱递到刘世俊面前。刘世俊不好意思地说，真没脸拿这工资。侯天长拽过他的手，把钱塞进他的手里，一牵正经地说，农民兄弟的工资是不能拖欠的！

收好了线，刘世俊从随身的包里掏出了那条法国围巾，对侯天长说，侯总，这是你那次去我家时，和冀总一起送我妈的围巾，挺好看的。但老太太说太艳了点，戴不出去，就让我拿回来了，你给冀总说一声，我就不见他了。

## 十一

刘世俊回到村里，又穿起了他那一身泥半身土的衣服。虽然有些失落，但心里却踏实了许多。半个多月的县城经历，有时觉得像一场梦，似乎在他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丝毫的改变。但有时候想起来，又是那样的记忆深刻。那美食城里的推杯换盏，金色摇篮里的轻声软语，驾上汽车的自豪与快意，以及眼前经过的那些科长局长们，难道这一切真就与自己无缘？难道自己就只能做一辈子泥瓦匠？他甚至有点后悔，当时在金色摇篮时，咋就不点个贵的套餐享受享受？最贵的那个？什么贵妃？不才两千八百元嘛，对老板们来说算个屁。真能像那货说的，当一天皇上，也算没白去县城一趟。心里七上八下的，乱得很。

他母亲薛金花最近也是心烦意乱的。那样的怪梦还是经常做。有时候好像是在东西凉娘家的院子里，这么熟悉的地方咋就找不见门呢？有时又好像是在陌生的地方；有时在梦里觉得可熟哩，以前来过，可醒来又奇怪生活中根本就没有去过这么个地方。

昨天晚上又做梦了。这回好像是在村东头的解元院。她转呀转呀，就是找不见门。她心想不对呀？解元院早就塌得四面露风啦，四面都能进出嘛，咋



突然又都盖了这么多房子？这得花多少钱呀？靠谢承禄那光棍汉一条，哪有这道行？她转啊找啊，越找越着急，越着急越害怕，一个冷颤，醒过来了。浑身是汗，胸口还乒乓地跳。

第二天吃完中午饭，薛金花拉住刘世俊说，老三呀，给你哥打个电话吧，让他掏空回来一趟。世俊说妈，我哥是一厅之长，有多忙咱不知道。你就说县里那些头头，那和老大比起来，官小多啦吧？就那还忙得四蹄朝天哩。每天，我告诉你妈，那办公室门口都是一堆人。签字的，告状的，跑项目的，要经费的。妈，我告诉你，当个官也难着哩。

薛金花说，妈最近感觉烦得慌。腿疼还是小事，每天做噩梦，醒来就是一身汗。我听人家说，老做噩梦的人恐怕是心脏有问题，让你哥掏空回来一下吧。

刘世俊给刘世明打了电话，他先把在恒达公司辞职的事给他哥作了汇报，然后转到妈的身上，说妈最近老做噩梦，怕是心脏有问题，妈想让你抽空回来一趟。

刘世明确实忙。最近省里在抓旧水利工程维护维修工作，并成立了专项领导小组。一名副省长任组长，他这个厅长任常务副组长。批项目，拨经费，检查验收，事是不少。但一听说老妈身体不舒服，便又着急了起来。再加上自己的女儿妞妞，也是刚上了高三，正是要劲的时候，真是国事家事天下事。

妻子何小雨也说，咱自从正月里回了趟老家，这不大半年过去了。清明说回没回，国庆节你又出国，妈肯定是想你这个宝贝儿子了呗。刘世明看了一下桌子上的台历，对妻子说，今天是星期六，下周一王省长要开联席调度会，我肯定是必须要参加的。周二吧，周二回一趟。如果没啥大的事情周四应该能回来，周五不误接妞妞。何小雨说行。用不用我跟你一块回去？刘世明说也行。

洗漱完毕后，刘世明两口子躺在床上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着。刘世明说，你说这官是越做越大了，咋还越来越忙了呢？原来当处长的时候就想，啥时候当了厅长副厅长的就熬出来啦。领导只要动动嘴，处里就得忙一阵子。现在当了厅长啦，反而觉得那些处长们倒挺清闲，真是怪了。何小雨不客气地说，

那你还不是一直想往上爬？那会儿提副厅的时候，就因为三处的处长比你提得早了几个月，看把你气的！那是谁说的，再不提的话就怎么怎么的。刘世明说，那不都是气话嘛。现在看看！我这正厅都上一年多啦，他不还在那副厅的位置上戳着吗？跟我争！小雨马上说，睡觉吧，不说啦。

自从高铁通了之后，人们在省内旅行开车出行的就少多啦。本来，刘世明两口子原打算坐高铁回家。但刘世明后来一想，出去好几天，万一有哪个领导发个疯，要去临汾运城一带视察水利治理修复工地，我还不得陪呀？开车吧，有事能救个急。好在两人都会开，又不能开公车，他们便开着自家的私家车出发了。路上刘世明还对妻子说，你说现在的政策有没有问题？就比如说咱俩开上咱家的车出来啦，突然公家有事怎么办？小雨说那就开车去吧？多大个事。刘世明说，是，没多大事，这叫私车公用吧？可是如果反过来，如果我们开上公车办点私事，那叫什么？公车私用吧？那可就事儿大啦。你说我们厅里的同志，天天还不就是开着私车办公事。何小雨说那你们不是有车补嘛。像我们市级事业单位，还不是每天开着自己的车跑，谁给一分钱？

王世明边开车边说，你说这车补，也不合理。处长八百，科员六百，跑上跑下还不主要靠下面人？处长能亲自跑几次？车补倒比下面人多，真是有意思。小雨感叹说，不错啦，以前没车补时，处长有专车，却坐在办公室喝茶，小干事骑自行车不也得干？世明说，说得也是。

车到村口，世明下了车。他让妻子小雨把车先开回去，他要走着进村。据说当年谢解元当了知府后，每次省亲都是如此。不管骑马还是坐轿，一到村口必然步行进村。刘世明倒也不是刻意要学谢解元，但总是觉得开上个车，一过一路尘土，惹得路上的村民们老不高兴，然后扭头一看车里是自己，你说是啥感觉？

村里变化不大，街刚扩过，比原来也没宽太多。但人却变化很大。外村的媳妇，本村的青年，刘世明大多不认识。年龄太大的，他也不敢认。只有年龄与他差不多的，他熟。特别是一起上过小学的那些同学，还是很惯熟的。

正值中午，街上的人三三两两，时不时有认识的，总要打个招呼聊上几句。等回到家，远远地看见小雨陪着妈妈站在院门口。世明急忙走上前去，叫了一声妈，然后抓住妈的手。世明妈打量着世明，半天才说，看把娃忙的，又黑又瘦的。说完，母子俩拉着手向院里走去。

坐到家里，世俊他媳妇张落着下面条炒臊子，世明关心地问着妈的身体。世明说明天咱去县医院，好好检查一下。他妈说不用。这个腿呢是老毛病，关节炎，一变天就有些疼。可吃药啦，没啥好办法，老年人还不都这样？神经衰弱呢是晚上睡不踏实，这别说县医院，就是到北京301，也没好办法。然后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对世明说，就是惦记你，你一回来妈就没病啦！说得母子俩都笑了。

李存可村长来了，是同王老六一起来的，握住刘世明的手一个劲地说着感谢的话。刘世明忙解释说，没事，村里老百姓的事嘛，咱能出力就出点力，没什么。再说国家本身就有扶持政策，只是咱村里人不懂得如何办手续，我也就是做了个顺水人情。

臊子面熟了，薛金花邀请李存可几个人一起吃，李存可说可不行。然后转过头来对刘世明说，世明厅长，是这，你回来啦，村子里粗茶淡饭也得表示一下，晚上，晚上你和弟妹一起，咱李家锅铺咱给你们接风。刘世明赶忙拉住存可村长的手说可不敢，现在有八项规定，可不敢。今天吃了村里的饭，明天我这个厅长可就没啦！王老六说这么严重？刘世明说正在风头上。

下午，一家人在一块聊天。世俊把去县城干活的事捡重要的，给哥哥拉了拉。薛金花严肃认真地说，是我把他叫回来的！没有几天，又送他西服，又给他配车的，再干下去，还不知道又要干啥哩，要是传出去，知道你弟弟，影响多不好。世明说，是是。

第二天上午，刘世明从车上拿了几样东西，准备去看王老师。多年来，对他来说似乎已成了一种习惯，只要回村，王老师必须要看望的。刚准备要走，突然看见孙副县长领着县水利局范局长，教育局李局长一行进了院。孙副县长一边走一边喊着，老同学，又见面啦！说着两个人抱在了一起。两位

局长也上来握手。司机提着几样礼品进来，刘世明严肃地说，老孙，这是干啥？孙副县长说看我大娘的。前一次还吃了我大娘的臊子面哩。说着帮司机一起把礼物放在窗台上。少不了又是一阵嘘寒问暖。

听说刘世明要去看王老师，孙副县长马上说，你那王老师可是高人，那对子编的，字词双佳，一绝。世明问你也认识王老师？孙副县长指着两位局长说，前一次来我们都见了，对老先生印象深刻。世明说那咱一块去？孙副县长说行。

一行人来到王老师家，王老师正坐在房间里校对他的回忆录。王老师的回忆录已打出大样，再校一次便可付梓印刷了。刘世明拿过来一看，图文并茂，先说了一声好！封面上王老师西装革履，又着腰斜望着远方，特别有范。打开扉页，写着一行字：仅以此书，献给我一生衷爱的教育事业。大家一看，不觉得肃然起敬。打开目录，大家看到王老师基本上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写的。分为“少小童年”、“临师求学”、“初执教鞭”、“创建农高”、“乡中岁月”和“退休生活”几个大的章节。每个章节又分成一段段的小节，或记人，或忆事，长长短短，厚厚的一本。在附录里还收录了王老师编撰的一些对联及短文诗词。刘世明翻开“乡中岁月”这一章，看见了“体检风波”这一节，不由得感从心起。何小雨也顺着手看，叫着说这是写你呀世明？刘世明感慨地说，当年要不是王老师帮忙，哪能上了大学，哪能当了厅长？哪能找下你这么漂亮的媳妇？说得大家都笑了。然后刘世明又说，从那以后我就把王老师当父亲一样看待啦！王老师也是深有感触。他本来想把当年薛金花让他认明当干儿子的事讲给他，但话到嘴边还是咽回去了。再后还有一节是“丢失的通知书”。王老师介绍说，这个同学比世明低几届，考上了陕西师大，结果把通知书丢啦，你说急人不急人？现在人家是大学教授啦。

这时候孙副县长发言啦，他激动地说，这简直就是一部乡村教育发展史嘛，太珍贵啦。我们现在就缺这个。上一次县里开会我还提过，应该发动我县像王老师这样的退休老同志都写点东西。各行各业。不一定都能像王老师一样写成书，写上一段也行呀？说句不好听的话，等王老师这一代人不在，

我们可就两眼摸黑喽！然后他转过头对教育局李局长说，你是教育局长，来，你说说，解放之后到现在，咱县总共有多少任教育局长？你能叫上名字的又有几个？太需要啦！大家也都深有同感！孙副县长又问王老师，你这书准备印多少？王老师说又没书号，就是个内部准印，三、五百本就可以啦。孙副县长不好意思地说，今天刘厅长在，又是在王老师家，按说我不应该发表意见。但是确实有点激动，我有个想法你看能不能讲一下？大家说你讲嘛。孙副县长清了清嗓子，严肃地说，我讲三条意见你们看合适不？第一，王老师这书至少印一千本。王老师插话说没必要。孙副县长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继续说，第二，王老师这个书，拿出二百本来，五十本捐县图书馆，一百五十本捐给县中学、县实验中学、县职业中学及各县高初中图书馆。

大家一听跟开大会一样，也就不说什么了。孙副县长继续说，第三，这次印书的费用由县教育局想办法解决。李局，没问题吧？李局长说没问题没

问题，一定落实好领导的指示。然后孙副县长又转过脸来对王老师说，王老师，稿费你就别要啦啊？说得大家又是一通大笑。

从王老师家出来，孙副县长对刘世明说，槐乡酒店好像不太远，咱一块过去吃个饭。刘世明说可不敢。现在风头正劲，咱可不当这典型。再说回来待不了两天，我再回去陪陪老太太。孙副县长一看这阵势，也就没再坚持。然后大声说那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走了没几步，孙副县长又稍稍地拉住刘世明说，张县长联系你了吧？刘世明说打电话了，说有个项目要碰碰。孙副县长说，那你是怎么安排的？刘世明说周四得回去。我看这样，你们先走，我中午再陪我妈吃顿饭，下午我和小雨赶到县城，咱同张县长一块见一下，住一晚上，明天一大早我们回行吧？孙副县长说行，我来安排！刘世明补充说，住呢，就别在外面啦，眼杂。就住在县招待所吧。孙副县长说那咱下午见。说完一行人走了。（待续）

### 西山文联《七色花》编辑部古交站揭牌仪式暨《七色花》创作交流座谈会在西曲矿举行

8月14日，西山文联《七色花》编辑部古交站揭牌仪式暨《七色花》创作交流座谈会在西曲矿举行。该工作站的成立和座谈会的召开，不仅为古交矿区广大文艺爱好者搭建新的平台，也为提高《七色花》覆盖率、增加影响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西山文联副秘书长傅澍乾、西曲矿党委书记、副矿长韩新杰，党委副书记、矿长李永东、工会主席赵义胜，以及古交矿区文学爱好者参加了揭牌仪式和创作交流座谈。

古交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古交市文旅局负责人周红丽应邀参加了活动。

西曲矿党委书记、副矿长韩新杰，党委副书记、矿长李永东为《七色花》编辑部古交站的成立揭牌。韩新杰表示，西山文联《七色花》编辑部古交工作站的成立，是西山文联的一件大事，更是西曲矿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西曲人一定牢记重托，以先进的文化团结职工、凝聚职工，让先进文化转化成为安全生产力，岗位战斗力，集体凝聚力。在新焦煤、新理念、新要求的感召下，在“平安西曲、高效西曲、科技西曲、人文西曲、廉洁西曲、幸福西曲”的鼓舞下，西曲矿广大干部职工将更加团结、努力向上，为打造“平安高效、开放融合、有魅力的新西曲”不懈努力。

西山文联副秘书长傅澍乾致辞并向工作站赠送了《七色花》合订本、《西山文学艺术丛书》。他指出，《七色花》编辑部古交工作站的成立旨在进一步贴近基层，走近矿工、走进班组，活跃一线职工业余文化生活，提升服务矿工能力和水平。希望西曲矿以工作站的成立为契机，打造高质量的文学创作平台，扎根基层、潜心研究，用更多的优秀作品讴歌矿山、赞美劳动者。要将工作站打造成人才的“蓄水池”，创作的新高地，吸引凝聚广大文学爱好者，为两级集团公司的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在随后召开的《七色花》创作交流座谈会中，与会文学爱好者一致认为，《七色花》编辑部古交站的成立，为古交矿区广大文艺爱好者搭建了新的平台，为提高《七色花》覆盖率、增加影响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大家还结合多年创作经验畅所欲言，分别就如何提高《七色花》编辑质量，如何更好地进行文艺创作进行了交流探讨，表示今后要更好地利用这一平台，创作出更多更好为广大职工群众所喜爱的优秀文艺作品，为繁荣矿山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郭秀红）

简

讯

# 矿山情缘

(组诗)

□ 王恩会

## 执著

十多年前  
咱是个  
下窑挖炭的  
给自己起个名字  
叫开拓光明

又是十年  
咱还是  
下窑挖炭的  
再为自己更名为  
阳光无处不在

再过十年  
咱还能下窑挖炭  
将会把名字  
紧贴阳光  
让晚霞更美

## 测绘

三脚架  
在地平线上  
伸开爪子

经纬仪  
东张西望着

几个戴眼镜的  
指指点点

量尺  
近点，再高点

记录簿上  
密密麻麻的阿拉伯数字

给出开拓者的坐标

## 地壳里的“我”

不再埋怨  
煤尘把脸蛋  
染成墨色

为了  
大自然  
亿万年打磨成的晶体

不再埋怨  
见不着阳光  
为了  
千万家的安康幸福  
希望  
在这里点燃

## 地壳里的天空

流云走过痕迹  
淀淀出岩层美丽的图案

采机滚筒  
掀起煤海巨浪

奉献者的汗水  
浸湿了脖子上的毛巾

头顶那盏矿灯  
连接成今夜星空

心中那首歌  
唱响激情燃烧的岁月

不知何时  
已锤炼成你的模样

## 致瓦检工

一个  
习惯了  
使用粉笔的人  
却从未走上讲台

一个  
习惯了  
使用仪器的人  
却不是实验室

一个  
习惯了  
作图表的人  
更不是在统计室

他在地壳里  
用责任扛起一片蓝天

一串极简的阿拉伯数字  
和化学符号  
诠释着生命的真谛

地壳  
从此不再黯然  
它已成为你我他  
通往  
幸福的绿色长廊

## 矿工

朴素的着装  
淳朴的语言  
默默地奉献  
平淡的执着  
黎明的清晨

你将第一缕阳光  
洒向万物  
寒冷的季节  
你把暖暖春意  
带给人间  
这就是你  
平凡而伟大  
从来也不曾索取

### 矿嫂

柔情如水  
蕙质兰心  
香远益清

亭亭净植

愿你  
如莲盘的美丽绽放  
亭亭玉立于万花之上

### 井下随想

行走在  
深深的井巷里  
俺，从来没有觉得害怕

俺打心底里知道  
即便

世间再好的砝码  
也难称出安全的分量

因为他是一种责任  
说得自私点  
那便是老婆孩子热炕头

(作者单位: 西曲矿)



## 梦里团聚 (组诗)

□ 王春生

### 梦境里的团聚

梦里的我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见面母亲总是亲昵地摸着头  
不停地问些生活琐事  
父亲用微笑端详自己的儿子  
一贯的问候语就是默默注视  
真情实意是千篇一律的仪式  
场景绝对不是刻意设置  
游子回家一切自然随意  
即使是灵魂与灵魂的团聚  
根与藤蔓的血脉毫无虚伪  
因为我的梦太过固执  
对父母敬爱和依恋修筑一条时光隧道  
想家了就经常去穿越聚会  
我信作古的父母在关注我的生活点滴  
在父母面前我永远是我们的孩子

### 等待春风

我等待着春风  
焦躁不安  
期盼的心  
凝神谛听最心仪的脚步  
从夜晚到天明 又到黄昏  
寒冷笼罩山林  
思念恪尽职守充满自信

我等待着春风  
欲言又止  
相思成梦  
义无反顾直到体无完肤  
嫩绿陪伴着花蕾在舞动  
雨露尽情滋润  
魔幻五彩缤纷充满欢腾

### 鸽子

窗外每天仿佛相似的风景  
确信不是故意编程  
忽高忽低的哨音  
忽远忽近的轻盈  
瞬时脱离牢笼的一群精灵  
不是去天涯远征  
只是放飞夜晚的梦  
天性喜欢翱翔  
存在久远的蓝天和山水作证  
仰望和俯瞰没有誓言  
姿态流露在各自的关注眼神  
翅膀在天空盘旋扇动  
鸽子和主人兴致共鸣

### 拥抱冬天

已经发生的并非突如其来  
邀请和期待的余音仍在  
缤纷的遐想被大雪覆盖

树林里往日的窃窃私语  
让狂野的兴高采烈替代  
所有向往的目光不再吝啬  
俯瞰和仰视姿态为所欲为  
欲望助推的激情绽放精彩  
不要追问生命的年龄  
存在就能体会视觉安排的欢快  
拥抱这个完整的冬天  
把爱意点缀进现在镶嵌到未来

### 影子

影子在阳光下或长或短飘忽不定  
所有人对身正影子要斜无法掌控  
量身画成半圆的轨迹凸凹不平  
与人攀谈他偏要在一旁偷听  
广场上把跳舞的秘密无限放大  
虚构夸张的行为难以解析野性  
尴尬在光天化日是可忍孰不可忍  
修正行为选择在空旷无碍的草坪  
我读金刚经他也在默默吟诵  
尽可能把心里的尘埃洗刷  
淡看红尘里所有的虚妄情动  
心神合一才能万变不惊逍遥随心  
希望到达生活顶点有无数奔跑者  
唯有影子是一生缱绻不离的灵魂

(作者单位: 金城公司)

## 遥 寄 (组诗)

□ 杨 丽

### 春天，在晋阳湖

一条小路把我带到这里  
而我 沉浸在两种摩擦的存在中  
从中间穿过整个寂静的湖泊  
就像回忆昨夜 穿过我整个身心的思绪  
像波浪轻易从中间分开  
像路分岔  
变成更细的两条  
一个不能合拢的人  
朝着两个相反的方向  
把心分开……

### 散步

从来没有真正地路过  
我散步  
其实已加入  
这条乡间小路的复杂变化

我的脚步 牵动了尘土  
我的呼吸 扰乱灌木的呼吸  
我的安静 叠加着整个森林的安静  
我的波澜 让眼前一切 转眼盛世空前  
我再也没有离开  
也再也没有停止  
我移动 盯紧两边的田野  
空气里迅速充满细小尖锐的气息

### 愿余生四月如画八月繁花

我的一月没有飞花漫天  
也没有谁 再映入我的眼  
直到你也追赶着梦 闪现  
那似曾相识 倔强的脸  
你是八月里炙热的心和沉淀  
余生，只愿四月如画八月繁花……

### 爱

生活的目的就是去外地

认识陌生人，观察别的事物  
就是出发，告别  
就是忘记以往的生活 与日子

让人无法承受的 大地  
也在和我们一起 承受  
我的心 栅栏的门 徐徐打开  
我选择焕然一新的世界  
我只能热爱它  
才能藉此延续  
对你的爱……

### 回 忆

那是日落时候轻轻发出的叹息  
昨天已经走远了  
明天的方向明确了  
相框里那些闪闪发光的我们  
在夏天发生的事  
我们不会遗忘  
铁道旁的老树下  
留下的是满满回忆……

### 亚龙湾之忆

海浪在每一片草叶之间冲撞  
发光的阶梯  
斜倚在云朵之上  
极目远望  
世界简化为无边的海浪  
身体蜷缩在树荫下  
像已被主人遗忘……

### 另一种乡愁

闭上眼睛  
心中感觉清静  
再睁开眼睛  
怕观望前程……  
夜风清冷  
沿途的歧路  
方向已明  
许多感触 无法倾诉

我就要出发  
那刻骨铭心的滋味  
与经历 占满心头  
故乡的云和树 在路的尽头

### 心 愿

挑战新的世界  
守护永恒的爱  
光的弧线 不管多远  
我愿和你一起  
去冒险  
直到，繁星点点  
照亮每个心愿……

### 遥 寄

天空像玻璃  
晨曦俯向大地  
岩石间的花朵  
像自一面镜子里浮现出来

这是一种告别方式  
而且是反复的、缓慢的  
花朵喃喃细语  
多年后的夜晚  
星星掩盖了所有的一切

她敲打着有字的清晨与玻璃  
每按一次快门  
都是沉重的停顿  
像天空，瞬间扑向大地……

### 湖畔感想

夜晚之鱼挣脱了  
鳞片散落的天边  
湖水若有所得  
疼痛的小词  
终于有一个斑斓的尾巴  
垂柳袖着手  
保持古意姿态  
而它看不见的根系

展开潮湿的幻想  
 时间还早  
 幼蝉在地下三尺闭目吮吸  
 不问昼夜  
 还需历经数日  
 它们才凑齐一套翅膀和云曲  
 柳啊蝉啊顺从于冬的沉默 夏之疯狂  
 不知自己也是时钟的一部分  
 时光流动  
 风起了  
 我走过湖堤一如当年  
 身体似扁舟  
 我仍爱它人世间的起伏飘荡  
 时有靠岸之心  
 时有银辉满舱

诗 绪

傍晚更加悠闲  
 过去的事物  
 总在风中弥漫  
 四月的酒杯和花开的过程  
 我什么也没看见

时间隔着门槛  
 山色和我互相浸染  
 低头提笔之时

无需争论叫什么

黎明 澜沧江畔  
 一种不知名的鸟儿叫的好听极了  
 联想到昨天在热带植物园  
 五颜六色的花 数也数不清  
 珍奇的树木品种繁多 叫什么名字  
 也无从知晓  
 昨夜在江边的霓虹酒吧  
 是木瓜 是糯米 是酸角酿制的酒呢  
 没有几个人能准确说出个子丑寅卯来  
 反正瞬间就把一个个诗人  
 喝成了李白 杜甫 王维 柳宗元

多年不见的朋友  
 正和我交谈  
 闭门不出的忧伤  
 如同镇纸  
 压住了被风吹走的信笺  
 方有了这首诗  
 写在上面……

好 想……

默契发生在每个下一秒  
 好想能听到  
 你的轻歌……

时间静止的美好  
 喜欢看到  
 你这样傻傻地笑

好想能这样——  
 一起白头到老  
 最好立刻从下一秒……

我们都一样

——献给白衣战士的歌

夏天还是那么短  
 思念却很长

一直放在心上的礼遇  
 与经过  
 是我们，曾经许下的愿望  
 星星没有骗我们  
 她已经开始飞翔  
 夏天还是那么短  
 思念却很长  
 我们都一样

春日短歌

大地脱下厚厚的冬装  
 我的手指轻轻地弹唱  
 爱情的旋律，在春之路上  
 散着幽幽芳香。远处的太阳  
 把春之歌高唱……

(作者单位: 新技术产业发展中心)



老 挝 老 挝 (组诗)

□ 毕福堂

这片充满活力的  
 插根筷子就能生根发芽的神奇的土地  
 少女有多孔雀 筒裙有多婀娜  
 都不重要  
 只要过得开心 听的天籁 住的宫阙  
 就足够了 就无需再争论叫什么了  
 即使把男人叫成一朵花  
 也无所谓了

2019.4.13 晨于澜沧江畔

在老挝，看望一群贫困的孩童

比我的童年还童年  
 五十多年了

地球上的一个角落  
 还有赤脚 光背 黝黑的一群孩提  
 其中一个六岁的女孩  
 背着一岁的弟弟  
 拉着四岁的妹妹  
 对于我们的到来 羞怯 好奇  
 脏乱的秀发 让人心酸  
 我能做的 仅是掏出几张人民币  
 还有一些中国诗人集体捐出的  
 笔记本 以及从未见过的巧克力和棒  
 棒糖  
 一个下午

五味杂陈只抠出一句诗来——  
能把童年吮吸成甜蜜的才叫童年  
2019. 4. 13 随中国诗人万里行草于老  
挝乌多姆赛

### 罌粟花

大巴车发烫成千山万水了  
酸困的肌肉骨骼颠簸成了关卡界碑  
今天 在异国他乡终于见到了你  
如此的妩媚 妖冶  
看一眼 秀色可餐  
闻一闻 骨酥肉麻  
而由此提炼出的歹毒的鸦片更是招惹不得  
倘若鬼使神差沾惹上身  
消魂蚀骨是无疑的  
想啥来啥是无疑的  
江山社稷是伸手可得的  
三官六院是瞬间拥有的  
罌粟花 罌粟花  
缤纷绚烂的花瓣比石榴裙还迷人

更难以抵挡的 是迷魂——  
孤魂的魂

2019. 4. 13 于老挝

### 寂 静

连绵空旷的大山里  
这里显得尤为寂静  
依山而建的几层平台  
长眠着一百二十九名中国烈士  
每人墓前有块小小的石碑  
他们已消失了几十年了  
听不到故乡的方言几十年了  
偶尔听到的  
是异乡晚归的陌生的牛咩  
再过两天  
我们也要回国了  
只能拜托天光云影 河汉星月  
多陪陪这些久别离家的孤魂  
而夜晚的禅鸣虫吟  
祈求你们把丝丝缕缕的响声  
尽可能模仿成它们家乡的戏曲小调

2019. 4. 15 于老挝乌多姆赛中国烈士  
陵园

### 距 离

这些年旅行  
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  
通关 过境是必须的  
地图上看上去很近很近  
有时却要折腾好半天  
翻山 越岭 一程一程  
车马劳顿是无疑的  
如果有天 彼此的距离像隔着一道开满花朵的篱笆  
东家的母鸡可以跑到西家下蛋  
西家的猫咪也可去东家过夜  
彼此的距离比一支枪还短  
该有多好

2019. 4. 13 出国途中

### 原始森林

这是一片远离红尘的原始森林  
太阳 风 视觉 微笑都是绿色的  
成百上千年的参天大树比比皆是  
茂密的叶片上挂满养生长寿的秘方  
每一升空气都是无污无毒的天然氧吧  
山间那座搭建在翠绿鸟鸣之上的家徒四壁的竹屋  
是另一个星球上的广寒宫  
它的下面经年流淌着  
由高及低过滤了一遍又一遍的桂花酒  
而晶莹剔透叮当作响的美妙天籁  
是嫦娥把峡谷的瀑布弹成琴弦的  
如果运气好  
晨起还能拣到昨晚落下的星星变成的蘑菇  
而这一切  
只能由林间不离不弃的追逐戏嬉的鸟儿拣到  
由不染纤尘的忠贞不二的小兽嗅到

这里的每片叶脉  
都是通向天堂的路  
2019. 4. 17 日草于老挝乌多姆赛南甲  
原始森林

### 慢生活

老挝的慢生活是诚实的  
就连时间都比版纳退后一小时  
因为不急 不躁 不亢 不奋  
湄公河两岸的绿色常年不衰  
水果四季不衰 寺庙的钟声四季不衰

山坡上的橡胶林四季不衰  
白色的乳汁能流多少就流多少  
就连田里的牛咩也是慢条斯理的  
那一晚我到竹林里散步  
不经意间听到了两颗依偎的星星在呢喃  
连节奏也是那么缓慢  
难怪他们擦出的火花是长久的

2019. 4. 17 于老挝湄公河畔

### 橡胶树

山多弯大 人烟稀少的异国他乡  
鸟鸣略显瘦弱  
学堂的书声有些简陋  
这片亚热带的丛林里  
一种神奇的树  
以忍受一刀一刀的切肤之痛  
四十余载淌出成吨的乳汁  
如果是一个人 她会哺育多少的儿女  
木屋下 承欢 舐犊  
该有多少的天伦之乐  
但它只是一棵树  
一棵对抗罌粟的树  
一棵对抗贫困的树  
这尘世的天灾人祸  
是不该它去承担的  
但它却经年累月肩起来了  
流尽最后一滴白色血液的时候  
躯干也不忍弯上一弯  
在它看来 佝偻不能属于它  
既使些许的腰弯背驼  
土地的皱褶就越发深了  
一棵橡胶树能割出四十多年白色的汁液

2019. 4. 16 草于老挝 4. 27 改定于太原

(作者单位: 省文联)





## 前朝消息

总有风吹西窗烛曳黄昏的迷离  
 总有斜倚床头手捧书卷的闲情和逸致  
 打开宋词，让故事走出来  
 总能遇到桃花在溪水里漫过肌肤  
 总能看到竹竿挑破庭院帷幔的泪痕  
 总有一个人离去，一条河在回忆  
 三两声犬吠，一天星空寥落  
 喜欢这样穿越今古  
 想象一些虚无的情节  
 大雪就此封山  
 一个人倾听一朝人的消息

## 流年

指缝间流水，有着蛇形腰身  
 终究，抬起手看到的，只是空空  
 原谅那些有意无意拼接起来的情节  
 原谅额头新生的皱纹  
 原谅冬天的冷和西北风的强硬  
 原谅梦里有过的四月  
 原谅这半辈子冲不破逃不出的网  
 任谁，在流年里充当了命运的主角  
 笑语吟吟。窗外的景色又在更迭  
 季节的门，业已轰然打开  
 谁又能阻挡得了春天的汹涌而至  
 你看，立春过去，雨水又来

## 三月辞

东南风一吹，算春天了  
 黄土高原试图伸一伸腰  
 三月，扶了它一把  
 剩余的事情，就靠想象吧  
 想象一朵梨花追赶一朵桃花的心情  
 想象一片盎然春意的原野  
 还有飘在河谷上空的那枚红风筝  
 下了雪，又下了雪  
 嘿，还有谁站在三月瞭望  
 一年年，习惯用无边的荒芜讴歌春色  
 惊蛰过去了，然后就是春分  
 就算不打雷不落雨，不曾有青草顶破  
 大地的皮肤，但一定可以看到  
 一只北归的燕子，在找寻旧时的屋檐

## 隔着一湖水的旅行

沿着整整齐齐的台石  
 用规规矩矩的步伐迈出去  
 经过含苞的小树丛  
 鹅黄的垂柳  
 抵达一汪水域



我本无意四月里借取你粼粼波光  
 你却不断用小浪花喊我  
 请水鸟叫我  
 最后还动用了湖心依然枯黄的芦苇  
 用它低矮的复苏的疼痛  
 让我说出一些小词汇——  
 绿色，醒来，巢穴和远方。

## 感觉里的

风驰电掣，是潜藏过去岁月里的  
 更是现在的  
 从心底笑出的声音，像浮在树枝上的  
 四月  
 来来往往。过一次，四月就摇晃一次  
 这是一个人的感觉  
 是季节，闯过风雪的阻隔  
 涉山涉水赋予她的  
 平坦或并不平坦的路  
 只需轻轻踩下油门  
 那绿，那波光，那一望无际的旷野  
 那年月积了又积的爱恋  
 风驰电掣，风驰电掣地笑

## 黄金屋

巨大的球形水晶灯亮起来了  
 顷刻间，河面洒满细碎的黄金  
 黄金前呼后拥，把它  
 紧紧包围起来  
 我说，这是一座黄金建造的屋子

于家堡高铁站在不远处静静看着它  
 柔软的海河有着和天空一样的质地  
 我是它此刻唯一的王  
 我不屑丈量国土，也不与人深究  
 桃花落下之后，水是否足够三千尺  
 在这王的世界，无论是清唱还是低吟  
 都远远不够。我必须让自己  
 消融在时间的节点之上  
 让一座城同时看到两座黄金般的屋子

## 再见，睦南道

黄昏的光线，落下来了  
 一辆五架马车摇响清脆的铃声  
 碾压着时光，快速从我们身边过去  
 其实，我是分辨不出方向的  
 看花，也叫不出它们的名字  
 只知道在高高的院墙之上，它们  
 令我欢喜  
 弯曲的马路，并不宽阔  
 很适合一前一后走  
 偶尔谈及图书馆和中西文化差异  
 黄昏再次匆匆降临睦南道的时候  
 那些小洋楼似乎都踮起了脚尖  
 春光满面的爬山虎，说声再见  
 邻街的小格子窗户，说声再见

## 背影

你将背影定义为时间的终结  
 或者，时间的开始  
 山崖断裂，飞鸟找不到突围的天路  
 海棠花开了，又谢  
 它翻卷的云朵，从高处坠落  
 你捧起风铃遥远的声响  
 其实，白昼还和从前一样光亮  
 夜晚一如最初般宁静  
 只是多了背影，多了无从表达的沉默  
 生命是一块炭火，反复燃烧，熄灭  
 化成灰烬之前，那些必将  
 沦为背影的春天，歌声飘过，你听得见

## 红灯笼

红灯笼在树枝上  
 红灯笼在风中轻轻摇晃  
 三月的北方空旷得只剩下一具躯壳  
 车向南开去  
 车向北开去  
 车向西开去  
 车向东开去  
 谁在老地方歌唱  
 谁曾把红灯笼轻轻地挂在树上

穿透夜晚的黎明  
抚摸一颗颗小小的心脏  
我来了，我去了

#### 致四月

谁在意街头的风  
谁在意它从向阳街到滨河路的穿行  
春天潜伏在四月  
故事总是一段一段，一年一年  
以时间重复书写  
有飞翔的意念  
有一颗复苏了的草木之心  
不去想人间芳菲的尽头  
枝头上是喜鹊，还是乌鸦的叫唤  
也不必去分辨  
白昼和夜晚拥有同样节奏的起伏  
氤氲向前流淌的趋势  
人们努力歌唱，岁月努力歌唱

#### 远方

有雪花亲吻草尖天上人间的颤抖  
流水缠绕河岸，黎明唤醒暗夜  
一朵朵花开，一树树叶片舒展  
云的飞扬多么自由  
岩石听懂了黑马路碎山崖的孤独

鸟儿和鸟儿互相梳理黄昏后的羽毛  
爱情刚刚出浴  
有一颗流浪的心，一个落拓不羁的人  
有粗瓷大碗的烈酒，半部经文的宽广  
有今天和明天不用对接的完美抒情  
我常常把远方比作三月  
我相信这世界之光，时间之光，宇宙之光  
有三月，有远方，就有诗歌  
就有呼吸和行走，躯体之外的全部

#### 你的眼眸

我就这样在尘世里禅定了自己  
半辈子的路走过去了  
季节里的花开花落再不能让我泪流满面  
昨天深夜里的雨滴，温柔了又温柔  
北方的四月，把我包裹得严严实实  
我就这样安然了  
静静地睡去，静静地醒来  
悄然无声地做着一些我们的事情  
有时候，狂风突然大作  
汽车操作台前的挡风玻璃护在我面前  
飘起来的沙尘都遁去了  
我欢喜着自己

你的眼眸是一面镜子  
哦，我必须时常擦亮自己，让镜子变得晶莹  
我说话行走，甚至安睡的时候  
我都能够把自己看得清清楚楚

#### 黄昏的时候

落日余晖把柳条刚刚抽出的鹅黄  
送到窗前的时候，我开始看时钟指针的走向  
细数一秒一秒的滴答  
空落的瞬间，想起青年时读到的诗句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现在，是榆叶梅盛开的季节  
它的红艳点燃了北方四月的天空  
时光，仿佛又倒回来了  
故乡的那口咸水井，在记忆里打着水花  
水桶一前一后  
我们一前一后  
目光阅尽了黄昏的眉眼  
我们这样走着，一走就是五十年

(作者单位：同煤文联)

## 今年四月 (组诗)

□ 刘全富

#### 四月

这个冬季  
宅在家中  
无奈地自酌  
只因这猖獗的病毒

团结奋斗  
同仇敌忾的气势  
我们才不可战胜

四月的春风呼唤  
这个冬天的寂寞  
一颗颗嫩芽破土  
张开了饥渴双唇  
亲吻阳光  
彰显绿色

撕去过往的艰辛  
翻开四月的日历  
四月的天空  
哪怕是阴雨天  
也染满了春色  
展示着大自然  
不可阻挡的风韵

共和国勇敢的志士们  
倾听你们彼此的心跳  
演绎着团结奋斗的音符  
坚定着不可战胜的信仰  
携手，同四月  
一起走向春天

#### 四月的风

芬芳的四月  
柳醉了琼瑶

多情的驿动  
骚扰着心菲  
哪可能按捺住性子

云雨江南  
春烟暮绕  
谁，又能不喜欢  
这人间的四月天

塞北金风剪绿柳  
顽童田野放风筝  
归来的战疫者们  
愿你们心情更好  
尽情欣赏这  
四月的花香

城市灯火阑珊  
月光下的天空  
更加妖娆  
寂静的春光月夜  
让心安然  
天边星光闪着媚眼  
在夜空深处  
存满着疑惑

中国如此的强大

消瘦的月光  
 朦胧了园中的浅绿与鹅黄  
 水面的涟漪  
 细腻了春夜的温软与歌唱  
 燕子在屋檐间低吟细语  
 诗人在田野花丛中  
 捡拾灵感与平凡

四月的风  
 让心飞扬

#### 四月的雨

绵绵细雨  
 你还是来了  
 淅淅沥沥地  
 浇灌所有的思念  
 亲吻干裂的河床

长久的寂寞  
 驻足在家中  
 四月的小雨  
 复活了遍地的渴望  
 饱尝了滋润的甘甜

告别父母  
 背起行囊  
 从此远离家乡  
 远离喧嚣  
 义无反顾地踏上黑土地  
 看那光秃秃的山  
 黑黝黝的天  
 高耸的井塔架  
 悬空的皮带廊  
 地平线下运出的滚滚乌金  
 奔向四面八方  
 从此在黑土地上扎根  
 永无悔怨

踩着黑土地上的脚印  
 踏着晨曦的露珠  
 换上工装  
 背起矿灯自救器  
 怀揣着一颗惊奇不安的心  
 走进地平线下百米深处  
 来到黑色的世界里  
 辛勤地耕耘着

多想  
 在这迟到的甘霖里  
 找到丢失的自我  
 就像流浪的歌者  
 回到久别的故乡

在雨中  
 思想着祖国的强大  
 我的心啊  
 就像今年四月天  
 莺飞草长  
 万木染绿  
 这个特殊的季节  
 让每个人更加坚强

#### 四月的阳光

这阳光  
 尽显春意盎然  
 尽显四溢芬芳  
 卸下这个冬季的疲惫  
 让我们感悟生灵

万物复苏  
 百花争艳

冬麦悄悄地返青  
 油菜花遍地黄金

泛着浓绿的树枝  
 彰显生命的坚强

不愿等闲的人们  
 黄土地上  
 一个个劳作的身影  
 城市里头  
 复工复产，创先争优  
 高原、原野  
 飞速的高铁不断延伸  
 ……

这个浪漫的四月  
 不再隐忍

春光奕奕  
 漫天遍野  
 红的，白的，粉的，黄的……  
 娇妍了山川大地  
 撩拨着我们的心菲

(作者单位：太原选煤厂)

## 矿工之歌

□ 杨飞利

哪顾得上  
 ——顺腮而流的汗珠  
 青涩的脸盘早已被黑色染就  
 那黑色  
 如墨玉  
 似乌漆  
 在矿灯的照耀下  
 金光点点  
 格外耀眼  
 那是属于矿工的独特形象和色彩

从不畏惧潮湿阴暗  
 从不害怕疾风劲寒  
 不是铜皮铁骨  
 也没有神仙道行  
 只因有一颗坚毅的心  
 时时陪伴

终日游走在水火瓦斯煤尘顶板之间  
 历练出壮阔的胸襟  
 高贵的品质  
 筑起矿山的脊梁

父亲退休了 儿子接上  
 一代又一代的矿山人  
 前赴后继  
 哪怕那山再高 巷再深  
 也要接过那身厚重的工装  
 继续下井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年轻的后生两鬓斑白了  
 又来了一群后生跟上  
 可爱的矿工们  
 一代又一代的传承

清灯黑影中穿梭  
 劳累中苏醒  
 光荣而伟大的矿工啊  
 用辛劳和付出  
 铸就了伟大的煤亮子精神

也想有儿女情长  
 也想尽孝敬仰  
 怎奈世间还需更多的光明和温暖

哪敢有丝毫的懈怠和放松  
 忍受了黑暗与孤寂  
 换来了万家灯火的光明  
 阴暗与潮湿浸透了体魄  
 却温暖了千万大众的身心  
 我奉献  
 我快乐  
 脚下的黑土地  
 因年复一年的足迹

而变成了闪光的金色  
 黝黑的面庞经过长期的浸染  
 而发出了光亮  
 踏着晨曦出发  
 迎着星月归来  
 勇敢的煤亮子啊  
 永不退缩

(作者单位: 镇城底矿)

## 武汉 武汉 (组诗)

□ 李国华

一

我去过武汉，去过很多次  
 江心的汽笛，东湖的烟雨  
 龟山的红梅，武大的樱花  
 以及没有黄鹤的黄鹤楼  
 早已模糊，没有细节  
 我迷恋武汉的气息  
 哪怕是潮湿、闷热、阴冷  
 城里城外  
 弥漫着稻谷和米饭的芳香  
 鸭脖和小龙虾太辣  
 武昌鱼和热干面只是传说  
 可是，藜蒿和紫菜苔的味道  
 想想都会垂涎  
 喝过枝江大曲吗？三两  
 就能醉我一生的旅途  
 武汉，是我的驿站  
 武汉，请为我开门

二

武汉总是会有人去的  
 肯定会有人去的  
 钟南山是最早的逆行者  
 历史注定会把他画像印成门神  
 贴在民间所有的新春  
 除夕，没有爆竹声  
 只有来自北京的集结号  
 和共和国的冲锋号  
 党旗、国旗和军旗鲜红  
 按在请战书上的指印鲜红

三军将士、医生护士出征了  
 目标湖北，目标武汉  
 看，数以万计的白衣战士  
 来自五湖四海的白衣战士  
 正演绎着生死，演绎着忠诚  
 包括上海  
 那群剪去长发的姑娘  
 包括山东  
 那群剃了光头的护士  
 包括荆州  
 那个骑车返岗的小丫头  
 (不是三百六十五里路  
 是三百公里路)  
 包括四川  
 那些千里送菜的卡车司机  
 他们的故事有些远了  
 就说古交，就说我们的小山城  
 九个天使已经飞抵武汉  
 我看见鲜花在她们胸前开放  
 她们没有哭  
 流泪的，是送行的男人  
 还有人在请缨  
 还有人正在远征的路上  
 只要武汉需要  
 我们人人都有机会  
 故事，还在继续

三

孩子，我们去武汉吧  
 你看日历  
 春天都到了北方的隘口

没有人留意和传送南方的消息  
 不过，我知道  
 武汉的枝柳已经吐绿  
 湖北的油菜花遍地黄金  
 战争即将结束  
 一切都要过去了  
 等到三月，或者五月  
 我们去武汉吧  
 再也不需要戴口罩  
 到那时，该开的花都开了  
 我们沿着汉阳大道  
 漫无边际地走它几天几夜  
 看车水马龙，听人声鼎沸  
 陪同康复的城市走进三月  
 不要忘了雷神山和火神山  
 (到那时，它们不再是医院  
 而是丰碑，民族的丰碑)

我们去汉口江滩吧  
 不要单纯地看风景  
 帮我打开随身的汾酒

一半，敬给长江和汉水  
 一半，我与武汉同醉  
 江涛拍岸，鸥群掠过  
 黄昏的萨克斯吹响了回家

孩子，一切都结束了  
 但是，所有受惊吓的灵魂  
 还没有痊愈  
 况且，有些人有些事有些时光  
 本身就不能遗忘  
 比如英雄，比如逆行者  
 比如生，比如爱，比如死  
 比如2020，武汉的往事  
 和大江南北中国的创伤……

(作者单位: 古交市公安局)

## 诗词十一首

□ 闫进朝

## 鹧鸪天·迎新

不见车流不见人，关门闭户仍担心。严防死守是国策，万众一心全照遵。

戴口罩，杜毒菌，人人防范远离瘟。杀绝冠状普天庆，舜日尧天再创新。

## 破阵子·赞白衣战士

抛掉高跟红裳，从头到脚包装。昂首挺胸奔战场，舍死忘生斩疫王，必须一扫光。

决战方仓亢奋，扶伤救死轩昂。妙手回春施巧技，不灭瘟神不下岗，赞扬白素娘。

## 水调歌头·赞新能源

广袤黄沙地，日晒水蒸干。长期无雨无雪，干旱复年年。一旦暴风吹起，滚滚沙尘弥漫，蔽日掩蓝天。草木花难见，千古没人烟。

新科现，风光电，拓能源。不烧煤气油，不须占用农田。似镜光伏列阵，铁塔风轮飞转，洁电送中原。今日奔沙漠，创业富家园。

## 水调歌头·登居庸关

万里腾空跃，飞起在榆关。翻山越壑腾岭，一往抵嘉关。血汗铸成壁垒，险峻恢弘罕见，防患首当先。烽火狼烟起，征战抗敌顽。

潮流变，和睦现，旅游炎。当今访古时尚，无事便游玩。今赏金銮古殿，明仰仙山圣境，再览大山川。登上长城看，好汉立庸关。

## 水调歌头·望乡

岂忘唐河水，更想虎头山。房前屋后红杏，村北有汤泉。欣羨上滩湿地，燕舞蛙鸣鱼跃，旱涝保收田。如此风光地，贫困复年年。

如今变，砖房院，炕头炎。两不愁民雀跃，三保障国安。农作机耕机种，高效省时丰产，物阜庶民欢。无事学科技，发奋创新天。

## 水调歌头·赞一带一路

昔日奔丝路，先把骆驼牵。途经千里戈壁，一路少人烟。跨雪原跋葱岭，日落山驼做伴，月下度饥寒。天险终难阻，坎坷亚欧连。

兴一带，共同建，路当先。车船高速透彻，千市百都连。天下五通\*渐现，互惠双赢共享，福利落民间。朋友圈逾大，世上越安全。

(注：五通指通商、通技、通汇、通游、通文化。)

## 定风波·赞工兵

掘洞开山找矿层，三川河谷炮声隆。军号声声皆入耳，召唤，千军奋战赶工程。

万马奔腾齐跃进，发奋，古交一跃变都城。似玉煤焦销四海，名就，高歌古矿赞工兵。

## 卜算子·观瀑

谁把玉珠抛，一往乾坤跳。吐露喷云挂彩虹，动地惊天啸。

远望似垂帘，近看银河落。闯壑夺关奔海洋，竟作波涛笑。

## 鹧鸪天·赞蒲公英

山野荒滩扎下根，根深方可好生存。水肥滋润根须壮，何惧冰天雪地侵。

冰解冻，雪消融，金花灿灿照乾坤。不和桃杏争芳艳，含笑自珍来报春。

## 鹧鸪天·赞养蜂人

载上蜂箱闯天下，追花逐蜜棚当家。赶时弄季跟花走，露宿风餐似“叫花”。

观北斗，看云霞，苍天赞助把财发。馨香甜蜜艰辛换，致富发家众口夸。

## 贺鼠年

祥和节日庶民欢，庚子迎来丰盛年。

GDP超百亿万，长征五号又升天。

航天建站有新技，登月嫦娥破返关。

民富国强齐奋进，神州科技展新篇。

(作者单位：集团公司机关)



## 散曲十二首

□ 郜桂英

熏满文，情满樽，桌满春。

〔中吕·山坡羊〕博凡酒品

杨梅酒新泡，玫瑰汾才到，青青竹叶醇浓耀。左瞧瞧，右瞄瞄，先夸红色江山傲，再唱老白汾酒豪。喝，品味高；藏，无价宝。

〔中吕·山坡羊〕美食

澄汁新榨，核桃新下，榴莲炭烤人欢洽。富塌塌，面擦擦，豆皮山药您说话，旋粉拿糕您要啥？今儿，送木瓜；明儿，赏杏花。

〔中吕·山坡羊〕菜品

鱼头汤沸，鱼茸羹惠，猪蹄羊腿家乡味。蟹鲜肥，菜青蕹，孜然排骨酥皮脆，黄菜羹汤豆腐煨。博，博厚为；凡，凡界魁。

〔正宫·塞鸿秋〕乡下小妹

徐家二姐真勤快，麻花大辫招人爱。出工兜里干粮带，高歌亮嗓如天籁。劈柴做饭忙，巧手缝衣卖，天生一副当家派。

〔中吕·喜春来〕游生态园

冰消峡谷青山面，笑语听波赏碧园，春光满眼喜心间。抬望眼，细柳舞翩跹。

〔越调·小桃红〕寄汾河曲社

汾河吟苑韵飘飘，奏响官商调。吟诵诗评社刊妙，布局高，群芳争艳枝繁茂。建辉领跑，梁翁鸣号，光大看今朝。

(作者单位：官地矿)

〔仙吕·后庭花〕安全员

安全来顶天，警钟不断弦。口似婆婆嘴，眼如道道关。为平安，规程牢记，无私铁面怜。

〔仙吕·后庭花〕清洁工林姐

披星四季忙，整街两巷光。晴日大汗涌，雨天泥水趟。不嫌脏，换来谁净？平凡伟大藏。

〔黄钟·节节高〕矿区女工协管员

井前坑后，补衣缝扣。安全助手，贴心暖袖。送热粥，温汤候，鞋垫留，再把叮咛装进兜。

〔中吕·满庭芳〕庚子年赏春

莺飞草长，柳丝荡漾，桃蕊飘香。高天倒映微波酿，碧透春江。望归雁蓝天奋翔，沐瑞霞万类奔忙。风和畅，神清气爽，愉悦意飞扬。

〔双调·落梅风〕题照防疫卫士刘文英

(一)

心关注，身向前。护士长本行当赞，官商调中听妙弦，秘书长令人称叹。

(二)

曾求战，未入编。各梯队暂居三线。守门令行急赴援，孽瘴擒顺遂心愿。

(三)

容难辨，身裹严。挂战袍客车站，进出过筛查病员，守家园铲瘟如愿。

〔南吕·四块玉〕杏花缘

汾酒醇，杏花阵，雅客博凡赏清新。诗书画意芳菲韵，

## 散曲六首

□ 蔺润萍

〔黄钟·节节高〕咏柳

碧青芽暴，  
絮花飞俏。  
枝条曼舞，  
轻盈美妙。  
百缕垂，

千丝密，  
万叶柔。  
更比花姿魅妖。

〔仙吕·青哥儿〕春韵

桃妖杏娆争俏，  
柳芽杨絮飞梢，

紫燕南来喜筑巢。  
萌动凡心戏春潮，  
真玄妙。

〔南吕·四块玉〕姊妹情

(一) 姊妹情

姊妹缘，

常相伴，  
骨肉情深骨筋连，  
金花朵朵娇容艳。  
冬赏雪，  
夏赏莲，  
情展现。

### (二) 兄弟情

血脉亲，  
血缘近，  
一奶同胞肉连筋，  
兄恭弟敬心扉沁。  
手足亲，  
情谊真，  
携手牵。

### [中吕·山坡羊] 春景

翠芽微露，

柳丝飞瀑，  
花迎月伴春宵度。  
雾飘浮，  
雨柔舒，  
时光不负缤纷铺，  
梦醒痴缠莺燕舞。  
人，福寿注，  
神，财禄顾。

### [双调·碧玉箫] 伏天梅雨季

阴雨缠绵，  
懒日躲清闲，  
疾患谁怜？  
帘幕瀑潺潺。  
扰人难入眠，  
不堪风骤掀。  
花落瓣，

思绪凭栏渐，  
天，  
善变孩儿面。

### [双调·殿前欢] 小聚

聚云轩，  
聊天叙旧喜空前，  
俊男靓女才情现。  
探讨诗篇，  
佳肴美酒鲜，  
笑语欢歌献，  
不舍离别散。  
何时再见，  
挂念凭添。

(作者单位：官地矿)

## [ 鹧 鸪 天 ] 十 一 首

□ 牛未生

### 避暑

万仞山峦悬峭崖，  
蜿蜒叠嶂绽奇葩。  
雨飘浸润松柏翠，  
峰俊缠绵挂落霞。

枫叶艳，  
柳蝶搽，  
梦回几次逛巫峡。  
今宵细瞰风流画，  
锦绣无涯胜女媧。

### 夜不能寐

月挂高空星几颗，  
西楼碧影舞婆娑。  
勾魂摄魄心无助，  
地覆天翻衣尽剥。

更寂静，  
眼喷薄，  
牙床辗转烫干馍。  
鬼神无奈擒魔力，  
一任相思把我灼。

### 贺爱乐合唱团五周年庆典

音韵飞扬过并州，  
冬寒夏暑苦追求。  
五年瞬刹飘然过，  
三晋城中名自留。

长征赋，(1)  
矿工牛，(2)  
牺盟歌颂(3)续风流。  
风骚独领真情献，  
再铸辉煌共运筹。  
注：(1)长征组歌千人大合唱；(2)矿工  
大合唱；(3)牺盟战歌原创。

### 七夕有感

火焰一团天降来，  
高温灼面窒息呆。  
寒冰融化潺潺去，  
热浪奔腾汨汨裁。

情甚笃，  
意塞怀，  
非凡千日不苍白。  
牛织艳羨七夕聚，  
吾赛仙家笑满腮！

### 赴京笔会有感

万里足行赴殿堂，  
几多弟子聚心房。  
文成写就千般业，  
恋曲痴迷百世扬。

鞭丑恶，  
赞芬芳，  
生花笔下述琳琅。  
添油加醋诗章润，

昌盛歌抒亘古长。

### 无奈的窃语

拥堵愁肠思绪烦，  
红楼倩影晾孤单。  
默然推动心扉扇，  
静谧频添不尽欢。

吟唱起，  
戏言谈，  
东窗帘下叙甘甜。  
一朝牵动丝绒线，  
五彩斑斓画笔凡。

### 相思景

望眼欲穿无影踪，  
断声断线奈何从。  
去而复返心中窃，  
暖色轻柔春意浓。

梳发鬓，  
照面容，  
韩香偷换过隆冬，  
南国红豆夕阳映，  
璀璨光环映雁鸿。

### 静夜思

风冷灯愁衾风单，  
更深孤枕意蹒跚。  
梦回对酒斛光错，

醒过鰥夫幻境残。

羞见面，  
怯寒暄，  
矜持放浪怎遮拦。  
随心如愿鸳鸯戏，  
日上西山海水干。

腊八感想

腊月寒冬冷不休，  
初八蒜瓣醋中游。  
吃粥一顿来好运，  
花落花开计算周。

神罩住，

圣当头，  
风调雨顺少烦忧。  
除夕闪过新春到，  
平路宽途虎气牛。

小年遥寄

神灶飞天回命成，  
吴刚偷降栈嫣红，  
袅婷隽永仙家踞，  
垂莅人间度履程。

同贺庆，  
共风生，  
金童玉女绕玲珑，  
普天许愿妖娆在，

一带天鹅翔碧空。

冬的使者

白玉凝酥柳摆身，  
红巾叠簇胜花魂。  
芳心遥寄清幽处，  
碧绿飘然扯艳裙。

思照旧，  
念无垠，  
纤纤曼妙惹仁君。  
寒烟缭绕风吹散，  
楚楚动人冬莅临。

(作者单位：金城公司)

散曲三首

张冬梅

[仙吕·后庭花]燕子新家

精工巧匠雕，檐前筑爱巢。美景吉祥处，风光无限好。暖心潮，雌雄环绕，雏出圆梦娇。

[仙吕·后庭花]赏牡丹

牡丹竞吐妍，蜂蝶争绕缠。花朵昂头笑，千姿百态妍。舞蹁跹，快门留念，婀娜真耀眼。

[仙吕·后庭花]复课

疫消人尽安，开学喜讯传。欢笑似雀跃，莺鸣如叩弦。再扬帆，直奔彼岸，未来美梦圆。

(作者单位：白矿街办)

散曲五首 □ 李彦斌

[南仙吕·傍妆台]贺工人散曲社成立五周年

(一)序言

向人夸。工人诗社是枝花。青春有梦舒心醉，老来笔下纸格爬。掘进工敲韵乌金采，保洁员挥毫彩画霞。英男唱，俏女夸，邀一齐填词赋曲咏流霞。

(二)找乐

到文坛。诗山曲岭尽心攀。五载常追梦，别有艳阳天。笔底唯成曲，新声句句编。一心写，两手牵，乐呵呵思去想去苦和甜。

(三)激动

五周年。工人诗社尽开颜，曲作欣出版，携手共争先。莫把风流减，时常曲梦牵。朝前走，不恨晚，真够是风骚还愿百花妍。

[双调·折桂令]老有所为

煤黑子爱炭痴情，醉嗅烟尘，喜是心平。昔日吟诗，老来赋曲，梦里追星。轻风迎藏龙悟醒，细雨送卧虎基层。

踏月同行，洗耳恭听，五载推敲，榜上联名。

[雁儿落带过得胜令]贺《晋阳工人散曲选》问世

工人五载攀，曲社千斤担。老来事业忙，昔日情怀献。(带)拜李杜前贤，崇唐宋诗仙。绿染汾河岸，红开万亩园。诗编，西山出版圆心愿。书刊，《晋阳工人散曲选》。

[雁儿落带过得胜令]老来寻乐

去年风雨稠，身比黄花瘦。今年又近秋，盼望人长寿。(带)七秩有何求，放眼看神州。三晋新天地，逍遥友共酒。无忧，烦事抛身后。从头，寻欢魂不丢。

[仙吕·寄生草]难忘老师赴西山

山下长空朗，桌前缕缕香。红花沐浴阳光亮，玉平关注煤尘巷，振华指点西山唱，情牵曲社暖心房，亲临墨海何曾忘。

(注：玉平—李玉平。振华—原振华。)

(作者单位：西山总院官地矿分院)



# 矿区的老味道

(外二章)

□ 杜清泽

时光荏苒，不觉待在矿区都三十多年了，脑海里总会浮现出一些别样的记忆。比如熟悉的老味道，想到便浮生一种生活的特殊情怀。

## “鞋底饼子”胡辣汤

刚参加工作单身的时候，总是会结伴寻找便宜可口解决肚子的食物，那时便结识了这种“鞋底饼子”胡辣汤。

在早先住过的单身楼侧面，有一对河南口音的夫妇，搭起了一个简易的棚子。就像《平凡的世界》里描述的矿区一样，有许多与矿井沾点关系讨生活的人，千方百计驻扎下来，与矿上的工人共生在一起。

这对河南口音夫妇经营的就是他们老家的一种风味小吃——贴饼子胡辣汤，因饼子形似人们纳的鞋底垫，工人们便形象地叫成了“鞋底饼”。

这样一个小棚餐点，家伙什也没有多少，一只废铁皮油桶改制的烤炉，一口特制硕大盛汤的不锈钢壶，加上几张条凳，便可

以开张营业了。

我好奇地仔细观察那只自制铁皮桶烤炉，里面确有点特别。有四层构造玄机，最下面是放炭供热的炉火，中间是一个宽敞、光滑的炉膛作为挂饼烤制，再上去是一节内台面作为摘饼再烤，最后是放饼保温的台面。

饼子的面不用发酵，只要和软点醒好，揪成一定大小的面团，用手压成条面，把剁烂的猪肉泥均匀地抹上去，卷立起压平，再擀成长条饼形。用手麻利收起，托在掌上，快速地伸进高温的炉膛内，借着饼子湿黏性稳稳地贴到炉膛上。热烫的炉壁收紧了饼子，并发出“滋滋”的声音，随后便散发出诱人的烤香。掌握好贴烤的火候和时辰，用一把长扁铲子和铁勺，把烤好一面的饼子铲下放在内炉台面上，继续烤脆另一面，保证两面焦黄酥脆，香味四溢出炉才算大功告成。

刚出炉的贴饼最爽口，已沾染了你嗅觉的香味，焦脆起了的薄皮，咬一口满嘴的舒服。再配上一碗从铁皮壶嘴中倒出的，热

气腾腾带着混合味的胡辣汤，完全满足了全身感觉的需要。

那一碗胡辣汤，也倾注了经营者的一片心。用白面洗出的面糊，糊而不黏，浑而不浊，搭配豆皮丝、海带丝、花生仁等食材，熬制成营养丰富的汤。喝时，根据个人喜好添加辣椒、胡辣粉和香菜，一年四季总相宜。

从二角五分一张鞋底饼，五角一碗胡辣汤，到如今的一元五角一张和三元一碗，当年的河南夫妇的手艺摊位已传给了已过而立之年的两个儿子和媳妇。在矿区里待过的人，有许多人还会惦记和回忆起那个岁月的味道。如今，他们已经离开了矿区，搬到市区市场里经营。惦记那种老味道的人们，还会找过去，喝上一碗热腾腾的胡辣汤，吃了几个焦脆的鞋底饼，便是满满的生活味道。

## 酸菜米粉炸油饼

这种早餐算是湖南口味的小吃了，也是一对讨生活的夫妇开的小店。同样，很早结识于矿区

路边上流动的小餐桌上。没有什么复杂的手艺和丰富的佐料，靠的就是那一口简单的腌制酸辣白菜味道，配上自制的米粉，就紧紧地抓住了不少人的胃口。由于吃的合口味，人多了便搬进了店铺里经营。

小店只经营早午餐，下午后便是备料蒸粉。将大米用机器打碎成糊状的面浆，舀一勺倒到一个大的蒸屉上，左右摆动，摇匀了面浆，放到蒸锅上，蒸到凝固了便成了米粉。一张张凉干后，切成条形备用。

每日早晨，老板先把一些大中碗摆在条桌上，依次放盐、味精、骨汤、辣汤等佐料，把备好的米粉下锅稍煮，捞出入碗，再加汤加酸菜即可。搅开了米粉，红白色的小块酸菜立马包裹了软嫩的米粉。捞一筷子挂菜的米粉入口，微辣爽口又开胃，再配一张现炸的油饼，味道和食量刚刚好。

今年小店又装修了，还雇了两三个帮手，继续传承着那个既简单，却又抓人胃口的味道小吃。

### 大碗河捞面

一大碗实惠的河捞面，最受井下劳动工人的喜爱，不仅味合北方人的好面口味，而且量大满足了劳动者的能量需要。河捞面算是北方特有的一种面食了，用特制的压面槽，把和好、醒透的面直接挤压进锅里煮熟即捞，

配上简单的肉丁土豆块海带丝臊子，百吃不厌。

矿区内外，红火过三家做河捞大碗面的。老王大碗面据说最早，用扁担挑着煮好河捞面卖到了矿里面。独门的买卖挣了点钱，也保留了最早的口味。如今在小店铺里经营着，也传到了二代上。慢火熬制的小块肉汤浇在河捞面，洒些葱花和香菜，便出来了香喷喷的味道。口味重的再来点辣椒，配点生蒜，连汤带面吃下，在冬天里满身的暖和劲。如果再配上一碗清面汤，原汤化原食，更加舒服。如今老王大碗面店，仍然保留着不少矿区里的回头客。

最火过一阵子的是老余大碗面，是一位姓余的南方老婆婆开的。出矿区不远，又邻近火车站，人来人往多了，味道又香，还配有可口的小笼包。从一间小店，扩到好几间，经常有排队等候的。那时，有几天不过来吃上一大碗过瘾，心里都会痒痒的。后来，听说老婆婆放了禁止使用的什么佐料，才会那么引人上瘾。查封后，从此就销声匿迹了。

发展最好的就是常红大碗面了，这是一对年轻的夫妇做的。单身楼的一角处，晚上8点左右，他们支起的大碗面摊子，以大烩菜浇面迎合了上下班的工人。大烩菜是当地人常做的一道菜，没有固定的食材要求，能合味的几

种菜混到一块炖好就行。常用的肉块、土豆、粉条、白菜居多，这种烩菜实惠，能满足大多数人的口味。那时，红火的场景常常延续过了午夜时分。辛苦勤劳的从小店一直开到大的酒店，也算打拼的不错。

如今，矿区内外经营大小快餐，南北各色味道多了，还有了年轻人喜爱的外买。那些矿区里的老味道，渐渐成了许多过来人的记忆和回味。

### 奋斗着才有力量

随着跨年晚会的结束，我也被岁月的洪流裹挟着迈进了新的一年。回首往事，心潮澎湃，一晃毕业工作三十年了。从一个毛头愣小伙到两鬓渐生白的中年人，从朗朗读书的学校到热火朝天的煤矿，从一个农民小娃到城里的老市民，经过了酸甜苦辣咸，洗去了少年的青涩，沾染了岁月的铅华，老矣不老也，脑海里总是闪过匆匆前行的影子，让我不能在黑暗中昏睡，却时常在黎明前清醒。想到了远方擦肩而过的她他和朝夕相处你我，脚步便一刻也不能停下来，奋斗着才有力量！

春夏秋冬，寒来暑往，纵然春夏温暖舒适，却不服秋冬寒风凛冽。经历过无数事，阅到了人间情，悲欢离合愁，褪去的是岁月的无奈坎坷，沉淀下的是心灵的坚毅果敢。北风劲吹，天地动

容，若再飞一场鹅毛大雪，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我愿迎着风，冒着雪，攀登到山顶，吼出心中的呐喊，奋斗着才有力量！

庚子年岁首，轮回再始。听着习近平总书记铿锵有力的新年贺词，大江南北风光无限，格局大事从容挥定，百姓小事记牵温暖，挥手告别过去，昂首走向未来，茫茫征程谁识途，热血胸膛秉痴情，我愿用“奋斗着才有力量”自勉，迎接新的一天。

### 我的姥姥家

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赶会（集）唱大戏……儿时经常听大人们念叨一句童谣，现在每每想起来，便会浮现出姥姥生活的美好时光，满满温馨的记忆。

姥姥家的老房、老院、老街、老邻居们，仿佛一幅充满生活气息的油画，在脑海中仍然栩栩如生……

姥姥家虽然在农村里，但是那个村子却不小，早以前还是乡政府所在地，自然人来人往很是热闹。

姥姥家的老院又在村里街道的十字路口上，车水马龙，南来北往的，出院门便是一个热闹的世界。不像我家的老宅，在村头的僻静处，所以小时候特别喜欢盼到姥姥家。

乡俗都是正月里，或是赶会（集）等重要日子才会到姥姥家。

我也没搞清楚自己那时可以长时间住在姥姥家，过一段快乐的童年生活。

姥姥家的老院不是自己的，老屋是土改后分到的，院里这样的情况至少还有五户人家。猜测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哪一个大户人家的老宅子，很大的一个院子，门楼子也是雕梁画栋很大气、漂亮的，至少有二十间大小不一的房屋。听一位老邻居说，是一位开当铺的商户家，也没考证，一定是富裕人家了。

姥姥家有三间东屋和一间西屋，院内各家门前仅有的空地又建了厨房、厕所，还有猪圈、鸡舍等，本来宽大舒适的院子，变成了拥挤的大杂院。住户多了，小孩子们便多了，反倒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孩子们相聚在一起，才不分是不是一个院的，一个村的，便疯玩去了。房前屋后，街上路边，想着法顽皮捣蛋。居然有一个同名的孩子还为我的调皮背过一次黑锅。

想起那次淘事，都觉得真个巧了。春天来了，鸟儿叫的也多了。孩子们便想个法子闹出点声音来。用刚刚返绿、光滑一点的树条，使劲把树皮拧松，脱下来剪成一节节，压扁放在口中，便能吹出清脆的响声，口技好的还能吹出悦耳的旋律。

街巷的一处空地上，有人家

新栽了杨树苗。嫩绿的树条，一点儿结节没有，正好做我们土制的响笛。我便带头折了树苗，事后便离开了姥姥家。后来听说树苗的主人找过折树的人，那个与我同名的孩子，便倒霉受到了冤枉。

姥姥个子不高，还有厉害的驼背。听母亲讲，是生孩子月子中落下的，很心酸的事。即使这样，她还是很辛苦地操持家务，与外公一起做小本生意，维持家用。

老屋临街，家门口的小买卖。那时，她们主要卖些花生、瓜子等干果，以及当地的桃、杏、梨等时令水果。夏天还会卖自制的绿豆凉粉，冬天会出售自己蒸的馒头、豆馅包。还有些自制的箩筐、扫帚等生活用具。有倒腾的东西卖，也有自制的物品出售。虽然挣的钱不多，但也能够上生活的零花钱。

做小买卖的姥姥家里很乱，总是堆了许多的货物，我却觉得很沾光的。陪姥姥用大铁锅炒花生瓜子时，总能先吃到。时令水果下来，品相不好的，我也能尝个鲜。当地产的小黄梨，时间长了也会变质。姥姥舍不得扔掉，也会给我分享。慢慢变质的梨，没有完全烂掉时，变成暗肉色，吃起来酸酸的，如同发酵似的，有点酒香味，姥姥便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醉梨。

炎热的夏天，姥姥做的绿豆凉粉最好吃。绿豆磨的细粉，按水粉七比一制作成糊，用文火慢慢边搅边熬，直至粘稠到用筷子能挂住了，倒入瓷盆里慢慢冷却。经过几个时辰的冷却，凉粉变得玉白而有弹性。用一个特制的篦子，压在粉坨子的上绕圈旋下，晶莹剔透、光滑凉爽的绿豆粉便汩汩的冒出来。沾上少许凉水撒在粉上，爽利的凉粉便能如凉面一样抓起，放入碗内，擦点黄瓜丝，点些芥末和香油，浇上鸡蛋花卤汁，便是一碗消暑怯火香喷喷的凉粉。至今，那个滋味仍刻在家乡味道的记忆中，仍然是自己最欢的家乡小吃。

大一点的村庄每年都有自己赶会（集）的固定的日子，一般三天的时间。方圆邻近村民便过来买东西，卖物品、日用品、农资货、牲畜交易，与人们生活密切的东西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如果赶上农时节令，还有各种秧苗、种子等可售。

姥姥的小货摊，占了街上好位子，生意不错。尤其是她自制的凉粉，格外诱人，一天要卖出去好几坨。生意好时，自然没有舍得我们小孩吃的。但姥姥也不会忘记给我们解馋。每一坨凉粉旋到最后，总会剩下旋不起的底皮。稍有点干硬的底皮，切成丝或片，一样拌上佐料，浇上卤汁，有嚼头的独特味道，也是难得好

东西，让人亲切而难忘。

姥姥拿手的凉粉，也有我们吃个够的时候。那就是大家给她过生日时，她会早早做上一坨，让大家尽情放开来品尝，自然成了每年生日的保留项目，让孩子们快乐地惦记着。

姥姥家的北街尽头，有座古老的玉皇庙，旁边空地年年都是搭台唱大戏的地方。三天的会（集），一般来说都有七场的戏。会（集）前一天，剧团往往就来了，搭好台子，摆开架势，晚上便有了一场精彩的大戏。

大戏都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地方戏种，上党榔子和上党落子，也有邻省的河南豫剧。像说书和杂技登不上这样的大台，也能在村里找块合适的地方，吸引不少喜欢的。下午和晚上各一场戏，既有人们赶会（集）买卖东西的时间，也有大家品尝各种小吃，坐下来欣赏吸收文化大餐的时光。大戏的内容多是借古喻今，告诉人们行孝向善，因果积德的故事。

听戏上心的往往老人们居多，一些还会被戏中荡气回肠，悲喜人生的故事感动掉泪。年轻的男女也有来的，心思却没放在看戏上，夜幕的朦胧遮掩了两情相悦下的飞霞与心跳。孩童们更是好奇戏台上化妆成花花绿绿，穿着漂漂亮亮的人物的外表。调皮的还会找个机会爬上戏台的一

角，更近一点看清唱大戏的花旦武角。你看吧，每一场戏都有几个小身影蹲爬在戏台的边角上。小脑袋多了，剧团的人怕影响唱戏就赶下来，不一会又会悄悄冒上去几个。当然，更多的时候，孩童们是安静不了的，在看戏的人群中捉起了迷藏。用大人给的零花钱，围站在喜欢的小吃点，直到吃到自己解馋的东西，棉花糖、爆米花、芝麻糖、糖葫芦等等，满足和丰富了那个时代的孩子们的快乐时光。

村里的玉皇庙是保留最古老的一座建筑，唱大戏的时候才开门，接纳人们的烧香祭拜祈福，延续了好多年的烟火。据说有最早的金代木质结构，还有精美的神塑像。玉皇庙几经毁损波折，保留下来的也仅有的几间大殿和历经风雨的庙门楼，静看了时代变迁的故事，讲述着这里的风土人情……

那时，姥姥家村南头还有一座周边算大一点的乡村医院了。有一位大我点的姐姐，因为托姥姥家照看，与我相识结伴度过一段时光。记得她的父母便在那医院工作过，后来又转到父亲工作的煤矿。我上学后，便渐渐没有了来往。因姥姥家里一块儿愉快玩耍过，留下一段美好记忆。虽然是姥姥帮忙照看的孩子，懂事伶俐惹人喜欢的她，还是被善良的姥姥当作自家的孩子们一样看

## 与腕表无关 (组诗) □周永胜



## 与腕表无关

你馈赠的腕表  
不再奔跑  
是制造商的嫉妒  
还是我的脉搏有问题  
在你抚摸的心上  
我用思念刻下印记  
你期待的地方  
我永远不会晚点

## 栖落的枝丫

看着我  
让满春桃花凋谢  
看着我  
让谎言句句成真  
看着我

让飞翔的羽翼  
掠过世界所有的痛  
看着我  
每根栖落的枝丫  
都是我等候的目光

## 被脸颊熨烫的婚纱

在一组洁白的婚纱前  
你把气息抻成裙摆  
你绯红的脸颊  
熨烫出一生蜜意

## 一团火

你用一张纸把我打包  
放在心脏的位置  
或贴在脸上  
夜深人静的时候

你晶莹的泪  
常常哭醒整个月亮  
其实，我是一团火  
只为你驱逐黑暗

## 你笑了

一刹那  
你的青丝长到天上  
支撑着那片厚厚的云  
结结巴巴的蛙鸣  
吓跑所有的鸟  
盘旋的风  
高高缩起心事  
一刹那，你笑了  
我成为一把雨伞

(作者单位：西曲矿)

待，和我一样疼爱，从没亏待过。有时，我都怀疑就是姥姥的孩子，送出去给了人家。

姥姥身体虽有残疾，行走不便，日子过得紧巴，但从没听她抱怨过生活的苦，总是温和地过着日子。母亲是家中的老大，也能帮姥姥做不少事，独自进城给姥姥进货，把我送到姥姥身边陪她们。我也陪她在马路边低矮的临时房棚中住过，就为了方便来往人多能多做些生意。我也用过

木平板车拉上姥姥到别的村赶过会(集)，为的多挣点家用钱。那时，小小的我便早早地帮上了大人干点活。姥姥对苦累生活的韧劲，对家人的温暖慈善执着，也深深地影响到我，让漂泊在外的自己也能够坚强地走好自己的路!

在姥姥家待的时间长了，便与老人结下了深厚的感情。那里的老院、老屋、老街，仍然清楚地记着。虽然她老人家离开我们

三十多年了，每每念及便如昨日之事，她的慈善的音容笑貌还是那样真真切切，还能感觉到那平凡中的温暖，愿她在另一个世界也能感受到我的眷眷思念……

(作者单位：西曲矿)



人生之路有千万条，有人会一步一步踏实走，有人会连蹦带跳冒险走；有人会走前人走过的阳关大道，有人会走独自开辟的蹊径小路；有人会走正直路，有人入歧途，但无论如何，终将有人走到美满的尽头，如果问他们有什么特别之处，那必定是——负起责任，担当使命。

人生之路有千万条，但“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负重前行；哪有什么风平浪静，只是有人不惜生命。”世界从来没有过太平，战争从未停歇，只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策、我们的环境给我们幸福选择的权力，因此我们更应珍惜。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正走在新时代的路上。我热爱这份神圣的工作，珍惜这份荣耀，是我的精神追求，是时代赋予我的美好事业。我以实际行动做好做细每一项工作，践行初心，放飞梦想，实现人生的升华与超越。

今天，我们集团正走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六十余载，一路走来，历经成立、改制、重组、转型，突破传统、更新观念、多业并举、综合发展、卓见成效，建成了一批优势企业、拥有A股上市公司、培育了许多优秀人才、

传承了一种优秀文化。在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时代，西山正以时不待我，只争朝夕的态势，走在前列，为实现“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炼焦煤和焦化

## 走在路上

□ 赵星荣

企业”重大战略目标而行进在路上。

今天，我国正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为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而奋斗。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我们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全面做好“六稳”工作，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今天，地球正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道路上。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这不是一句空话；爱护环境保护地球，不只是一句口号。新冠病毒、东非蝗虫、澳洲大火……这难道不正是地球对我们的警告吗？我们都不希望《流浪地球》的惨剧变为事实、《微纪元》的歌声回荡耳边，我们热爱我们的家园，我们热爱我们的地球。但在地球这个大家园里，仍有个别

不和谐的声音，全然不顾世界局面，和平协议——战争。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共处一个世界，我们同住地球村。

人生之路有千万条，我也走在自己的道路之上。对内，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是丈夫的爱人，是父母的幺女；在外，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是企业的一份子，是社会中的一粒。我有责任，有担当，励志将这条人生之路走的问心无愧，走的永不后悔，不在路上留遗憾。多年后我再回首往事之时，我可以很自豪的说，我对我的这一生很满意！

人生之路有千万条，哪一条才能让人生绽放夺目光芒？“只有承担过的人生才会更加厚重”，这是一个朴实却不失深刻的道理。

（作者单位：新技术产业发展中心）

# 藏在庸常生活中的深情 (外一章)

□ 陈丽斌

时光匆匆，还来不及品味，眼前枯木已是一身绿装，回眸停留过的瞬间，仿佛是一条长长的线，这条长线布满了各种不同的生命体验。在这个别样的春天，每个个体都不断奋进，坚定前行！

俗话说：人间最美四月天，这不随处可见的花朵，开在枝干上，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我沿着矿区熟悉的路线漫步。所有植物在属于它们最美好的季节里充满生机，用力生长。正如矿山开拓者，时刻充满奋进的动力，用那颗火热的心，爱着自己的生活。

再到矿门口的广场看看，只见那菜摊上摆满了新鲜的青蔬，各种果实闪烁着诱人的色彩。那个角落里修自行车的老汉也在不停地忙着……恰巧时值下班高峰，在路口有位交警正指挥着过往的交通，人行道上也不闲着，人来人往，很是热闹，有的去买菜，有的正回家。

许久没有闲逛的我完全沉浸在这样的情境中，放慢行走的脚步，其实细品，这不正是我们熟悉的日常生活？在自己身边已经过了许多年，这原本寻常。但在忙碌到疲惫不堪之后，我们才知道它是如此的美。其实平常生活，为生计奔忙才是人间最美的景色。

路旁那嫩嫩的柳叶可爱至极。伸手触摸它，我和柳叶同时微笑。原来身边美丽事物如此多，多到触手可及！忽然想到曾读过的那本经书，大意就是告诫人们不要太过追求完美，健康地活着就好，想想我们忙碌的生活，还再每日瞻前顾后，实属不该，早就应该活得如此通透。

再看看不远处，马路上有位长者拿着扫把忙碌着。走近一看，一位大姐正在扫着路上飘落的花瓣。路面已经是很干净了，大姐还在扫着。我站在大姐身后，充满了敬意。大姐一遍一遍地，把路面清理得毫无杂物。她抬头看到我的时候，我由衷地说：“大姐，你这工作态度，真的值得我们学习。”大姐却淡定地说：“有事做，是好事，活得充实。”大姐这简朴的话写满了生命的哲理。我看着大姐管理的这片卫生区，路面上没有任何垃圾，一片花瓣也没有。无论干什么，生命的本质，就是热爱。大姐如此的热爱自己的工作，打扫卫生的工作都能做的如此完美，与我而言要做到她这一点真的难……这也许就是她生活的本真，朴实而热情。

生活的酸，如同醋坛，遇到了挫折和失败，感到伤心和难过时，心里总会酸溜溜的，但是酸痛之后，就应及时调整自己，不让自己永远活在酸

痛中。要重新出发，去寻找新的目标。生活的甜，如同巧克力，必须经过一层苦涩的包裹，才能抵达它内心的蜜汁。生活的苦，如同汗水，人人都活在压力中，没有人是轻松赢得命运的青睐。生活的辣，如同青椒，做错事情之后，有了悔改之心时便会有这样的心情。生活的咸，如同眼泪，忙不完的柴米油盐，做不完的琐碎工作。岁月匆匆，大多庸常。但这庸常的日子，却堆积出五味杂陈那别样的滋味，让我们能够临终说一句：“这人间，我来过。”热情地爱过，庸常地走过，每一寸光阴的肌肤，我们都亲吻过。

机关楼院内杏花挂满了枝头，在蓝色的天空下，安静地开着。记得大学校园里有一片杏林，每到春天我便会和舍友讲起自己与杏花的故事，津津有味。“那一年，我生病了，母亲背我去医院看病，正好看见路旁的一颗杏树开满花儿。迷迷糊糊中对母亲说，自己看见了好大一盆花呀！”说到此，大家都一起乐了。杏花看着我们，露出笑容。

“好大一盆花呀！”生活就是这一树的花开，它有着庸常的味道，有着浪漫的气质，有着热爱的内涵，有着最美的光景。四月的春意，是浓郁的。生命的坎坷，都会过去的，杏花开了一年又一年。

在这个疫情席卷全球的春天，真的太不容易。尽管我们时常会面对困难的阻挠，但是前行的脚步依然不停。时间在流淌，生活在继续，困难的存在，让我们内心坚定的力量，更加茂盛。我这一路走来，看见了花开看见了绿柳以及热爱生活的人们，在脚下的大地上，深情并持久地爱着。他们有认真工作的态度，他们有友爱善良的内心，他们有勇敢坚定的信念！

生活，依旧是琐碎的庸常的，虽然有着诸多困难，但依旧会日出日落，最后困难消失不见，然自己却成长不少。忙碌庸常的日子有争吵，有欢笑，有聚散离别，有阴晴圆缺，但只要有一颗爱着它的心，足够深情，那么我们会脚步不停。

## 父亲的新房

昏暗的灯光下，父亲独自坐在房间里抽着闷烟，这几年父亲心里总是挂着两件事，完成盖房梦，帮我成家立业。

在农村对于一个六十多岁的农民来说，人生的事业期已经基本宣告结束。但眼下还住着这座三四十年的土坯房，眼看村南面一栋栋新楼拔地而起，家家户户喜迁新居，再加上我的年龄逐日见长，父亲的忧愁也逐日累加。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这里的文化熏陶了我的每一个细胞，在我有生记忆里农村人一生就办三件大事：结婚、盖房和埋葬。三者对比而言盖房是当事者最为主动性做的一件大事，所耗时间、财力及精力可谓空前巨大，对大多数人来说盖房子就是一生

心血与梦想的体现！而对于我父亲盖房子是他毕生的梦，但苦于经济能力不及新房一直未能建起，盖房子这件事成了父母长久的心病。

从我有记忆开始，家里便住着由土坯砖围合而成的房子。建造这样的房子成本很小，材料就是遍地的粘质黄土，然后和麦秸秆，有财力的可以在墙体表砖，而屋顶多是用粗细不一的椽子搭起，然后铺上一层高粱秸秆，再拌上泥巴，房子室内墙壁多是用拌有粉碎的麦秸秆或麦糠的泥浆拌白灰，讲究点的再掺点熟石灰。经济能力稍好的人家盖房子，会先在沿地二尺高砌砖基础，上面再用土坯砖，这样的房子内外都比较平整，而且防潮性大大提高。以前的老房子从屋顶露明的椽头材料及粗细即可判断一户人家的殷实程度，如果谁家用了椽头比较粗的松木椽子，这会让邻居既羡慕又嫉妒。土坯砖的外墙耐雨水冲刷性很差，一般都要用拌有麦秸秆或者麦糠的泥浆来抹灰（有条件的会“表砖”），由于泥浆中有零星的麦粒和草籽，夏天因为雨水多房子外会罩上一层“绿衣”，有时狗尾巴草竟能长大结籽！

父亲年过花甲，但带着一个普通农民在家乡盖房的梦一直努力攒钱，从我记事起，父亲记得便一直攒钱，看着父亲一分一毛攒盖房钱，看着每每掏出一沓零钱，我喉如卡刺，心如刀绞。

记得八岁那年，父亲被庸医打针碰到坐骨神经，从此便瘫痪在床，由于当时医学条件差，母亲相信迷信说法，怕父亲在外撞上不干净，便去央

求神算问卦求签。当时我心里暗笑母亲怎么突然变得如此迂腐。后来我才明白，人在最迷茫无措的时候，求神拜佛才能求得心安。

那场医疗事故至今一晃十年过去了，父亲身体虽有所好转，能够站立行走，但长期药物作用父亲体质明显下降，六十出头的他看似一个八十多岁的小老头，他满嘴牙齿全无，说话时总漏着烟味十足的风。

今年年初，与父亲结交甚好的邻居告知父亲盖房的承包价，预算后比本地人可省几万。和工头碰面后，可父亲回来数十天也不见丝毫动工的意思，取而代之是与一些村干部交谈抽烟，父亲总是笑脸相陪。再后来父亲却又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经常晚饭后坐在门口的石块上抽着自制卷烟。

三月的那天我回家看到父亲在夕阳下吞吐烟雾，佝偻深思的背影我是再也忘不掉。

后来我才知晓：父亲那阵子在忙着农村危房申请，我们家是农村特困户，父亲申请了农村危房改造盖房补贴的名额。但为了拿这笔钱，事前打点已经花了好几千块钱，可补贴的钱还如镜中花水中月。

按母亲的话来说，这没人没钱的，能从政府那拿钱就已经不容易了。还有这盖房正不容易，盖一次房得脱一层皮！像咱们这种一无经济资本，二无关系资源的人更是……

时光流转，大概过了有一个星期，农村危房改造申请这才批下来。算是很快的了，听说有人把房子盖了几年名额都批不下来！不是缺这条件，就是缺那款项，反正很难批。



## 雨丝（外一首） □傅澍乾



独坐幽室 看窗外  
小雨淅淅  
一挂雾帘  
隔开了尘世  
静  
什么都可以想  
什么都可以不想

本无聊  
却 又很充实  
览群山而小天下  
仰高止而慕苍穹  
一个凡人  
开始思考哲人的烦  
——在雾雨中

桥

站在这儿  
凭栏 俯视  
乘风破浪  
勇士奔赴远方

在这儿  
沧海 桑田  
离愁 壮士不还  
远方竟是故乡

（作者单位：集团公司工会）

老房子虽说不大，但家里东西又多又杂，里面放着爷爷父亲两代人的家产，光是倒腾东西就花了一周时间。但好在邻居迁居新房，有个偌大的院子可以摆放杂物。

由于上班的缘故，我错过了与老屋的告别。再见了老屋的砖瓦，再见了老屋的木门槛，再见了老屋炸弹箱做的木门，再见了老屋留下的所有温馨的回亿，再见了……

腾空房子后，父亲请了个看风水的老先生，花了几百块，做了一场“法事”。此后每逢人，父亲都会愤愤地说上一句：“才看了一个风水就花了几百块，真贵！”

父亲找了好多泥匠，也画了几款新房的草图，考虑到自身经济实力，最终选择了两大套，一客一卧，但不是我理想中新房的样子，因为它是任何一个村落中最普遍的房子样式。

我的新时代想法只会被父亲否定，我改变不了什么，我只能顺从这根生在父亲身上大半辈子的思想。或

许，农民的局限就在于此；也或许，父亲自有他的道理，是我还不懂罢了。

新房算是有条不紊地盖着，插曲倒也是不少。父亲与母亲之间为了房子的事也没少吵架。我也因此烦心，有时会与父母起争执，互相发脾气也是常有，但事后想想自己的所为，又特别懊悔。

盖房子我更是没闲着，我专门请假回去帮忙，从请假回家的第一天起，父亲便借着缺少劳动力的名义，把我“发配”了。搬砖、挑水泥、抗木料、安排管线……我也是真真切切地体会了一把，手上磨出了茧子，长出了血泡，手纹龟裂……但我没敢抱怨什么，因为家里每个人都很辛苦，每个人都为盖房子操碎了心。

父亲在房子打地基时被包工头气得自己亲自动手，结果旧病复发，连走路都成了问题。

母亲也年纪大了，但仍操持着家务活和些许农活，真是不容易。看着父亲佝偻着身躯，看着两鬓斑白的母

亲，再看看家里堆积如山的事和活，真不忍心丢下不管，但又无可奈何。

想想自从父亲的那场医疗事故，母亲便一人抗起了家中重担。记得那年冬天最冷的时候连自来水也冻住了，而看房子由于年代过久，墙体下陷快塌了。母亲戴着手套，去修补墙体，手被砸伤冻破，但为了不影响我工作，母亲从未提起。从起初父亲的盖房梦开始，母亲便嘱咐我盖房子是大人的事，你只管在外照顾好自己。而看着当前的自己，我觉得自己真的不懂事，没长大。

父亲盖房的事还在继续……

此刻我的思绪飘向了今年除夕，我站在盖完的新家面前仰望满天璀璨的烟火……些许多东西在思绪中不断翻涌升腾：父亲这一路走来确是不易。

我想在中国的农村，还有多少人为了能在家乡圆了自己的盖房梦，还走在路上。

（作者单位：镇城底矿）

# 闪电流星之绝唱

——读《石评梅精品文集》

□马小君

一场疫情，让人宅在家里，除了看电视、看微信，那就是坐下来读书，我的首选书目是《石评梅精品文集》。为什么一直想读这本书？因为石评梅是“五四”运动以来第一代现代文学作家中的佼佼者，更因为她是咱们山西人，她的所爱高君宇是太原人。

石评梅是平定县人，父亲是清末举人。在幼年接受私学的基础上，她前来省城求学，先后在太原师范附小、太原女子师范就读，后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毕业后在北京师大附中任教。期间，她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积极参加妇女解放运动，并以自己观察生活的独特能力、参与革命的斗争经历及自身具有的艺术表现天赋，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和剧本，被称为民国初年的女才子之一。

《石评梅精品文集》是一本精装书籍，是由团结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文集载有散文32篇，小说13篇，包括了石评梅作品的大部分，基本反映了作者的人文思想和创作风格。

文集中所选的作品，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字里行间，都深深地打着那个时代的烙印。她的著名小说《红鬃马》，写了民众在辛亥革命推倒清朝、建立民国之后，本以为会过上安定的生活，没成想九州大地却陷入了军阀混战之中，一批又一批本可大有作为的优秀青年，却在枪林弹雨中失

去了生命。同时，她也写了为了实现理想的主义，彼时的有志青年那种前赴后继义无反顾的大无畏精神。在小说《匹马嘶风录》里，女主人公何雪樵离开安逸的生活环境，不远千里赶赴战区，穿上军装，到前线当一名战地护士。战场上包括驻防地“沿途情状惨极了，黄沙碧血，横尸遍野”，“狼藉黯淡真不忍睹”。“恶魔们为了争地盘闹意见，雇上这般豺狼不如的动物四处去蹂躏残害老百姓，把个中国弄的阴森惨淡地狱都不如。”面对战争的残酷和战友、亲人的牺牲，何雪樵有过彷徨，甚至想过自杀，但她想到了肩上的使命，她又振作起来，重新拿起了枪。文中，作者写到有一位爱国老者，“他愿看到有一日中国的旗插在香港山巅上”！是啊，七十年后的1997年，中华民族几代人的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香港回归祖国，插上了五星红旗，我们可以自豪地告慰先辈的在天之灵了！

文学就是人学。五四青年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是斗士，但他们也是有七情六欲的。石评梅的作品有不少是写当时的青年在投身革命的洪流中，引发的家庭亲情故事和男女爱情故事。散文《母亲》、《父亲的绳衣》、《醒后的惆怅》是写自己的父母亲的，还有几篇是写姑妈、写堂妹的。在这类散文中，最撼动人心的

当属叙述和描写他和高君宇之间志同道合的战友情及矢志不渝爱情的。当高君宇因奔波革命积劳成疾而不幸病故之后，她久久不能从失去所爱的痛苦中走出来，用血和泪写出了《一片红叶》《象牙戒指》《最后一幕》《絨情寄向黄泉》等感人篇章，今天读来，仍然令人不禁泣下。也许，正是她失去了他太伤感了，仅仅三年之后，一代才女在不尽的怀念和悲痛之中，也随她的所爱高君宇而去。

读石评梅作品，其情感之丰富、认识之深刻、文笔之流畅，显示作者文学修养、文字功底之深厚，难怪也深得当年鲁迅先生的认可和赞誉。

石评梅的人生仅仅度过了26个春秋，她和她的所爱高君宇双双英年早逝，却在冥冥中印证了他们如闪电、似流星的追求与向往。他们以自己灿烂的生命之花，在北国的天空上划出了两道耀眼的弧线，留给后人以拼搏、以激励、以奋进的无畏精神，去投身于改造旧世界，去创造新世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今天我们重温九十年前革命先驱者的文字，又一次感到了肩负的重任和使命。

掩卷沉思，我想起了一句话：“倒下的是身躯，不倒的是灵魂”，这应该是高君宇、石评梅们的写照。

（作者单位：集团公司机关）

# 水的联想

□ 刘锁成

听友人讲，汾河公园湖西边的塑胶道，修建的非常漂亮，可称得上是公园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其实，这条塑道我见的次数多了，每次从桥上路过都能看见，就是没有亲自在道上走一走。

十点三十分，我踏上了迎泽大桥下这条南北走向的塑道，体验一下它的魅力。

红色塑胶铺就，路中央种植着间距相同的一排槐树，把路一分为二成上下步道，两边的栏杆为方形钢管所制，这样的设计给人以简约、精致、大气、人性化的感觉。

漫步在塑胶道上，望着宽阔的水面，微波涌动，对岸的高楼在水中荡漾，自觉心情也非常平静。

慢慢的移动着脚步，静静欣赏着养育三晋龙城人民的这条生命的河流，耳边隐隐约约传来了“汾河流水哗啦啦，阳春三月开杏花，待到五月杏儿熟，大麦小麦又扬花，九月那个重阳你再来，黄橙橙的谷穗好像是狼尾巴……”这首久唱不衰的山西民歌，仿佛过去那汾河流水日夜不息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也许是自然界的變化，也许是上游被截流的缘故，偌大的汾河变成了潺潺溪流，没有了往日

的气势。

我停下了脚步，倚着栏杆，环视着眼前的一切，感慨万千。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人们的生活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追求绿色，亲近自然，保护环境，与万物和谐共处。汾河的治理，公园的修建，给龙城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茶余饭后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身后，是一条污水河吧，我想应该是经过了环保处理，没有异味，还有鱼儿在水中游动。河中枯黄的水草几乎覆盖了整个河面，当然枯草中也夹杂着几处绿色的生命。跨过河去是西岸，那里很宽敞。有水泥铺的路，有树林、有花池、有草坪、有石桌、有长廊、有小亭，也有小屋。当然也少不了 wc……

我扶着栏杆儿，大口地吸吮着清新的空气，欣赏着微微波动的神奇的湖面。这时，一座古建筑倒影在晃动，令人好奇。我仔细的观察着，紧紧的目不转睛地盯着，似乎想看到些什么……

忽然，从晃动的倒影中冒出一个人来。只见，头戴乌纱帽，两翅颤而翘，身形瘦又小，手执大狼毫。他背对着我，不紧不慢，撸起长袖，手执毛笔，结结实实的在水面上空写了一个大大的“水”字，笔画刚健有力，结

体严谨有度，视其从容镇定，稳如泰山一般，看其竖钩，力度强劲，感觉能挂起千斤之物，再看其捺笔，舒展、潇洒，而又饱满、含蓄，端端正正大大气气立在半空。真乃视觉之享受，心灵之震撼。再细观此人之背影、举止，莫非是书上描述的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再现？……

静静的欣赏着，细细的思忖着，手不由自主地比划着，临摹着……

忽然，几只燕子倏地滑过，把水字冲散了，古人亦遁形了。突然的变故，让我冷不丁打了一激灵，原来是一个幻觉，哎！这几只燕子，这个时候捣乱啥呢？搅和了我的美事。无奈，真的是很无奈啊！

我向南慢慢的走着，走着。这时一缕淡淡的清香从南面飘了过来，越来越浓。原来是路变窄了，两边的栏杆没了，变成了河堤。河堤两边绿树成排，花卉铺满，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芳香。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植物，形态各异，多彩多姿，随风摇曳。

可谓：

花含笑，风含情，柳丝轻舞草色新；  
楼高耸，云低沉，碧波荡碎水中影；  
轻移步，慢转身，漫堤花卉香袭人；  
心中唱，悄声吟，此刻春游值千金。

宁静的小路，只有燕子的追

逐嬉闹，发出的叫声才能打破片刻宁静。瞬间，又是一片寂静。我边走边顺着花丛树木的缝隙，用余光扫视着水面，一闪一闪，一晃一晃。不知过了多久，眼睛似乎有点儿疲劳了，发花了。不多时，好像从水面一个一个地跳出许多字来。看清了，是水字，都是行书。风格各异，大小不同，长扁肥瘦，尽显其神。这些字在水面上空无序的排列着，像一副字画挂在半空。看，这个是王羲之的，这个是王献之的，那个是欧阳询的，那个是颜真卿的，还有柳公权的，赵孟頫的，还有褚遂良的，米芾的，还有苏轼的，成亲王的，还有几个是现代入书写的。字体平稳、活泼、灵动，赏心悦目。哎！又跑出来一个，正在往字画的右下角使劲挤呢。你看根本就挤不进去，跟上面的字没法融合，差的太远了。我仔细一看，原来是我写的水字，怎么也敢往这里面混？真不知天高地厚。

我揉了揉眼睛，想再看清楚

一点儿，不料一睁眼，那些字全部消失了。

此时此刻，有一个词在我脑海中出现了，静的出奇，其原意是非常安静。眼下可以理解为静得可以出奇迹，静的让你异想天开，静的让你思绪海阔天空。

不知不觉快要接近长风大桥了。

小路的右边是一座小木桥，是通往西岸的。左边是一个平台，是供人们赏景、健身、娱乐、闲聚的场所。

回头望望走来的路，好像也没有走几步，感觉糊里糊涂的，也不知道是怎么走过来的。

手机上的时间显示差十二分十二点。

也太快了吧，再待一会儿吧。我又向平台的南面走去，到了长风桥下。

我低着头，默默盯着长风大桥在水中荡漾的倒影出神，那倒影在水中就像一条巨龙轻轻的摆动着，显得非常安静，一点儿都没有被桥上穿梭的汽车的轰鸣声

所惊动。用一句不恰当的比喻，就是有“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意味。

此时我想，如果这时它突然跃起，飞向半空，长长的身体在空中一摇一摆一转会怎么样？我觉得，不用觉得，肯定会摆动出一个非常巨大的，而又非常漂亮的一个草书水字。是的，一定是的。看，水字悬在半空，背景是飘动的云。

走过了小桥，上了西岸。

我回忆着刚才所发生的一切，不由地好笑，自言自语道：纯粹是脑子进水了。

（作者单位：金城公司）



### 西山文联体协开设“西山文艺大讲堂”线上培训

简

为了积极响应企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号召，满足广大文体爱好者的需求，丰富矿区职工的文化生活，西山文联体协本着“服务企业，服务矿工”的宗旨，结合工作实际，不断探索新思路、新方法，于今年8月14日开始，以钉钉直播的方式，举办“西山文艺大讲堂”线上培训。

讯

培训将邀请西山各专业协会综合素质高、专业知识能力强的老师专题授课，内容包括文学、艺术、体育等方面的专业知识。线上培训每周一期，每期授课不超50分钟，以视频演示和要点讲解为主，旨在为西山广大文艺爱好者搭建新的平台，为西山煤电集团抗击疫情和安全生产双胜利加油鼓劲。

（郭秀红）

# 规矩是刻在心里的 (外一章)

□ 张来香

姥爷是个识字人，当了一辈子教书先生。我妈妈说姥爷的规矩可多了。站要有站相，坐要有坐相，吃要有吃相，走要有走相。站的时候，抬头挺胸，不要塌落着脑袋，否则一辈子抬不起头。坐的时候，炕上双腿盘起，椅子上双腿并拢，自己舒服，别人顺眼。走的时候，不能趿拉着鞋，擦着地不抬腿，不然就是二流子。吃的方面就更多了。饭桌上，大人未上桌，小孩子再饿也不能动筷子。菜端上来，大人不动第一筷子，小孩子是不能伸手的。再喜欢吃的菜，也不能一个劲地吃。吃饭时不能吧嗒嘴，不许叉着腿，不许把筷子竖插在饭上，不许拿筷子勺子敲打碗碟，不许反着手倒茶倒水，不许吃饭咬筷子，不许随便翻捡盘中的菜，更不能将筷子越界到别人的菜盘子里夹菜……过年过节，孙子外孙一大帮，没人敢大声喧哗，井然有序。姥爷说，懂规矩，别人会瞧得起你。

姥爷给大家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乞丐要饭到一大户人家，正赶上人家办喜宴。喝得兴高采烈的主家一挥手，请乞丐一起吃饭喝酒。乞丐含笑致谢，端坐桌前不动。主人问：“你怎么不动筷子？”乞丐回答：“等

您启筷。”主人大笑，环视一下客人说：“我们已经吃得差不多了，你随便吧。”乞丐这才拿起筷子，在桌上轻轻一点，然后才双手拿起筷子伸向盘中菜肴……主人一愣起立探身，谦和地问：“敢问先生因何变故流落至此？”众人惊诧，面面相觑。乞丐莞尔说：“家父因受牵连身陷囹圄，家被抄，只好背井离乡。”事后，主家向众人解释说：乞丐往桌前一坐，其举止言行，显示出严格的家规教养是出自大户人家。餐桌上的规矩自古以来是最讲究的。在姥爷的言传身教下，母亲继承了良好的家风家规，又传承给了下一代。

父亲去世早，母亲领着我们几个小孩艰苦度日。我家有个小蓝子，里面装着不多的零食，挂在墙上。母亲告诉我们，挂在墙上的东西不能自己拿。在那个没有副食更没有零食的年代，一块白面馍馍一个糖豆豆都是奢侈品，更不要说苹果饼干了。有时候或者是星期天，母亲会在我们热切的目光中，满面春风地摘下蓝子，给我们一点“雨露甘霖”。一个果子切成几瓣，一人一牙。我们会把自己分到的一牙递到母亲嘴上，母亲会象征

性的比划一下，一边把我们推开，一边夸我们是懂事的孩子。这种没有经过系统学习的教育，现在看来也是很有效果的。墙上的那个蓝子，对小孩子诱惑太大了。有一回，三哥拿棍子捅了下来，挨了母亲一顿打，母亲告诫我们：好东西应大家分享，你独吞就是强占，是强盗行为。从此我们知道，蓝子里不仅装着好吃的东西，更装着规矩。

我们继承了老一代人的规矩，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又有了新的规矩，不断学习与时俱进。

每天必须读书。一日读书一日功，一日不读十日空。人要天天吃饭，更应天天读书，读书和吃饭同样重要。身体需要营粮食，精神更需食粮。退休后，空闲时间多了，就出去旅游。行万里路等于读万卷书。我给自己立了个规矩，旅游要做旅游笔记。山川江湖，风土人情，历史变迁，要记录下来，决不做“上车睡觉，下车尿尿，景点拍照，回来啥也不知道”的旅游。

规矩是记在心里的，更应该体现在行为中。

《一千个春天》是陈香梅的爱情

## 陈纳德与陈香梅的传奇爱情

——读《一千个春天》

自传，也是她精彩人生浓重的一笔。陈香梅是一个性情外露、胸怀坦荡的人，她没有中国传统女性那种忸怩，

视爱情为禁区，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她热情洋溢，用一支生花妙笔，将自己纯洁美好超凡脱俗的情恋娓娓

道来。如果用世俗眼光就无法诠释这种爱的全部蕴意，因此她们的爱情看似短暂却是永恒。她在自序中这样写

道：“我是一个幸运的女人，因为我同一个给予我无限爱情的伟人结为伉俪……他来到我的生活中，像和煦的春风吹绽了花蕾，像四月的喜雨滋润了大地。我对他的爱永恒崇高而又充满深情，浪漫而又饱含真诚，至死不渝。”

陈香梅的爱情圣洁而伟大，因为它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场的形势紧密联系在一起。1937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中国，抢占我们的国土，掠夺我们的资源，残杀我们的人民，激起世界上正义之士的愤慨。美国陆军航空学院飞行员陈纳德就是在这个时候，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抗战，任务是训练中国空军战斗人员。他看到中国空军落后的装备，看到日本飞机在中国天空大施淫威，心急如焚。不久他返回美国，四处奔走宣传呼号，最终获得罗斯福总统的支持，批准他带领首批援华的400名空军空勤人员和地勤人员，组成志愿队到中国，帮助中国人民抗击日军。志愿者们英勇善战，创下了每损失一架美国飞机就换取击落十架日军飞机的辉煌战绩，被中国老百姓誉为“飞虎队”。后来陈纳德将军率领美国14航空队，开辟了飞越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驼峰”航线，使大批援华物资源源不断运进中国，极大而又及时地支援了中国抗战。功勋卓著，陈纳德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也成了中国新闻界关注的新闻人物。

当时，19岁的陈香梅刚刚从岭南大学毕业，做了一名新闻记者。由于她英语水平高，领导指派她去采访飞虎队领队陈纳德将军。领导这样嘱咐她：“我希望你全面了解陈纳德将军及他的部下，亲切真实地写出他们的人情味。人们称他“飞虎”，他有一

副冷峻的面孔，而实际上他是一位善良而勇敢的人，他击毁了很多日本轰炸机，拯救了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生命，我让你去采访十四航空队全体官兵的新闻，是为了让我们的人民对他们的英雄行为有所了解和认识。”当时陈香梅心中忐忑，怕自己资历浅被对方拒绝。不想，49岁的陈纳德将军却愉快接受采访，且一见钟情。随着多次深入的采访，美国的空军将军陈纳德和中国的年轻女记者陈香梅双双坠入情网，沐浴在爱河。于是演绎出20世纪英雄与美人的罗曼史，也成为二战中美合作的最好见证。

陈香梅出身于一个宦宦家庭。她的祖父廖公和中国同盟会创始人国民党元老廖仲恺是亲兄弟，她的父亲是一位资深的外交官。陈香梅姐妹六个，她排行老二。优越的家庭环境使她受到良好的教育，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使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性，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形成合力，使她感受到支持正义的伟大与可贵。1941年，日本偷袭了美国的珍珠港，同时也袭击并占领了香港。正居住在香港的陈香梅姊妹几个也遭受了战争的灾难，在阴冷潮湿的防空洞躲避日本轰炸机的轰炸，严重的食品短缺常使她们处于饥饿状态，蓬头垢面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使她感受到了战争的恐惧。人们渴望安宁，渴望和平，渴望幸福。后来，在采访陈纳德将军中，她似乎找到了答案，看到了前途，也可以说是陈纳德的人格魅力和他从事的正义事业征服了这位女记者的心。

对于这桩婚事，应该说有不少阻力。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生活习

惯，特别是年龄的悬殊，考验着陈香梅。她坚定不移突破重围，决定自己的终身大事，体现了她敢于标新立异的性格。她爱的是一个具有阳刚之气的有大无畏精神的英雄。严峻刚毅的外貌，粗线条的脸部皮肤与慈祥仁爱之心似乎对立而又统一在一起，他具有高度的正义感同情心与国际主义精神，这些构成了陈纳德将军的本质，勇敢而不鲁莽，坚韧而不固执，令人生畏实则和蔼可亲，他热爱工作，热爱真理。陈纳德征服了陈香梅。

1947年结婚，1958年陈纳德逝世，大致共同生活一千个春天。

《一千个春天》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书中的字里行间蕴涵着人类崇高美好的爱情，它给人以鼓舞与启迪。它引人深思，既催人奋进又促人泪下，对于所有爱与被爱的人都是一种爱的教育，对于尚未爱与被爱的青年是一种启蒙。对于在爱河里游泳的情侣是一种比较与享受，每一个人都能从中获得多方面的美的享受，使我们的感情变得纯净丰富，思想变得开阔。

（作者单位：第五实验中学）



# 矿山松鼠情（外二章）

□吕勇

好几年光景了，窗外护坡上的小松鼠竟然不知所踪了。许是另觅了好的栖所？我竟有些怅然若失了。

办公楼依山而建，对面的护坡上，不知何时起有了一窝可爱的小松鼠。许多的同事，便如我一样，总会在不经意间，瞥见它们那灵动飘逸的身影，时而迅疾如风，时而四处觅食，时而机警驻望……这些可爱的小精灵哟，甚至可以给枯燥的生活或是乏味的工作平添一丝温馨的情趣。

早年间，矿山的前辈们开山凿壁，修建了现在的办公楼。为了防止滚石伤人和泥石流，便倚着窗外的小山包砌了这道高逾数丈的护坡。护坡之上便是矿区后山的北山公园了。若在几年以前，护坡上面还曾居住着一些人家，房前屋后种瓜种豆，几株大树掩映其间，袅袅炊烟和着声声犬吠，还有那些间或出现在视野中的小松鼠……俨如水墨写意中的村居一般，总能让人咀嚼出一种乡愁

的味道。

许是这里曾经是它们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家园？高楼大厦平地而起，故园情深难以割舍，也便适应了护坡陡崖上的生活。

许是后来乔迁至此？人间烟火与山林别居，嬉戏觅食与秋收冬藏，俨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了。

或者纯粹就是一种偶然所得吧！总是，对于松鼠之生命态势，其适者生存的张力和韧性，还是让人心生感慨了。

后来，随着北山公园的建设和棚户区改造工程的推进，居住在护坡上面的人家便纷纷搬迁到了山下社区的新居。只是，那些曾经神出鬼没的小松鼠，似乎也难以觅得一丝踪迹了。难道是当初拆迁工程的滋扰，也让他们惶恐不安另觅栖处了？

那些曾经的残垣断壁，经过多年的风蚀日晒和雨打风吹，已被周围的植被覆盖。每到春夏之际，已然满眼葱绿生机勃勃了。这种“人进物退、人退物进”的

演进，仿如人与自然的“游击”了。

其实，所谓的“滋扰”，无非权宜之举，终归是好的。犹如“三河三路”治理，今儿这封路、明儿那拥堵，尽管给矿区居民带来诸多不便，但畅想一下将来的青山绿水与四通八达，总是心有所期了——既然那一片“绿”可以回来，我想，那些曾经的小松鼠，距离我们也便不再遥远了。

毕竟，生态治理的理念，已为人所共识；

毕竟，矿区环境治理工程的推进，已然成效凸显。

来年春天，山含情、水含笑，我愿箪食以待，等你——归来……

## 洗澡

小马哥个子不高，黑黑瘦瘦的，三十多岁，没有固定职业。平日里，他只是本分地挣些辛苦钱艰难过活。在街坊邻居间，他是很容易被忽视的那类人。

每逢周末，小马哥都会带着

年迈的父亲和两个年幼的儿子前来洗澡。

我又一次在澡堂碰见了小马哥。平日里，我洗澡大约只需四、五十分钟，但这次，我足足“陪”着他们祖孙四人洗了近两个钟头。

老人大约已年过八十了，拄着一根拐杖，走起路来颤颤巍巍的，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失足跌倒。小马哥细心地搀扶着老人，挪着细碎的小步，慢慢地将他扶至池边。而后，小马哥扶着老人坐在池边，他先是伸手帮着老人抬起一条腿，慢慢放入池中，旋即再缓缓地抬起老人的另一条腿，同样小心翼翼。

老人怡然自得地开始洗澡。小马哥一边陪着父亲，一边催促着两个顽皮的孩子。两个儿子大约五六岁的样子，正是顽皮的年龄，一会儿撩逗撩逗爷爷，一会儿相互打打水仗。小马哥就一会儿照料父亲，一会儿招呼孩子。那情形，真的让人感觉有些狼狈呢。

约么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小马哥便开始刮胡子了，刮好之后就为父亲刮脸。他自己刮胡子大约只用了一分半钟，但给老人却足足用了约有五分钟呢。

老人真的很老了，脸上的皱纹布满了岁月的沧桑。小马哥帮

他刮完一遍，冲洗一下后用手摸摸有没胡子茬，有就再刮一遍，如此反复，那专注的神情，俨然是理发店正在给顾客服务的专业理发师了。

随后，小马哥开始为自己洗浴了，时不时地催促着两个孩子。父亲依然怡然自得、悠哉悠哉，两个孩子还在戏水打闹、乐此不疲。

现在人们的经济条件已经普遍比较好了，很多人都会花上几元钱搓搓背，享受一种难得的放松心情，而小马哥却从不敢这么“奢侈”的。或许是性格使然，他并没有向周围的人求助互相搓背，只是探着臂膀费力地自己解决，最后让那个稍大一点的孩子，帮他打了遍香皂。

小马哥洗澡的效率还是蛮高呢，有点争分夺秒的感觉。随后，他便开始为父亲洗浴了。

父亲的每一寸肌肤，小马哥都细细地揉搓着。我静静地注视着小马哥，注视着他为父亲所做的一切，刮脸、搓背、洗头……为人之子，恪守本分，招呼老人洗澡的情形也见得多了，但“世人都说神仙好，孝顺子孙谁见了？”像小马哥这样细心周到耐心照料父亲的其实并不多见呢。

洗完澡，老人拄着拐杖蹒跚着往出走，小马哥紧紧在旁边搀

扶着，嘴里不住叮嘱着：“路滑，小心点！”让人感受到一种子女对父辈的关切。我用闪烁的目光，一路追踪着他们的背影。他慢慢地把老人扶到床边，帮着老人披上衣裳御寒。随后，他便返回洗浴区那里，还有两个孩子需要照料呢！

终于，等到他们洗完了。我随着他们一同步入更衣区，坐在角落的床边，若无其事地继续默默关注着他们。直到小马哥帮着老人穿好衣服，搀扶着他离开。两个孩子，还在不知疲倦地嬉闹着。

只是，凝视着他们渐行渐远的背影，躲在角落里的我，思绪难平，良久，良久……这，不正是被我们每日所标榜所称颂的孝道吗？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善莫大焉！

### 致友人书

近段日子，一位友人因工作原因另谋高就，心中颇有几分眷恋。“既然留不住的，那就让他走吧”，想想也是，既然鸿鹄有志，又岂能圈之藩篱？只是在这种生命交错的往来间，心中多少有了些缺憾。

许是缘浅缘深的无奈？

许是愤世嫉俗的伤怀？



我无语——世事皆有定数吧。

说是友人，其实相交甚浅。在单位间，虽有所谓的上下级之分，但其实微不足道了。于私交而言，虽是浅浅地聊过几次，但其“格物致知修身齐家”之境足以慰藉——“君子不徒语，语必有理”。惟有“相识”的场景依旧，方始知为“故交”，顿觉亲近了许多。

从同事口中得知单位分配回来一名研究生，心中顿生好感。虽说近年来矿山日新月异，回归矿山的子弟越来越多，但以他的学历和资质，当属鹤立鸡群了，于是相邀得见。

初次“相识”，无非是聊些简单的话题，当谈及求学历程之时，方得知我们原是一届的同学，我在一班，他在二班，不过是一墙之隔、两间校舍罢了。只是当初大约不甚显眼的，且又时隔多年，所以相互印象寥寥罢了。以至于细细回顾在校时的一些旧事，方始寻得当年残存的些许印象，也是浅之又浅了。

后来，他也多次相邀，我却一直未曾赴约。盖因自己不胜酒力，平日里最发愁的莫过于酒桌上的应酬了，所以常常自诩“君子之交淡如水”，实则只是一种托辞和藉口罢了。只是现在想来，

却颇感遗憾了。

这几日，从友人离去前的一篇关于“消逝”的散文间，我似乎更多地读懂了他的心思，觅到了许多对生活亦或人生的同感和共鸣，于人于己，甚至世事沧桑。

我想，这种别情，莫不正是他文中所言的“消逝”吗？

以前也曾看过他的几篇文章，文笔清秀。尤为令人钦羡欣赏的，我以为便是字里行间所折射出的一种哲思了。而种种深层次的哲思，断然不是简单的“高学历”所能诠释的，我想当有许多经历、亦或是超乎于常人的那种洞彻与感悟吧。只是，很多人很多事未及谈起，但于我却颇有几分神交了。

与其交谈，虽次数寥寥，话题却颇为深入，甚至触及灵魂。探讨最多的，当属人生定位、理想信念，亦或是“出仕”与“入仕”之争了。其实，我一直认为，本没有争论的必要，因了相互的一种认同、一种默契、一种相知吧。只是，缘于各自的处境，只能选择不同的路径，或是实现方式罢了。但终归，还是要殊途同归的，因为“入仕”即是为了“出仕”，因为“终点”亦本就是“起点”吧。只是不知，友人于我是如何的观瞻了。

友人学历高，在矿区而言，

当属知识渊博、才华横溢了。当初几次参加内部招聘，成绩都是独占鳌头的，只是由于许多难以言明的原因，最终不了了之罢了。在同学间，很多人都知悉其在学业上颇是吃了一些苦的。当初高考，友人选择了理科，本科毕业后签了一家研究机构就业，大约只工作了两年，就因为个人志趣和家庭原因，便主动辞职了。然后是“闭关修炼”准备考研，短短一年时间，由理转文，并以前三甲的成绩“秒杀”众多应届生，顺利考入公费研究生。仅此履历，就足以令人心生佩服了。再后来，出于对家庭的负责和牺牲，他选择了回矿就业，甚至是下井吃苦，我们也才得以再次“相识”。只是，这其中况味，旁人不得而知，但人生道路上的抉择，总是伴生着许多苦楚了。毕竟，作为中国倒金字塔式结构的“双独”家庭，其所要承担的责任是不言而喻的。

友人身上有一种固有的学者型气质。我甚至以为，友人本该做些学问、搞些研究的。外界的师长友人和某些机构，也对其是颇为赏识的，甚至常会向他抛来些橄榄枝，或是兼职要他做些什么。只是缘于现实与无奈，友人终是随遇而安了。庆幸的是，友人这次高就的岗位，与其读研

## 律诗五首

□郝天钦

## 咏晋祠

悬瓮山高晋水长，唐槐周柏郁苍苍。  
碑称三绝雄风驻，像誉千年幽怨藏。  
桐叶封疆余庙貌，稻花围野伴荷香。  
龙城王气今犹在，更谱新篇壮吾乡。

## 岔口印象

云中遥见二龙山，十里清溪映冈峦。  
日出峰间牛影动，风来林下鸟声喧。  
深贪绿色穿松径，远避红尘赏秫田。  
更有边区遗址在，连天烽火忆当年。

## 岔口吟

莫道桃源无处寻，屯川六月正宜人。  
蛙声起伏连溪岸，牛影联翩入柳荫。  
十里原畴铺锦绣，几重峰岭锁烟云。  
红尘不到农家院，游客归迟犬吠门。

## 三月厦门

莫叹余生血气衰，远游聊可慰愁怀。  
风抒碧柳参差舞，雨润红棉次第开。  
午夜涛声惊梦觉，晚春花信逐人来。  
家乡故旧劳相问，且把东篱菊遍栽。

## 端午情思

吟罢离骚赋九歌，途穷屈子奈愁何。  
函关不返商淤远，郢庙无谋遗恨多。  
曾见开疆称大国，未闻仗剑起沉疴。  
黄钟瓦釜今谁论，满眼龙舟逐汨罗。

(作者单位：古交公安局)



时所学的专业吻合，想来也是一种幸福呢。尽管有很多人难以理解——毕竟在原单位，他已是公认的才子和骨干了，而且其岗位是占有天时地利之势的，擢升只是早晚而已。但我对其的选择却是非常认同和尊重了，何况人各有志。有时候，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功名利禄，能够从事一个自己喜欢的职业，能够身处一个可以健康生活、快乐工作的环境，自当是一种幸福。

当初的工作确是过于繁忙了——文山会海、“白加黑、五

加二”，长此以往还会让人心生厌恶，甚至生出荒废青春、贻误光阴之感，生命的价值无从体现了。“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倘能于闲暇时间多陪陪家人孩子，未尝不是生活的真谛。或是说，有如我一般的工作狂，纵然有所回馈，但失去的东西难道就不值得珍惜吗？何况，所谓得失，关键在于所需。得之，倘非所需何来幸福？失之，若非我意又何惜之有？断不能以常人视角揣度臆测的。

友人调往它处已经有段时日

了，据说还是非常惬意的，大约可以一展抱负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总是应当为其感到高兴才是。只是，于我内心，却兀自生出一种离别的感怀。因为，身边少了一个的志趣相投的挚友，生活中缺了那份契阔谈宴的情愫。由此想来，友人的离去，又何尝不是一种无奈呢？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祝君，安好！

(作者单位：西铭矿)

# “红歌团”追寻记

□杨 凉

前些时日,有好友们告诉我说冬天想唱红歌的话,请去白家庄矿二中小区吧!那里有“红歌迷们”自发组织的“红歌团”,还有宽敞明亮的专门唱红歌的大活动室。

二中红歌室内整洁干净、温暖如家,装修和布置的也特别新颖雅致,真叫个优雅,也很漂亮。那里环境好,设施全,配备有油漆光亮的桌椅板凳,还有热水,到那里唱红歌的人多,气势也很旺。二中红歌团里还有许多好唱手和伴奏的乐队师傅们。红歌团里还有电子琴、口琴、笛子、二胡、锣鼓、钹,砸木、梆子、铜铃等等乐器,有规模有气势,氛围也特别好。二中社区和街道领导们特别支持红歌团。为红歌团的发展壮大开“绿灯”,提供一切便利条件并配置大型音响设备……

隆冬时节,慕名来二中唱红歌的人挺多,二中红歌团的名气也更大。西山矿区及周边村里人做寿、婚庆,或者开业庆典等,专程来请二中红歌团的歌手和演奏艺人去助兴。二中红歌团也时常去白家庄矿各社区和各街道义务演出。听说二中红歌团一年就出演二十余场次,同时二中红歌团还派出优秀歌手,参加矿上和集团举行的“红歌嘹亮、唱响西

山”的迎七一、“歌唱祖国”迎国庆红歌比赛。近几年来,二中红歌团培养出许多优秀的歌唱手和演奏人员,同时又为矿上和二中社区赢得了荣誉,还为矿工家属和居民们送去了“精神食粮”、送去了温暖、送去了欢乐、开心、健康和幸福。

传说归传说,眼见才为实,也就是百闻不如一见吧!在隆冬一天的上午,我带着二中红歌团诸多传说,带着满脑子关于二中红歌团的“马路消息”和疑问,去二中小区抱根问底,追“本”寻“源”了。

那日,正是大阴天。太阳钻在厚厚的云层中不出来。西北风就像中了邪似的使劲地吹,猛猛的刮,刮得天昏地暗,刮得天寒地冻。“变了态”的天气,冻得人们都不愿外出,即便是外出也是来去匆匆的。那天人们或打车或坐公交,骑车或步行的人很少。在我坐上七路公共汽车后,心在不断地想,脑子也在不断琢磨:二中红歌团真像人们传说的那样好,那样“神”吗?那些唱红歌的人们热情真的就那样高吗?是什么力量和精神凝聚了他们呢?二中红歌团的团员们又都是些什么人呢?红歌团的头儿们用什么“魔力”能把人们凝聚在

一起呢?……七路公交车像匹奔腾的骏马,载着为数不多的乘客,一直向西疾驶。

我从二中公交站下车后,戴好皮棉帽和口罩、拉好羽绒服拉链,快步向二中小区走去。

因为九院沙河和道路的治理及燃气管道的改造,去往二中小区的桥和路已拆,临时便道极不好走。一条不很宽的人车混杂的窄道,弯弯曲曲,七拐八弯的。便道两侧是二米多高的深灰色挡板墙围堵,禁止人车通行。我皱起眉头,正在想,怎么去二中小区的问题时。忽见,有一人从窄窄的拐角堵墙缝中,侧着身子钻过来。于是,我也学着他的样子,屏住气,侧着身钻了过去。我伸长了双臂,长长的出了口气,挺了挺腰板,放松了紧绷过的神经。然后仰首南望,连绵起伏的群山脚下,一座洁白而特别显眼的四层大楼出现在眼前:楼顶上鲜红的国旗在飘扬,“白家庄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大字格外引人注目,四根粗壮的厅柱上挂着“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二中街道工作委员会”和“太原市万柏林区二中街道办事处”等牌板。大楼的东、西前上用红油漆书写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

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希望”并配有天安门城楼、华表、五星红旗等插图，楼前小广场停放着许多大、小车辆……

哎，这不是原来的西山矿务局二中办公楼吗？现在变成这个样儿了。我惊异后，不停地追忆、思索，不停地往前走。脚下的路呀，真叫个难走。窄窄的且不说，凸凹不平也不说，可那燃气改造施工的沟壕，再加上那满地的碎石头、沙粒、半砖头、泥土，还有那结冰的路面，让人烦心和头疼，总怕绊脚和摔倒。我小心翼翼，踮脚跨步，缓慢前行。我用了好长时间，费了很大的劲，才进了二中小区。

二中小区紧靠着桃杏村东的南山根底而建，十多栋五、六层高的楼房，还有小二层楼房和锅炉房，横竖排列，便道纵横。我不知道二中红歌团在哪儿，也不知道人们在哪儿唱红歌。我高昂着头，踮起脚尖东、西、南、北地四处展望，想找个人问路。可街巷空空，不见一人。我正在举棋不定，踌躇不前时，有两位身穿橘黄色工作服的女清洁工推着垃圾车走过来。我连忙走过去轻声问道：“两位大姐，你们这儿的人在哪唱红歌呢？红歌团的活动室，又在哪座楼上呢？我该走哪条路儿呢？”其中一位清洁工大姐详细告诉道：“你朝着这栋楼的方向，一直走到楼的尽头，然后右拐再走个五六十米远，就看见深蓝色玻璃楼了。红歌团就在那二楼的最西头房间里，唱红歌的人们都在那里边的。”另

一位清洁工大姐，皱了皱眉头想了想，又眨了眨又黑又亮的眼睛说：哎呀，你今天来得不是时候。人家红歌团是每星期一、三、五上午唱歌，其他时间就不唱了。你听听，现在又没有歌声。要是唱的话，在这儿就能听到的。要不，你过去看看、问问，说不定会有人的。”我一边连声说谢谢、谢谢，一边暗自嘀咕：哎呀，今天真不走运。大冷天，早早赶来，结果还扑了个空，吃了个闭门羹！热脸贴了个冷屁股，真够倒霉的。后来我又想，既然来了。不妨过去看看那玻璃楼吧，也好为下次来打个基础，省点事儿。我当时企盼玻璃楼门大开，我进去坐坐喝杯热水，暖暖身子，早点儿目睹和领略领略，这里唱红歌人的演唱水平和风格，要是我也能喊上两嗓子，或者用口琴吹上个两、三首曲子，就更好喽！我不断地寻思着、遐想着，脚步不停地往前走。一幢用深蓝色玻璃装潢的三层楼房巨人般地耸立在我的面前。蓝瓦瓦，亮晶晶的大楼，镶上白色横竖玻璃条，远远地看去像“蓝宝石宫殿”，又像北京城里的“水立方”，既新颖、又壮观，赏心悦目，真叫个漂亮！我眼睛一亮，心情也随之热火起来。我当时真期盼着玻璃楼门大开。可仔细一端详，深黑色防盗门紧闭，“铁将军”把门。我只好失望地望了几眼，火热的心就像寒冷的天，又从头顶凉到了脚后跟。此时，嗖嗖的寒风吹得更猛，天越来越冷了。我再次整理好衣帽，捂严实身体，缩头

缩脑地扫兴而归。

第二日，星期一。昨日的大风刮了一天一夜，天空变得晴朗了许多，太阳也从群山中钻了出来，天气也暖和了许多。北方的冬天就是这个样子，大风过后天很蓝，太阳出来也暖洋洋的。又是一个不太冷的大好天呀！

我在比较暖和的周一清晨，洗漱完毕，吃过早饭，穿好冬装，背上口琴包。按照着昨日两位清洁工大姐的话，再次去二中小区，再到蓝色玻璃楼里看个究竟去。在我走近二中小区大门口时，一首传唱近半个世纪的老红歌《红梅赞》，在歌迷们和众多乐器的伴奏下，响彻小区天空，也钻入我的耳鼓。我也“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唱了起来，手又不停地上、下挥动起，脚步也不由地加快了。“蓝宝石宫殿”及二中“水立方”到了。我用力推深棕色防盗门，指尖摸着银光闪亮的不锈钢楼梯扶手，爬上了二楼。我顾不得喘气，又沿着明亮而温暖的过道，走到楼的最西头。只见活动室门大敞开，雪白的屋顶上镶着乳白色正方形大灯，活动室四周贴着淡色壁纸。活动室的正墙中央悬挂着既长且又宽的红横幅：“二中社区红歌团”几个白色等线体大字格外醒目。横幅下悬挂四方形电子石英钟，两侧是四块方形彩色牌板，《活动室公约》、《活动室器材管理制度》、《活动室工作人员职责》。红歌团活动室的南、北墙是两扇塑钢大窗户，窗

户两侧贴满了红歌团员们外出表演演出照和各年度联欢会合影。活动室东墙的大红纸上留有红歌团微信群主“唱歌养人”一段精彩而意味深远的话：“你若把唱歌当作养心，它就养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作休闲，它就丰富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作饭吃，它就营养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作体操，它就锻炼了你的你；你若把唱歌当作瑜伽，它就塑造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作演绎，它就绽放你；你若把唱红歌当职业，它就成就你。每一个不曾唱歌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再忙也不能忘记唱歌……”

二中红歌活动室内的人真多，有男的、有女的、有满头白发的老头头、老太太，有年轻漂亮，光亮照人的大姑娘小媳妇，还有几对年过半百的夫妻们咧！这些唱歌的、伴奏的、听歌和看热闹的人们，把个六、七十多平方米的大房间，塞了个满满当当。

很幸运，也还好，乐队和唱歌队伍里有几个我认识的人和好朋友。圆脸盘，大眼睛的田忠庆；瘦高个，爱说笑的王保昌；浓眉毛、高鼻梁的高清章；脸色有些苍白，身体略有些消瘦的李世忠等都在聚精会神地吹口琴、吹笛子、弹电子琴，还有早就认识和熟悉的王二锁，也在专心致志地拉着二胡。孙峥嵘、刘春香二位歌手在排练间隙，飞来笑脸和眼神，以表达了他（她）们的欢迎心意，其他人看见我后，有的点头，有的挥手，还有的在微笑。田忠庆老友很快站了起来，

把口琴拿在手中后，他笑呵呵地说：“你来了，来了就好。来来给你介绍几位红歌团领导和新朋友吧！”他一边说，一边拉我走到一位戴浅色格呢圆顶礼帽，穿黑皮大衣，长眉毛、黑腮胡、紫红色脸盘，身体强壮且高大魁梧的中老年人面前介绍道：“这位是咱红歌团的王福元团长，也是咱红歌团的创建人，还是咱红歌团的男高音歌手咧！”接着他又向王团长介绍道：“这是我的好友老杨，化名为雨佳木，也是个爱红火、热闹，爱音乐，会吹口琴，能写文章，还是咱西山文联文学创作协会的一名会员。”“欢迎、欢迎，咱们都有相同的爱好，共同的乐趣。是歌声和音乐把咱们连在一起了，看来咱们有缘分，今后咱们就是唱歌伙计，红歌兄弟了。好，这样吧，你先坐一会，喝点热水，我和大伙儿排练排练节目。过两天咱红歌团就要举行迎元旦联欢会了，欢迎你也来参加。要不，你先和咱团的艺术总监老田或咱团的书记王二锁谈谈吧。他们有文化，有水平，能会说会写，吹拉弹唱都高手。我是个粗人，没多少文化，只是爱红火，爱凑个热闹，也乐意给爱唱红歌的人们出点力，做点事！”老团长边说，边和我握手。我忙回答道：“谢谢团长，您先忙，您先忙，排练节目要紧！”老团长拿上排练单刚走，王二锁收起二胡弓弦，很快站起来使劲握着我的手说道：“杨作家、老伙计，没想到你也喜欢唱歌，还会吹口琴，太好了，太好了！欢迎你参加咱

们的乐队！”我也紧紧握着他的手连声说道：“好的，好的。感谢你还记得咱们退休前的事儿。你老叫我记者、作家实在是高抬我了，真是不敢当，那都是过去的事儿。现在退休了，闲在家没事儿，就哼唱几句，吹吹口琴，找个乐子，穷开开心嘛！”王二锁也笑着说：“彼此彼此，人不能总闲着，太闲了也没意思，就该找些自己喜欢的事儿做一做，那样才过得充实、开心、快乐、幸福的！”田忠庆见我俩聊的投机，聊得火热便说：“那你们先聊，我也去看看大伙排练的怎么样？”我连声说：“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要不，我也去学学、练练，当当你们的学生好吗？他俩笑着说：你还是先前的那个样子，太谦虚了。好，咱们一起排练去！于是，我们三人一起走进了歌声飞扬，激情四溢的唱红歌队伍中。王团长把歌页和话筒递给了我，刘春香邀我一起唱《夫妻双双把家还》，我急忙说道：

“谢谢，谢谢，这两天感冒上火，嗓子疼，你们唱，我吹口琴和乐队师傅们一起伴奏吧！”说话间，老相识老朋友们这个给我端来杯热水，那个给我拿来乐谱架子，还有的给我搬来靠背椅。我感谢这么多热情人和好友们，和大家一起合作排练起来。田忠庆娴熟老练地指挥着乐队，王瑞祥老师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地指导着歌唱演员们。他从唱歌的发声技巧、节拍旋律、动作表情等细小方面都不放过。这次排练的节目真多，《在北京的金山上》、

《南泥湾》、《红梅赞》、《绣红旗》、《我和我的祖国》、《我爱你中国》……红歌团员们排练的特别认真，也特别刻苦用功。整个红歌室成了排练演唱的大舞台，也成了歌声、乐器声和欢笑声相汇交融的海洋。

二中社区红歌舞团元旦联欢会，于二零二零年元旦前夕的一个上午，在“蓝宝石宫殿”三楼大厅举行。宽敞明亮的大厅张灯结彩，深绿色门帘横幅下，大红色背景主幕上闪烁着“二中社区红歌舞团元旦联欢会”醒目的大字，一个个身穿鲜艳表演服和金黄色扇子等道具的歌舞队员们神色飞舞，喜气洋洋。乐队的伴奏人员们也各持着自己的乐器“严阵以待”。二中社区的领导们观看了表演。前来参加的还有一支二中歌舞队，许多慕名而来的观众和歌迷们足有百余号人。浑身散发着青春气息的社区主任热切地祝贺着元旦的到来，并祝愿社区人们在新的一年里，更加开心、快乐、健康长寿！红歌舞团的工作更上一层楼！

乐队师傅们的一曲《喜洋洋》合奏，拉开了迎元旦联欢会的序幕。面带笑容而又慈祥的王瑞祥教练，娴熟地指挥着合唱队员们高歌《我和我的祖国》和《共筑中国梦》，身着节日盛装的赵素琴激情奔放地唱起《我爱你，中国》。舞蹈队员跳起了《美了美了》和《江南美》等舞蹈。二中红歌团男、女高音歌手，合唱的《最美的歌唱给妈妈》把联欢会推向高潮，整个大厅爆发出热烈的欢

呼声和掌声。王福元老团长和田凤梅的《为了谁》以及亢转玲的《拥军秧歌》，还有乐器合奏曲《人民军队忠于党》又把人们带到歌唱英雄的人民解放军的狂潮中。老红歌《扎红头绳》和《北风吹》把人们的思绪带往解放以前苦难深重的旧社会……红歌爱好者们还表演了《挂红灯》和《亲亲二人台》等歌曲，欢快、喜悦、激情、热烈把迎元旦、迎新年的喜悦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二中红歌舞迎元旦联欢会，在人们的掌声和欢呼声即将拉上帷幕。

我找到王二锁等人聊起了二中唱红歌和红歌团创建的话题。王二锁皱了皱眉头，略微思索了一下，便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我们二中最早唱红歌的发起人和组织者，好像是侯怀邦和梁庆梅夫妇，那时唱歌的人不太多，规模也不很大，也就是十多个人吧。乐队也就有一架旧手风琴、一支笛子、一把二胡。后来侯怀邦夫妇搬到五三街后，因为缺少组织者而一度中断。到了2015年在王福元的倡导下，我们重新组织二中唱歌队伍，组建二中社区红歌团。大伙一致推选王福元为团长，我为乐队队长，我们又邀请河龙湾公园红歌指挥王瑞祥为指导老师，邀请田忠庆为本团艺术顾问，后来又有安秀梅、李世忠等共产党员的参加，我们又建起了红歌团党支部，书记一职由我兼任。随后，我们又建起了二中红歌微信群，再后来，二中红歌团人数在不断地增加，据不完全统计，现在人数已达百余名

了。乐队也在不断地壮大，电子琴手两名、口琴演奏者三、四名，拉二胡的也有四、五名，会吹笛子的也三、四人，另外还有敲锣拍钹碰铜铃敲木梆的……”还没等王二锁说完，心直口快的孙峥嵘抢着说：“唱红歌是我的最大爱好，也是我的最大乐趣。特别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是唱红歌长大的，红歌和咱们特有缘。再说是共产党、毛主席和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打下的红色江山，我们决不会忘记他们，我们要用歌声来歌唱他们，来怀念他们……”“我也一样，我从小就爱唱红歌，我是从小唱到现在的。有两天不唱，嗓子就痒，也打不起精神，心情也不爽呀！”刘春香也抢着说。接着李世忠抢过话头说：“我自参加咱红歌团后，心情开朗，身体也比以前好了许多……”

我听着他们出自肺腑的话语后，心头猛然一亮，心存已久的许多疑问都找到了答案：对！这些爱唱红歌和演奏红歌乐曲的人们，他（她）们不仅特别热爱我们伟大的共产党、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他们还把二中红歌团群主送给他们的“唱歌养人”的经典话句，铭刻在了心头，并满心欢喜地践行到寻求开心、快乐、积极向上的幸福生活中去喽！

（作者单位：白家庄矿业）

# 陪母亲度过她最后一个春节

□ 王彦平

记得是在2000年，单位第一次建高层住宅，恰好分配到我们这批人。住进这登高眺远的新楼房，晚上总是辗转反侧睡不着。妻子问我“怎么不习惯了？”我说“倒也不是，3层到9层，有啥不适应的。但每搬一次家，总情不自禁地想到，父母亲那个年代的不易。母亲在百货公司站柜台，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照了一辈子半身像”；父亲先前是政府干部，后来被划为右派，下放到了学校，当了一名被监督改造的老师，教了大半辈子书。末了调回县文化系统工作，都是没有实力依托建房的单位。所以我们姊妹四个，每出生一个，就换一处住址。那个年代，父母每月几十块钱的微薄工资，县城里转着租住私人住宅。我在南营留谁家院儿里出生的，父母说过我忘了。但我清楚地记得，大妹妹出生在官道街板娃家院儿里；二妹妹生在二完小对门毛玉儿家院儿里；弟弟生在阁儿上赵玉明家西屋。直到大后来，母亲托关系找门道，才住上东湖岸边的公租房宿舍。

不难想象，住房是父母亲这辈子难以名状的心结。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落地后，母亲退休在商业街开了自己的“又一店”，才有能力购置了宏乐小区，这套一层东西朝向的楼房。当我睡在这居高临下，光线充足的新楼里。我问妻子，你说我能睡的安逸吗？妻子默默的点了点头，却为我的心结操起了心。之后，无意间在与某单位一把手的乡兄闲聊时，说起想给父母改善一下住宅条件，未曾想乡兄便一口应允，将单位分给他的一套新房让给我。我和妻子喜出望外，连忙交钱办手续，召集朋友现场勘测，筹划设计装修。我两位精通工程的朋友，全

身心的扑在装修上，事无巨细，一趟接一趟的陪我和妻子跑装饰材料。妻子的原则是：第一质量；第二环保。两位朋友从选择装修队伍，到采购材料、亲自监理，直到工程验收，清扫干净交付使用，三个月完成。晾晒了半年多，妻子开始采购家用电器、家具沙发和床上用品、全套厨具等等，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耗在新房陈设上。针头线脑都安顿好后，我们又在新房体验了几天生活。感觉万事俱备，可以邀请父母入住了。说话间已到2002年临近国庆节了，父母毫不犹豫的赶在节前，入住到这套150多平米的新房里。记得父亲给新房贴的门联是“楼高心静风来翰墨香；居高气爽光足鹤寿长。横批：颐养天年”（摘自《野草晚吟》）。母亲邀请在太航仪表厂工作的舅舅和姪子来家里聚餐，父亲邀请俩位姑姑和姑夫一同前来新家齐聚。那年的国庆至春节，无论父母们的老姊妹亲，还是我们兄弟姊妹们，都在这个新房里，陪父母度过一个其乐融融，欢乐祥和的节日。父亲还写了两首深有感触的律诗“《迁居太原》。（一）五楼初装白亮新，西南光照满屋金。新床新柜新家具，老俩浑似度新婚。（二）古人梦想孙悟空，如今我辈事成真。一想胞亲来相会，电传驱车聚省城。《居并随记》（一）卅十河东西，稀古梦亦真。三迁新楼住，落脚太原城。（二）楼林丛耸中，五楼是咱家。登高爬山累，进屋似天”（摘自《野草晚吟》。正月过后，我们毕竟不能常陪在父母身边，陆续各自回家时，我看得出父母嫌这里人生地不熟孤单了，另外，毕竟老胳膊老腿爬五楼。就这样住了三个多月，便回清徐了。

谁曾想，这是陪母亲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是母亲的一去不复返。正月回去，十月病发，住进省心脑血管医院，不到半个月就连发三次病危，临床大夫给二妹妹讲了病情，我托山大一院任副院长的思进同学找了专家，给我详述了母亲的病情。母亲得的是扩心病，由风湿性关节炎，引起了风湿性心脏病。几十年积劳成疾导致无可挽回，怪不得母亲多年前就说，她每次体检比别人的心脏都大呢！可从没人在意。多年病灶导致心肌缺氧，心脏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停摆。我立即通知舅舅和姨们尽快来探视。同时，安顿弟弟妹妹随时准备料理后事。当我电话通报弟弟时，他一通不肖，责怪我胡说八道！也难怪年轻的弟弟毕竟不太成熟。就连父亲也不一定了解母亲得的是啥病。舅舅姪子就近在太原，我接过来见了母亲最后一面，两位姨姨，被怀疑我的判断，拦在县城未能最后相见。10月20日午后，当我忐忑忐忑的心境，将母亲送上弟弟接母亲回家的车上时，总以为还能挺个十天八天的，未曾想竟倒在了家门口。

记得临出院前一天，母亲病危成如此这般，还惦记着父亲的脚疾，她拉着我的手说了许许多多的话，从她退休后开店的风风雨雨，到店面不得已交给弟弟弟媳经营，说到激动时泪语涟涟。她点评了家里老老少少所有的人，说了多年来从未说过的话。起初尽管母亲没把我当她最器重的儿子，而此刻却给我说她最贴心的话。每当我梦见与母亲泪目对视那一刻，便从梦中哭醒，妻子总是说又梦见了……

（作者单位：省水利厅）

# 《当我谈跑步时，谈些什么》读书有感（外一章）

□张燕

书中的主人公村上春树本人因着写作产生很大的压力，造成健康日趋下降，不仅大量吸烟而且身体越来越肥胖。于是他决定改变日常生活，开始跑步锻炼身体。通过平常的锻炼，渐渐地把跑步变成了跟写作一样喜欢的事业。跑步的过程有惊喜有抗拒，需要自我克制和鼓励，写小说或跑步，都需要个人超长的毅力去坚持。所以，想要圆满，就要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勇气和韧劲。不管别人的嘲讽，不惧身体的痛楚，都要有突破身体及心理的极限，只有坚持到最后一刻，才能收获成功的果实。

想起国庆期间，我们一家三口去了北岳恒山。因为去的比较晚，开始爬山时已经下午两点半了，我的内心很挣扎，因为我是一个一百八十多斤的油腻大妈，一般中午都会美美地睡一觉去上班，平时也是开车很少步行。

而现在要徒步爬山，很不习惯，很怕爬到半路坚持不了，带给孩子负面的教育后果。但是在老公的鼓动下，慢慢的上了道。

开始还不觉得累，走到中途却有了一种骑虎难下的感觉，上山累下山又怎么办，再看看身边的宝贝，一副没什么大不了的表情，为了不给孩子造成坏的榜样和扫兴的氛围，我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向上攀登。

两腿酸痛也很无力，而且左腿本身就有点痛风的症状。时间在流逝，体力一点一点的减弱，爬到三分之二的半山腰，我很痛苦，包括身体跟心理上的，就跟村上春树所述，就等突破那个极限了，但是这种突破非得有一种信念不行：我一定要给孩子树立积极向上的榜样，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

因着这样的信念，我爬一会歇

一会，终于攀爬到了山顶，开始真正领略山登绝顶我为峰带来的视觉盛宴。下坡的时候，宝贝很害怕下坡，一心想着坐缆车下山。这时我就有了正面说教的资本：宝贝，你看妈妈一百八十多斤的大胖子，通过坚持，不断克服困难都能爬到山顶，你比妈妈至少轻了一个你的体重，应该比妈妈更快到达山脚才对嘛。于是宝贝也不再闹情绪了，开始脚踏实地的朝山下走去。傍晚七点左右，我们一家三口一起走出山门，天已经黑了。

回家的路上，一家人很开心，这并不代表大家的身体不酸痛，而是多了一份成功登顶的喜悦。

所以，希望无论是我还是你，都要有坚持的习惯，只有在最后一刻保持信念，时刻不忘自己为何出发的初衷，相信人生的路上会有更多的惊喜等着你我！

## 有苦自己扛

昨天跟好久不见的朋友相聚在一起，谈话中途被朋友评价我是纯真的人。

嘻嘻，姐们已经四十岁了，遇到纯真的年代不知或喜或忧，总而言之，我很庆幸，生活并未亏待我。所以老大不小的人还被称作纯真。

至于说到苦，我也感觉不到，因为有种苦叫做心累身不累。台湾著名的易经教授曾仕强说：人最好的状态是身累心不累，可能现在的我们依然能感觉到苦和累，那就证明我们还需

要生活的磨炼和时间的沉淀。

如果和平年代的我们都叫苦连天，那战争年代的人可怎么办？与那种朝不保夕食不果腹的生活比较，你还会觉得自己生活苦吗？前段时间职场不如意，觉得前途渺茫人生无望，觉得自己有苦难言。

可是大千世界行业丛生，我们相比古代选择余地大的千倍百倍的，如今的社会，婚姻不顺可以离异，可以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有各种途径追求人生的成功和生活的意义……

对我而言，幸福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有苦硬扛的道理，心中有爱处处皆温暖。如果每个人心中充满温暖和阳光，怎会有暴力事件和犯罪分子的存在。所以，标签的取向很关键，请大家在人生的每个阶段不再与负面能量链接，包括“苦”这种负面的字眼，让自己与宇宙处于正能量的量子循环，如此往复，你我他的生活才会越来越好，人生得以圆满成功！

（作者单位：马兰矿）